

困學紀聞

冊三

周易字數

乾惕震恐

困學紀聞注卷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易元圻案宋鄭耕老曰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周易十卷經註六萬六千八百四十四字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

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元圻案

震以恐致福乃宋張魏公紫巖易傳語見泰九三象辭唐開元初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云云其知易者乎

云云其知易者乎

修辭立其誠。修其內則爲誠。修其外則爲巧言。易

以辭爲重。上繫終於默而成之。養其誠也。下繫

終於六辭。驗其誠不誠也。辭非止言語。今之文

古所謂辭也。三箋全云易以辭爲重語意微有病○元圻案宋呂成公東萊易說曰辭之所發貴乎誠敬修於外而不信於內此乃巧言令

色宋朱氏震漢上易傳曰上繫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下繫終於六辭語默一也朱子答章豐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旨則猶恐此事在忠信進德之後

而未可以遽及者如或者詩賦之所詠數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厚齋今文古辭之語似與朱子意未合魏鶴山師友雅言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

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詞章之謂哉厚齋語實本於温公

修辭立誠
上下繫終以
月幾望
文辭今古異
稱

易防未然
履霜堅冰
邵子言剝復
姤夫

潛龍不見
括囊无咎

貞固爲元之
本

履霜戒於未然。月幾望戒於將然。易貴未然之防。

至於幾則危矣。

（元圻案）（邵子觀物外篇下）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夫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姤而不夫者也

防乎其防邦家之光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司馬溫公易說曰）履霜堅冰君子慎惡於未萌杜禍於未萌（楊龜山易說曰）月望日以爲明者也望則與日

敵故幾望則不可過

潛龍以不見成德。管寧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

時。杜襲所以戒繁欽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譽。

（元圻案）

（三國志魏管寧傳注）傅子曰：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又杜襲傳：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

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數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呂成公史說曰）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邴原

於干戈擾攘之區乃一欲以清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四處危疑之地與六五無相得之義正當如囊之括其口更無一毫露出若有分毫

露出只是招怨

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

之長草木也不茂。

（原注）貞轉非解老

可以發明貞固之說。

（元圻案）

（宋真西山大學衍義曰）闡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四庫全書目錄子部法家類）韓子二十卷周韓非撰凡五十五篇其注不知何人作

潛龍閉關
堅冰女壯
乾坤爲大
父母

姤復小父母

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
夕

以陰陽言日
夕

乾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卽閉關之義。坤初六姤也。

履霜堅冰至。卽女壯之戒。

元圻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乾初九注：千寶曰陽在初九十一月之時自復。

來也。又坤初六注：千寶曰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

夫爲一書談易其間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也。姤復小父母也。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姤復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

淮南人間訓云：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

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終日乾

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

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

案人間訓云：今霜降而樹數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易曰：潛龍勿用云云。

以陰陽言日夕。易說所未及。

闕按：君子終日乾乾爲句，夕惕若爲句，厲无咎爲句，證以下文言雖危。

无咎，谷驗句讀，斷宜如此。不意淮南子誤讀厲上至王輔嗣猶然。今朱子本義正之。何云：以惕爲息，最爲淺陋。先儒所以不之取，去辭人說經徒欲誇多顯靡耳。又至云：據首條

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亦非以惕爲息者。特有取其陰陽日夕之說耳。又云：漢人皆以厲字連上，無異讀者如張棟、班固、張衡文不一而足。是必田何以來句法如此，不止淮南也。但

朱子更定於義爲協。方樓山云：書有怵惕惟厲之句，從厲字絕亦有說。○元圻案：王獨注曰：終日乾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孔穎達正義曰：夕惕，謂至向夕之時，猶懼憂惕。

此卦九三所居之處，實有危厲。又文言云：雖危无咎，是實有危也。據其上下文勢，若字宜爲。括辭，諸儒並以若爲如，如似有厲是實無厲也。理恐未然。蓋唐人已疑之矣。欽定四庫全

勿用義賈于
不同

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漢書藝文志雜家淮南內
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師古注曰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今所存者二十一篇蓋內篇也

蔡澤謂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

能誦往而不能自反者也亦善言易矣澤相秦

數月而歸相印非苟知之賈誼書容經云亢龍往

而不能反故易曰有悔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易

曰勿用龍之神也其惟蜚龍乎案下文云能與細細能與巨
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

變無常能幽能章○全云蔡澤安知易澤以傾危之口乘范雎之怠而奪之位是其進不以
正也居位無所建自是其存不以正也不過巧於自全未久即歸相印耳夷攷澤之生平蓋以

蘇張之術始以黃老之術終然於蘇張則已點於黃老則尙粗又云賈生潛亂入而不能出
之說非也潛蓋其時爲之○元圻案史記蔡澤列傳澤說范雎引易曰亢龍有悔云云應

侯因謝病免相昭王新悅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

類新書十卷漢賈誼撰榮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定爲五十八篇深寧通鑑答
問曰范雎鑿於穰侯主眷既衰亟思變計蔡澤倨見而不怒聞成王者去之言翻然謝事秦

富貴如脫屣也澤也激辭請說穰相印而得之然心邪而論正其自謀亦以爲雎謀也澤克踐
其言纔數月而免歸見險能止居寵知退其全身非幸也叛負而躡螭升而枯彼薛家覆餗者

會二蟲之無知張華李德裕之才猶失於不早退吾非取范蔡也觀此則深寧非竟許蔡澤以
知易也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崔憬曰君子韜光待時故曰勿用于賈曰此文王在夢里

之交也雖有聖明之德未被時用故
曰勿用故全氏以賈生之言爲非

進退存亡得喪互伏

越絕引易進退存亡之言曰進有退之義存有亡

之幾得有喪之理

案見外傳計倪篇

陸宣公

收復河中後請罷兵狀

云喪者

得之理得者喪之端

下文云故晉勝郭陵范變祈死吳克勳越夫差啓殃

其語本此

元折案宋吳侍珍珠船曰越絕書一書文總目云子貢撰或曰子胥撰陳氏書錄解題云不知撰人名氏其書雜記吳越事下至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後

人又附益之者予按篇末敘則草創越絕者為會稽袁康而潤色之者乃同郡吳平耳明田藝衡留青日札曰篇末敘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各有米履之以庚以口為姓蒸之以天

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紀其姓與名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文辭屬定自於邦賢是紀其地也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載記類越絕書十五卷漢袁康撰其友吳平同定按王充論衡按

書篇曰東番郡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囊文雅之英雄也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

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君高殆即平字所謂越紐錄殆即此書歟唐房元齡諫征遼東表全用進有退之義三語見唐書本傳文苑英華載此表三有字俱作者字

紫巖易傳曰進有退之道存有亡之理得有喪之幾蓋亦取於越絕唐書陸贄傳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貞元八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班宏判度支卒官帝用裴廷齡贄

上書極諫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未至卒諡曰宣

坤之六五程子以為羿莽媮武非常之變于寶之

說曰柔居尊位若成昭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

總己專斷萬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

坤六五象羿莽媮武于寶說坤五

忠信行必篤敬。然後可以取信於神明。无尤於

四海。

案千寶說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坤六五爻注

愚謂此說爲長。

元圻案伊川易傳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

位昇萃是也。

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宋邵博聞見後錄云女媧不見於書果有煉石補天之事亦非變也。周密曰

伊川不滿宣仁故云爾。

毛伯玉易傳非之曰臣子於君父皆陰也昇萃是已何必以女媧武氏當之晉書千寶傳千寶字令升新蔡人平杜弼有功賜爵關內侯。朱竹垞經義攷千

寶周易注隋志十卷佚今止存一卷鹽邑志林載之

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

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晉。郡

縣之失也。

何正晉室八王樹兵非不封建也終收琅邪渡江之效則失中有得全不封建兼有得失郡縣亦然如唐以藩鎮而亡宋以削除藩鎮而亦

亡也。與午封建之初原無先王之規制。致其後日尋干戈而平吳以來。遂盡削郡縣。武備則天子之勢反弱。此於封建郡縣直兩失之。何說謬。○元圻案皇甫懿帝王世起帝葬有窮氏

帝學以上世掌射正封於鋤。及夏之衰。自鋤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帝相徙於商邱。依同姓諸侯。期尋葬不修民事。而信家泥泥殺葬。有窮之號。因葬之室。生粟及禮。使粟帥師滅斟

灌。斟尋殺夏帝相。哀公二年左傳后緡方嬖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使椒求之。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遂滅過。過戈復禹之

續。史記周本紀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之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二相輔之。諸侯復宗周。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

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厲王奔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仁賢。而海內皆以來爲繙矣。竹書紀年厲王十三年

履分嚴感情通

否泰以下濟為義

陰陽浸勝剛浸一長臨將泰遯將否

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馬氏繹史曰）莊子稱共伯得乎共首亦指此也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賈誼過秦論）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一夫作難而七朝（史記陳涉世家）勝雖已死其所置遣王侯將相竟亡秦（晉書載記）前趙劉淵匈奴後趙石勒羯前燕慕容皝鮮卑前秦苻洪氏後秦姚萇羌為五胡（漢書地理志）秦以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

古者君臣之際分嚴而情通上天下下澤履其分嚴也山上有澤咸其情通也不嚴則為未濟之二

陽失位不通則為否之天下無邦（元圻案）宋樓氏鑄攻魏集二十五論通下情疏

曰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然天不以高為貴而以下濟為光明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為泰其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乾上坤下卦反為否其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此皆聖人之深意也故古之君子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尊而情則通（宋何地西華常言曰）分嚴則尊卑貴賤不逾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

陰符經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案）此勝字與吉凶者貞勝者也勝字同義愚

嘗讀易之臨曰剛浸而長遯曰浸而長也自臨

而長為泰自遯而長為否浸者漸也聖人之戒

深矣（元圻案）朱子語類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的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好天地不徒頓係他陰陽勝（四庫全書總目）

子部道家類）陰符經一卷舊本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李筌六家注又考異一卷朱子撰陰符經出於唐李筌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定為筌所偽託朱子亦以為

四一中華書局聚

否姤繫桑繫
梘

初筮原筮

童蒙童觀

手書手刺

然一宋李氏椿為吏部侍郎上書孝宗曰「臨剛浸而長將泰之時也。遷小浸而長將否之時也。不言柔不與其長也。」

繫於苞桑。二柔在下而戒之也。繫於金梘。一柔方

進而止之也。

元折案「否三陰在下。一陰初生。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至於泰。猶未離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

姤初六傳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梘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梘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

占而從之曰原筮。

元折案「宋游氏昨易說「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

童蒙應於二之剛。則吉。養之早也。童觀遠於五之

剛。則吝。見之小也。

元折案「周易集解蒙象辭注「虞翻曰「童蒙謂五」又六五爻辭注「虞翻曰「良為童蒙處貴承上有應於二動」

而成異故吉。觀初六象辭「王弼注」失位處下最遠。朝矣。无所望見。故曰童觀。處大觀之時。而童觀趣順而已。小人為之。无可咎責。君子為之。鄙吝之道。」

楊龜山易說「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程傳觀初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童。攝然故曰童觀。」

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

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元折案「漢書趙元王傳「刺更生上」

鳴謙鳴豫

封事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

鳴謙則吉。鳴豫則凶。鳴者心聲之發也。未知獲戾

于上下。

揚謫鳴謙者歟。一二三子亦姑謀樂。

哀公五年左傳

鳴

豫者歟。

元折案謙六二程傳二以柔居中是為謙德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又豫初六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

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呂東萊易說曰：鳴謙是謙之發於聲音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

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而發於聲音笑貌則有凶。又曰：鳴謙一文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輕淺兩字最好。楊誠齋易傳豫初六傳曰：鳴謙則吉鳴豫則

凶何謙可鳴也。豫不可鳴也。

頻復頻巽

柔而剛則能遷善。剛而柔則能順理。復之六三柔而不中。勉為初之剛而屢失。故頻復。巽之九二

剛而不中。勉為初之柔而屢失。故頻巽。

元折案復之六三陷於陰之中而未達於陽不得已而求復故致於頻復巽之九二以陽居陽主於高亢而為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卑巽故致於頻巽。

復之六三陷於陰之中而未達於陽不得已而求復故致於頻復巽之九二以陽居陽主於高亢而為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卑巽故致於頻巽。

小畜上九月幾望則凶。陰亢陽也。

案御纂周易折中引此條作陰疑陽也。諸本作亢者誤。幾望

尚不至於亢也。

歸妹六五月幾望則吉。陰應陽也。中孚六

月幾望三占不同

同人隨言出門

冥豫冥升

大蹇朋來
換其羣

復解豫言朋

四月幾望則无咎。陰從陽也。曰幾者戒其將盈。

陰盈則陽消矣。

元折案：小畜上九程傳：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威將敵也。不已則將威於陽而凶矣。歸妹六五傳曰：六五居尊下

應於二：甲子六四朱子本義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已匹，四乃絕之，而上宿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同人之初曰出門。隨之初曰出門。謹於出門之初。

則不苟同，不詭隨。

元折案：晉羊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其知出門之義乎。

冥於豫而勉其有渝，開遷善之門也。冥於升而勉

其不息，回進善之機也。

元折案：豫上六程傳：耽肆於豫，昏迷而不。知反，故冥豫以成。苟能有渝，則無可咎。聖人發

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不言豫之凶，專言渝之无咎。又升上六傳：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處正，而當不慮之事，則為宜矣。

大蹇朋來，進君子之真朋也。渙其羣，退小人之偽

朋也。

原注：泰言朋否言羣。元折案：歐陽公朋黨論曰：小人之所好者利祿也。所食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

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選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君子進而衆賢聚，故復朋來无咎。衆賢盛而君子

安，故解朋至斯孚。君子之志行，而小人心服。

密雲不雨

故豫勿疑朋盍簪

易言密雲不雨者二。小畜終於既雨者。陽之極為

陰也。小過終於已亢者。陰之極為陽也。（原注）畜極則通過極則充○

（元圻案）原注乃王弼注語

甘節甘臨

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案）慎作謹避孝宗諱故甘節吉。盜言孔甘。

亂是用餞。小雅巧言故甘臨无攸利。（元圻案）宋耿氏南仲曰：節之九五以中正為甘則吉。臨之六三以不

正為甘則无攸利

舍車而徒自求口實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故曰舍車而徒。義弗

乘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

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元圻案）賈初九象傳：郭氏雍曰：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

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頤象傳：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朱子語類曰：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

召平董公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

生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

碩果不食證史

俗不以秦而壞也。剝之終曰。碩果不食。陽非陰

之所能剝。

（闕按）召平有三此必指謂蕭相國客者但秦時封東陵侯非士也伏生下浮邱伯上宜增高堂生高堂生亦秦之博士（全三）東郭先生梁石

君蓋公齊士也甘公楚士也孔甲田何毛亨高堂生顏芝皆秦人而張蒼嘗仕秦（又云此深寧有感於身世之言據袁清容集言深寧當元初嘗為俗吏所窘其時甬上故公相家子弟

皆不免於折辱惟杜門用晦而已久之始有稍稍致敬於深寧者會修學宮求深寧作記然深寧杜門如故也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不以秦壞言雖壯而心則痛歎深寧序桃源世譜

已有此數語○二元折案（史記蕭相國世家）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漢書高帝紀）董公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

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秦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史記留侯世家）上從擊布軍歸疾谷甚愈欲

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人者四人各言姓名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

今公何自從我兒遊乎（後漢書鄭康成傳）南山四皓注鬚眉皓白故言皓（史記叔孫通列傳）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者不肯行曰公所事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又儒林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

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彘錯往受之集解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索隱紀年云字子臧（漢書楚元王傳）楚元王交少時嘗與魯穆生

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注）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史記萬石列傳）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遷齊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

剛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皆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實行皆自以為不及也（闕云召平有三一見

設險守國證
史
思患豫防證
史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爲齊相一見項羽本紀廣陵人爲陳王徇
廣陵漢書儒林傳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下陽舉而虜亡

左傳傳公二十五年

虎牢城而鄭懼

襄公二十九年

西河

失而魏蹙大峴度而燕危故曰設險以守其國

狄患攘而民怨結宗藩弱而威黨顛柄臣搆而

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鎮彊故曰思患而豫防之

全三姜維守漢樂諸城而魏得平行入蜀梁武帝不守采石而臺城坐困周德威失榆關而契丹取營平金人過獨松而笑宋之無備一也○元折案史記商君列傳魏惠王兵數破

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晉書載記慕容超傳劉裕帥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議拒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

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超不從王師次東莞超遣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山東一穆陵關在青州府臨朐縣東南百有五里大峴山上一名破

車峴其左右有長城書案二嶺峻狹僅容一軌故爲齊南天險周宣王服犬戎平淮夷北伐

虜狁南征蠻荆以成中興之功其後敗於姜氏之戎料民太原不納仲山甫之諫於是河水所

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諸篇怨刺興矣漢景帝時邊錯創削地之議以致七國之叛殊夷削

奪宗室日微至武帝時齊以有罪除淮南衡山以謀反誅觀中山靖王聞樂之對知景武二帝

之於一本亦少恩矣其後田蚡驕侈於元鼎之間諸霍恣肆於元鳳之際至王氏顯政而漢祚

中移威黨之禍烈焉後漢和帝用鉤盾令鄭衆誅竇憲而宦豎始封侯順帝以中黃門孫程

等定策熾統誅閹顯而宦官侯者十九人桓帝以中常侍單超等誅梁冀而侯者五人至靈帝

時中常侍曹節等擅殺三公張讓等劫遷太后漢遂以亡唐代宗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

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遷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置將吏不供貢○賦與山

南東道梁崇義李正己皆結爲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朋來朋亡

陰陽闔闢
終則有始

器象以卦命
名

易爻終始皆
九

易言天行有
人事

家人言物行
恆

復曰朋來所以致泰。泰曰朋亡所以保泰。

何云兩朋字異義○元折

案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二復欲朋來慮其無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為泰朋亡所以保泰 泰之朋亡與復之朋同義

陽大陰小而言陰陽闔闢而闢也。朔先晦後而言晦

朔終而始也。

元折案繫辭傳曰一闔一闢謂之變一變者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此復之所以次剝也此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

爾雅小巽謂之坎。

釋器

大琴謂之離。

釋樂

萬物之象無

非易也。

闡按又有巽首謂之革康謂之蠱和樂謂之節○元折案闡注上二句釋器文下一句釋樂文

易之終始皆陽也。始於乾之初九。終於未濟之上

九。

易於蠱終則有始。於剝消息盈虛。於復反復其道。

皆曰天行也。然則無與於人事歟。曰聖人以天

自處。扶陽抑陰。盡人事以回天運。而天在我矣。

元折案元平不破无往不復天道之必至者也周公於泰之九三易以艱貞扶陽抑陰以天自處也于食有福則天運在我矣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故家人人之象

復初即乾元
碩果生仁

以貞

易為君子謀
易中諸貞字
包承為小人
謀

疑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元折案東萊易說曰夫言之無物猶可以欺外至於在家之人則必

究其實行之無常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久則必暴露

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

也乾為木果在春為仁

案此仁為果中之仁

發生也在冬為

幹歸根也終而復始

元折案邵子曰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仁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三元華真卿周易會通刻上九載邱氏曰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仁則生矣此自刻而復也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正蒙大易篇文

朱子謂聖

人作易示人以吉凶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言貞

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為寇也

全云為君子謀亦

正所以為小人謀元折案正蒙大易篇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操德於卦雖爻有小人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左傳傳二十年南淵之將叛也筮之遇坤之比曰黃

裳元言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不然必敗即張子不為小人謀之意宋李氏衡周易義海撮要雜論字例云貞者皆專固之稱不

可獨則以正或專一固守而獲吉或不知通變不當固守之則凶易言大貞凶者一貞凶者五貞厲者六貞吝者三或過非其時或處非其位本有貞凶貞厲貞吝之道故雖貞亦然否之

象不利君子貞言君子道消也蠱九三不可貞以幹母之蠱當巽以入之不可堅貞也恆之六五貞夫子凶以柔乃婦人之德不可常也節象不可貞為節過苦傷於剝物所不堪也小過

乾坤言中庸
誠敬
乾坤於二言
仁義

復以自知

致命遂志

九四勿用，示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朱子語類曰：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皆包承君子則吉。明章楓山懋曰：易不為小人謀，特不為之謀，為小人之事，爾小人而欲為君子，易固未始不為之謀也。）

聞之前修曰：中庸誠敬，自有乾坤，即具此理。乾九

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

誠，坤言敬以直內。（元折案）魏鶴山贊州四先生祠堂記曰：一日有講授於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敬為教者也。伊

聞之闕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坤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寶之理，帝王

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無不由之者。朱氏震漢上易傳曰：乾九二之動，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者中之用也。顏子擇乎中庸而勿失之，夫子告之以為邦九二君德故也。馮氏

氏掩厚齋易學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謂誠敬者聖學之源，皆本於此。李氏舜臣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

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三說皆在鶴山之前。

復以自知，必自知，然後見天地之心，有不善未嘗

費不知，自知之明也。（元折案）周易集解（虞翻曰）有不善未嘗不知，故自知也。朱子語類曰：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不

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程伊川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之不至也。

致命遂志，命可致而志不可奪。（案）此何晏語，見周易說卦要。行法俟

何天之衢

魏相以易相
繫於金柅

命命可俟而法不可變

下學而上達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

魏相以易相漢能上陰陽之奏而不能防戚宦之

萌不知繫於金柅之戒也匡衡以詩相漢能陳

闕睢之義而不能止奄寺之惡不知昏極靡共

之戒也經術雖明奚益焉

方樓山云以魏相與匡衡並論可云不膠者卓矣

相有得有失至附和奄黨之匡衡則無足道矣然魏相原未能以易相漢

魏相傳相字弱翁少學易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於是章賢以老病免相代為丞相數

表采易陰陽及明堂位月令奏之咸宜蓋指諸霍宏恭石顯之屬又匡衡傳衡字稚圭好學

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頌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為丞相成帝即位衡上書

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

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云云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元成及

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楊龜山易說曰繫于金柅蓋於未壯而止使之勿行也詩召晏

毛傳極天極也箋昏極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極極毀其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

謂天風姤

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

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

陽威陰生證
史
潛龍知亢履
霜知戰

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丙戌卽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

戰。

（附按）劉元城器之。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爲物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繡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

太子生帝。驚於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爲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元城曰。然王氏此條純從劉元城論來。○（元圻案）（馬永卿元城語錄）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然先生

曰。天道遠矣。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道迺寒。霜殺萬物。蓋從今日始。正如齊自太公以來。無感於桓公之時。桓公七年始霸。而會諸侯。至十四

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又經三己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常弑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三年。其事始驗。僕

因對曰。某觀漢宣帝時事。正與先生之言合。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繡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成帝。於甲觀畫堂。爲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也。豈不如

夏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是則然矣。然漢再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時。則其朕兆固已久矣。○（容齋隨筆十五）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渡浙江。倏然謂子孫帝王

萬世之固。不知項羽已縱觀其傍。劉季起。嗚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漢北。唐太

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氏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旣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爲哉。○魯莊公九年。齊桓公立。左傳。莊公十五年。春。復會焉。

積善之家

田獲三狐

易象升鼎頤
飛鳥

齊始賴也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與驪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一漢書孝元皇后傳皇太子所愛幸史良娣病且死太子悲患病忽忽不樂久之宣帝乃令皇后攝後宮家人子可以嫖侍太子者政君與在其中見丙殿得御幸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為世適皇孫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皇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衛書事案鳳是政君同母弟王氏之戚自鳳始一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一年十一月上幸懷州還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人案武氏生於武德七年甲申太宗以丙戌即位至十一年丁酉入宮正十四歲是生於即位之前二年也一宋李氏集通鑑長編二太祖建隆二年八月辛亥女真國遣温國刺來貢名馬晉以太康元年平吳而前一年劉滯為左部帥張芸叟名釋民自號浮休居士又號訂齋邠州人中進士第坐元祐黨籍謫商州後集賢殿修撰事跡具宋史本傳所著筆記名畫境錄詩文名畫境錄一通攷載畫境錄一百卷奏議十卷久已散佚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蒐輯僅得八卷內七八兩卷則林行錄也其詩文蓋十不存一此條所引語不見今集

易言積善曰家大學言興仁興讓曰家家可以不

正乎

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易曰田獲三狐

得黃矢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詩曰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二元折卷一東萊易說曰解之為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

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之道得逸齋詩補傳曰免狡而難取雉介而易象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憂網羅之多君子不樂其生自比於雉也

易者象也木上有水為井以木巽火為鼎上止下

十一中華書局聚

動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小過有飛鳥之象焉。餘卦可以類求。王輔嗣忘象之說。蒙莊緒餘爾。

〔元折案〕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於意而存象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於象而存言焉。則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宋王氏爻讀易筆記〕自序曰。王弼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注獨行。然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上止下動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削去其象也。弼之言曰。筌所以魚得魚而忘筌。蹄所以兔得兔而忘蹄。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筌蹄無以得魚兔。則捨象求意。弼亦自知其不可而復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爲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爲牛。是未得魚兔。先棄筌蹄之說也。〔宋郭氏雍傳家易說自序曰〕易之爲書。其道其詞。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

〔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又〕王弼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直以治天下。〔三國志魏鍾會傳〕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注易及老子。注弼字輔嗣。

左傳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朱子發〔全云〕漢上先以爲鄭康成之語。

離艮兌消息。朱子發〔全云〕漢上先以爲鄭康成之語。

毫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

毫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

毫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

毫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

毫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

毫釐差以千里。見於易緯通卦驗。漢儒皆謂之

伏羲十言之教

易緯言正本

理物

毫釐千里

漢上易

易則此所謂易云者蓋緯書也。

何云差之毫釐以千里見於董子之論在緯書未作以前

即經解亦非袁平以後書也。

全云緯書萌芽於春秋戰國之間秦穆公趙簡子紀夢二冊其始也降至於始皇之際則有亡秦者胡之說故隋志云漢儒習於緯書惟孔安國毛公王瓊諸

人以爲妖妄然則奚至袁平之際始出乎張衡謂劉向校七略尚無緯緯不知此係秘學不在羣書之列。元折案左傳定公四年正義曰古者一字與二字並爲一言易云伏義作十

言之數曰云云乾坤雖是一字亦一出口乃得言之故謂之一言今則一字爲一言三字以上爲一句。大戴禮禮察篇保傅篇小戴記經解賈子胎教雜事太史公自序說苑建本篇漢書

東方朔傳皆引易曰正其本三句其文小有異同惟文選任彦昇竟陵文宣王行狀聽受一謬差以千里句李善注引乾鑿度文與此條所引正同。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注引

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亦云易緯。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易類漢上易十一卷叢說一卷翰林學士荆門朱震子發撰

鄭康成詩箋多改字其注易亦然如包蒙謂包當

作彪文也。

案今本鄭注兩包字俱作苞

泰包荒荒謂荒讀爲康虛也大

畜積豕之牙謂牙讀爲互。

鄭注互作牙

大過枯楊生黃

謂枯音姑无姑山榆。

鄭注黃木更謂山榆之實

晉錫馬蕃庶讀爲

蕃遮謂蕃遮禽也。

以上俱見陸氏經典釋文管子侈靡篇云六畜遮育五穀遮熟則蕃遮猶蕃育也

國朝惠氏棟九經古義曰

解百果草木皆甲宅皆讀如解。

關按王氏集鄭注周易解皆讀如人傑之解

解謂坻呼皮曰甲根曰宅。

見文選蜀都賦注九經古義曰古文宅作宅與坻相似故誤作坻馬鄭皆從古

文非改拆為宅也。又引釋文云：「馬陸拆作宅云根也。」

困。剽。剽當為倪。倪。

釋文云：荀王肅本剽別作。剽。剽云不安貌。鄭云當為。

倪。倪。

萃。一握為笑。握讀為夫。三為屋之屋。

此條當在困剽。剽之前。夫三為。

屋。周禮小司徒。攷夫屋註文。

繫辭道濟天下。道當作導。言天下之至

蹟。蹟當為動。說卦為乾卦。乾當為幹。

以上俱見釋文。

其說

多鑿。鄭學今亡。傳釋文及正義間見之。

元折案。鄭注周易異字俱見。

於厚齋所輯鄭注中其厚齋所遺而惠氏棟所增輯者附錄於此。屯。君子以經綸。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蒙。蒙。鄭作蒙。蒙師。王三錫命。鄭作賜命。以上俱見釋文。小畜。履。考祥。晁氏。通引鄭注云：履道之終。考正詳備。豐日中則昃。昃作陌。見公羊疏。澤兌。麗。作離。云猶併也。小過。已上也。上作尙。云庶幾也。說卦。震為龍。龍讀為麗。取日出時色雜也。見漢上易異為繩。直。

為工。工作。墨。俱見。晁氏。兌為羊。羊作陽。云此陽謂養元家。女行。黃。放。養也。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見漢上易。晁氏。同。小雅。賓之初筵。酌彼康爵。箋云。康。康也。大雅。召旻。我居圉卒荒。箋云。荒。

虛也。是康荒二字皆有虛義。不知鄭何以於包荒獨改讀為康。

知鄭何以於包荒獨改讀為康。

書序

漢孔安國作。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而賈逵

以為八王之法。張平子以為周禮八議之刑。索

空也。空設之。

全云。尚書正義以九邱為周禮蓋亦類此。

唯馬融以為八卦杜

預。但云古書名。蓋孔安國書序。猶未行也。愚按

八卦之說為八索

國語史伯曰平八索以成人韋昭注謂八體以

應八卦也

（全）八索亦未必是八體

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

爲股離爲目兌爲口坎爲耳艮爲手此足以證

孔馬之說

（元）折案（左傳昭公十二年正義曰）孔安國尙書序云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賈逵）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九州亡國之戒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爲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八索周禮八議之刑索空空設之九邱周禮之九刑邱空也亦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也五典五行也八索八卦九邱九州之數也此諸家者各以意言無正風杜所不信故云皆古書名耳孔安國漢書無傳（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家逸書得十餘篇遺巫蠱未立於學官（隋書經籍志）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輿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立國學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張平子名衡南陽西鄉人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後漢書皆有傳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晉書有傳韋昭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三國志本傳昭作暉注云史爲晉諱改之

易正義云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

案見卷首論卦辭文

辭誰

朱子

本義

謂繫辭本文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

卦爻之下者上繫下繫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

伏義文王周
公作易
孔子十翼爲
傳
作繫辭二說
爻辭多文王

也。彖即文王所繫之辭。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彖象上下傳者。

孔子釋經之辭也。

案「易正義曰」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威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禘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又繫辭正義曰謂之繫辭者取繫屬之義聖人繫屬此辭於卦爻之下則上下二篇經辭是也夫子本作十翼申說上下二篇經文繫辭條貫義理別自爲卷

愚按釋文云王肅本作繫辭

上傳訖於雜卦皆有傳字。本義從之。漢儒林傳

叙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

王肅本是也。

何云揚子雲解難云伏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似與正義及朱子之說異顏師古備

林傳注亦云傳謂彖象繫辭文言說卦之屬○三元折案宋晁氏郡齋讀書志一周易正義十四卷唐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序稱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爲本采諸說附益之又經典

易著商周事
存乎其人
阮天隱易筮

文王箕子
用晦而明

連山歸藏

釋文三十卷唐陸德明撰釋易書詩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頌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 (三國志魏王肅傳)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尙書詩論語三禮左傳解及撰定父明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

阮逸云易著人事皆舉(案)朱竹垞經義考引阮逸說舉作主商周帝乙歸妹

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王用亨于岐山周事也朱子發云革存

乎湯武明夷孝乎文王箕子復存乎顏氏之子

故曰孝乎其人(見漢上易繫辭傳上)朱文公(語錄)謂疑皆帝乙高

宗箕子占得此爻(全三)解存乎其人句頗附會○(元圻案)書錄解題經部易類易筮六卷太常丞建安阮煜天隱撰易筮今

佚此條見宋李衡周易義海撮要卷六五

明夷之象曰文王箕子者易洪範道統在焉用晦

所以明道也象數相為經緯皆演於商之季世

(全三)用晦所以明道微有語疵易為小人藉口○(元圻案)晦地象明日象用晦所以象地也外晦而內明所以象日也

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二百言夏易

孔子卜卦得
賁

夫五陽決一
陰
小人道憂
乎號有厲
牽復吉

詳而商易簡未詳所據

(元圻案)後漢書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哀平問為即世祖即位拜譚即給事中著書

言當世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等賜新論已佚此二語見太平御覽六百八經義考引之并以夏易詳而商易簡為桓氏之言似誤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

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

好乎

(原注)呂氏春秋賁色不純也(何)云何用董引(元圻案)此條記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篇之文原注賁色不純也五字乃高誘注語(說苑反質篇)孔子

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意不乎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數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數之蓋一事而傳之者異

若溪劉氏

上殿論用君子小人劉子

云夫以五君子決一小人不曰

小人道消而曰道憂蓋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

時然後小人之道不行若以五君子臨一小人

徒能使之憂而已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

矣愚謂小人道消嘉祐是也小人道憂元祐是

也

(全)劉一止字行簡(元圻案)宋王得臣慶史載李輔易陰云自古小人在上最為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搖奪以四凶尚歷堯至舜而後能去嘗玩易之夫一陰在

上五陽並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爻辭俱險而肆蓋小人在上故辭曰剛長乃終是也與劉氏之說可以參看嘉祐仁宗三十四年改元時文潞公富鄭公韓魏公同平章事趙濟獻

荆公說求王明
王介甫易義

為殿中侍御史包孝肅副樞密司馬溫公知諫院歐陽公參知政事衆正盈廷羣邪屏跡小人
道消之象元祐哲宗初元（韓山奏疏曰）哲宗踐阼崇慶垂簾於是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
在相位呂大防韓維劉摯范純仁在政府鮮于侁孫覺蘇轍梁燾范祖禹朱光庭傅堯俞呂陶
為臺諫蘇軾在翰苑范百祿曾肇劉卨在詞掖而經筵談議官則傅堯俞韓維范祖禹趙彥若
崇政殿說書則程頤召而不至則范鎮也史官則陸佃黃庭堅自餘此類不可殫記（又曰）紹
聖親政之後首相章厚繼以李清臣鄧溫伯蔡卞會布登二府而司馬以下諸賢死者追責生
者貶竄於是熙豐之政事盡復元祐之黨人皆黜（方司馬文正當國之日傳京方假紹述之
說以惑人主假朋黨之名以傾正人小人道憂之象惟其有憂則將圖之無不至矣此夫之象
辭所以有有厲之戒而姤之所以次夬也（呂成公己丑課程曰）小畜九二牽復吉易傳云
二五皆陽剛為陰所畜俱上欲復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剛元祐
諸賢似當深體此義（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若溪集五十五卷宋劉一止撰一止字行簡
湖州歸安人宣和三年進士紹興初召試除秘書省校書郎以敷文閣直學士致仕事蹟具宋
史本傳

井之九三。荆公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
求也。君子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
不取取之。其於天也。以不禱禱之。其於命也。以
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求求之而已。文

意精妙。諸儒所不及。

（何云）是亦輔嗣清言之備也。全云何氏以為此特輔嗣清言之備尙未盡其實。荆公學術略具於

此所謂以不求求之者。即其初年屢徵不赴之術也。以不取取之者。即其不加賦而國用足之說也。以不禱禱之者。一變而遂為天變不足畏之妄談矣。豈特清言也已哉。又云荆公作易

復見天地之心
陽進陰退俱
爲復
復爲反本

解而不列於三經其後承其學者有耿南仲龔原諸家然南軒頗有取於荆公之說○(元圻案)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一王介甫易義二十卷龔原注易二十卷耿南仲注易二十卷王介甫三經義皆領學宮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復有龔原耿南仲注易三書盛行於場屋荆公易解今佚此條見易義海撮要

王輔嗣

復象傳注

以寂然至无爲復又

復大象注

云冬至陰之復

夏至陽之復蘇子美辨其非

何云子美復辨一篇出於程子之前其聰明非尋常才士所及

愚謂先儒云至靜之中有動之端所以見天地

之心與寂然至无之說異矣冬至陰之復蓋如

周子

太極圖說

利貞誠之復就歸處言之荆公曰陽以

進爲復初九是也陰以退爲復六一二六三六四

是也

(元圻案)王弼復象傳注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

萬變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復大象正義曰復爲反本靜爲動本冬至一陽生是陽動用而陰復於靜也夏至一陰生是陰動用而陽復於靜也(蘇子美復

辨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本爲心寂然至无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予竊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也象曰剛反又曰剛長

安得謂寂然至無耶安得謂動息耶象曰雷在地中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在地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昧舉卦之體乃以寂然至無爲復斯失之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

冬夏陰陽之不辨耶(元胡氏)桂易本義附錄纂注引朱子語錄鄭兄問程傳云先儒皆以靜見天地之心因舉王輔嗣寂然至無乃天地之心曰他說元是亂說若靜處說无不知下

七日復七日
得薛溫其易義

易言用无體

面一畫作甚麼又程子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然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卻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 荆公說見周易薛溫其易義海撮要復六二 蘇子美名舜欽參知政事易簡之孫舉進士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宋史有傳歐陽公序其集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

薛氏曰易以初爻爲七日者舉前卦而云也復之

七日來復震既濟之七日得皆舉初爻

元折案此薛溫其之說也見

易義海撮要震六二 朱竹垞經義考曰薛氏溫其易義散見周易薛溫其釋皆引唐事以爲之證當屬宋初人

葉少蘊謂凡易見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

也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無體是

景迂曰體用本乎釋氏

閣按景迂名說之即後所云異以道也全云李二曲嘗暢此論○元折案深陽周

孝廉柄中書李中孚答顧寧人論體用二字書後曰李中孚集中有答顧亭林三書謂體用二字出於佛經亭林遺書辨之云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顯諸仁藏諸用此天地之體用也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又次之又曰降輿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又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此人事之體用也經傳之文言體用者多矣未有對舉爲言者爾彼之竊我非我藉彼不得援儒而入于墨李答書云經傳之文拈體或不及用語則遺夫體初未嘗兼舉並稱如內外本末形影之不相離有之實自佛書虛惠能始其解金剛經以爲金者性之體剛者性之用又見於所說法寶壇經既而禪宗咸主其說雖以吾儒賢者亦習見習聞藉以立論解書不復察其淵源所自矣又云體用二字相連並稱不但六經之所未

有卽十三經註疏亦未有也。以之解經作傳始於朱子一見於未發節再見於費隱一貫忠恕章其文集語類所載尤不一而足。又云朱子弱冠未受學延平時嘗從僧謙開善遊以故蚤聞其說愚按體用本乎釋氏異以道已有此言而未明指其所本。今李氏云爾不知易曰乾元亨利貞孔疏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故說卦云乾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爲用繫辭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韓康伯注聖人雖體道以爲用不能全無以爲體此非體用兼舉見於注疏者乎孔疏姑置勿論康伯晉人在惠能之前自注惠能初唐人是體用本出書彼之竊我信有徵已以之解經亦不始於朱子二程遺書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明道之言也。又云忠恕一以貫之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又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又云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此伊川之言也。至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則見伊川易傳序中伊川生平不看雜書大儒立言闡道固不必有所本卽云有本亦本於易注斷非本於其所不讀之佛書伊川之學三傳而爲李延平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潛心於學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是延平教人亦標此二字朱子近師延平遠宗伊洛全體大用提唱發揮可以知其淵源所自矣。今不考易注之文以爲出於惠能又不考程子之言以爲闡之謙開善亭林雖再三往復而引據未詳其說卒訕而不得伸余病其張異學之穢而滋後世之疑也是以據而論之。厚齋此條引華冕之說而未有折衷蓋未信以爲然也。嘉慶壬申在黔於秋觀察夢松處得見周燭齋此說因詳錄之以補厚齋未申之旨。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清臣之孫紹聖四年進士高宗朝除尙書右丞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居吳興弁山自號石林居士。經義考引冕氏世譜曰說之一字伯以元豐五年進士累官徽猷閣待制生平慕司馬公之爲人自號景迂生。李二曲名願字中孚盤屋人康熙己未薦舉鴻詞以年老不赴四十二年。聖祖仁皇帝西巡召中孚入見中孚以衰老遣子慎言詣行在陳情以所著二曲集及反身錄奏進。御書操志高潔四字以獎之。

利貞者性情也。王輔嗣注。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

也。利貞者性情

正程子顏子好學論性其情之語本此

元圻案一伊川類子所好何

學論曰一覺者約其情始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恃其性而忘之故曰情其性時伊川始冠遊太學胡定安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爲學職唐李習之著復性書三篇其首篇曰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也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而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以復性名篇亦即性其情之意

小人道消

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皋伊而不仁者遠

案此朱子答陳文蔚語

玉泉喻氏

全云名釋字子才龜山弟子

云泰小人道消非消

小人也化小人爲君子也

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此言似新而實與經旨小人道消是化小人而爲君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爲小人也

子然則君子道消是化君子爲小人也以其說之訛矣須知小人或可化而爲君子君子必不化而爲小人不如舊說之爲安邵子遺物內篇曰唐堯之世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

小人也故雖有四凶不敢肆其惡殷紂之世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故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經義考喻氏釋易義今佚王圻曰祥符人建炎進士同年蕭山王穀隆宗炎曰

玉泉喻氏之說見程迥周易古占法二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本義云郭璞洞林讀

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愚按正義曰以其彙者

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

泰不拔茅言吉以其彙絕句

儉德避難

无往不復
有命无咎

羸豕孚蹢躅
入於左腹

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則吉亦以稟字絕句

泰之征吉引其類以有為否之貞吉絜其身以

有待

(元折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稟類也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彙洞林正義蓋皆本於仲翔(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撰前後慈驗六十餘事

名爲洞林(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卷二)泰不拔茅則君子无繼无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將盡於小人无以傾否拔茅於初九引其類而有為故曰志在外也拔茅於初六愛其身以

有待故曰志在君也

儉德避難宋子

本義

謂收斂其德不形於外

(原注)申屠蟠以之(全云)

原注是正文○(元折案)後漢書申屠蟠傳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先是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與處士復用蟠獨數曰昔戰國之世

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爲擁護先驅卒有阮佃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僮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禍蟠確然免於疑論

泰之二无往不復陽之極也而否將萌否之四有

命无咎陽之復也而泰將至

(元折案)宋項氏安世周易玩辭曰泰雖極治以命亂而成否否雖

極亂以有命而成泰

一許敬宗在文館唐爲武氏矣一楊畏居言路元

祐爲紹聖矣羸豕之孚左腹之入可不戒哉

元折案

觀風設教證
史
居賢德善俗
證

一唐書姦臣傳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高宗即位復官爲宏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臘獲十斛麥尙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宋高斯得取堂存稟經筵進講云楊畏一來元祐變爲紹聖續綱目哲宗元祐八年楊畏上疏言神宗更立法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博安兼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博爲相帝深納之復博恐卿官劉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呂大防范祖禹范純仁相繼罷斥紹聖元年鄧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改元紹聖

程傳羸弱之家其心在乎躡躡躡躡

羸弱之家其心在乎消陽也又明夷六四傳小人之事君未

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爲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爲隱僻之所四由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

高宗之立武氏始於季世勳成於許敬宗元祐之爲紹聖始於楊畏成於鄧潤甫李許逢君之惡者也楊鄧畏君之惡者也

家聲之墮隴西以爲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爲恥清

議所以維持風俗也清議廢風俗壞則有毀宗

澤而譽張邦昌者有貶張浚而褒秦檜者觀民

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關按通鑑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

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爲病欲立忠義以雪之晉書載記民作骨病作漸則此新

平以爲恥恥似當作慚蓋恥屬符堅屬新平人也新平今之邠州○元折卷一史記李將

軍列傳一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廣子三人曰當戶板敢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善射愛士

卒降匈奴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漢書司馬遷傳遷報任安書曰陵既生降

翁汪困學紀聞卷一易

七中華書局聚

曠其家聲晉傅休奕舉清遠孫云魏文惠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益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宋劉時舉續編年資治通鑑一高宗建炎元年七月

東京留守宗澤上表諫東南巡幸又請回鑾汴京不報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黃潛晉汪伯彥以為狂趙與峕實退錄謂孫觀作吳升墓誌極論屈體求命之是倡言復讐之非又作

韓忠武墓誌極抵岳飛作万俟卨墓誌極表其殺飛一事尤顛倒悖謬汪藻為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將之召本為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誣楚周紫芝太倉稊米集

有高宗中與頌歸美秦檜稱為元臣夏竦張璪紹興復古頌用意亦然朱子張魏公行狀云臺臣王琚徐嘉輩有所彈劾語必及公謂公國賊必欲殺之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

張邦昌僭位上書言宜亟行天討與復社稷高宗即位陳興復大計金人聞其名常尊彈之稱為宗爺翁汪黃輩譖澤懷異圖召拜門下侍郎憂憤疽發於背臨卒猶大呼過河者三繼忠

張邦昌東光人欽宗即位拜太宰力主和議京師陷邦昌受金人冊寶即僭位僭號大楚

齊德衰於召陵晉志怠於蕭魚淮平而異縛

用路定而歸真惑易曰日中則昃元日月闕其

搏不如開明于西全云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已有震而矜之意深寧之語不錯三元坊案召陵之會在魯僖

公四年葵邱之會在僖公九年鄭康成謂葵邱之會桓德極而將衰蕭魚之會在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而悼公受之朱子通鑑綱目唐憲宗元和十二年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

元濟淮西平上浸驩後判度支臬甫縛羅織使程昇曉其意數進羨餘由是有寵十三年七月以臬甫縛羅異同平章事又武宗會昌四年八月邢落磁三州降潞人聞之大懼郭誼與王協

謀使人說劉稹以兵授誼東身歸朝稹許之誼遂殺稹遣使奉表降是年三月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大元中次六月闕其搏不如開明於西晉范望注生明於西日以就威到十

六毀國於東方故不如開明于西也漢書揚雄傳一雄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

童牛禁未發

白賁素履證物

長觀身復觀心

秦拔茅漸進正證史

制官刑則具訓蒙士。伊訓無彘酒則誥教小子。酒誥易

曰童牛之楛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

龜靈而焦雉文而翳是以衣錦尚絅蘭薰而摧玉

剛而折是以危行言孫此白賁素履所以无咎

〔元折案〕黃山谷詩龜以靈故焦雉以文故翳〔藝文類聚〕顏延之祭屈原文蘭薰而摧玉績則折

知止而後有定故觀身於長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故觀心於復

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

田止孔明進攸之禱允而宮府之體一惟正己

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魏

相因許伯不能遏宏石之惡泰曰拔茅漸曰進

以正。〔何〕云滿朝皆霍氏之私人欲不因許伯得乎中書置自武帝不可以病弱翁也此等言論只可任致堂輩不討論者爲之耳〔全〕云欲發霍氏弑君之罪故因許伯

此不甚爲弱翁病是也謂中書置自武帝則先朝做政獨不可更革乎弱翁固是賢相然不能防宏石之惡究屬笑中之瑕○〔元折案〕〔史記〕趙世家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卿歌

寬以居之

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公仲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葡萄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責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允君說烈侯謂公仲曰歌者之田且止（三國志諸葛亮傳）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侍中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史記管晏列傳正義曰）三歸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僖公十七年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漢書魏相傳）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尙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尙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許伯名廣漢外戚傳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少時為昌邑王即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黨室後為宦者丞宏恭石顯宣帝時宦官注見前十一頁今第六頁（宋薛士龍都堂審察劄子曰）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拂君之心番吾君善謀也乃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如己烈侯改過不吝賢矣哉（袁潔齋管仲器小論曰）管仲經營霸業八年而後成蓋亦勤矣然功業甫定而其心侈然娶三姓女官事不攝濫門反玷用國君禮己為淫奢若是又安能止其君之縱欲乎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朱子謂心廣而道積程子易

小畜傳曰止則聚矣呂成公謂心散則道不積

充拓收斂當兩進其功（元折案）朱子語類人之為心不可迫促也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

得一番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為一矣呂成公名祖謙字

伯恭謹曰成

坤二敬終本
丹書

良有天命人
欲之限

小畜言復同
復卦

丹書敬義之訓。夫子於坤六二文言發之。孟子以
集義為本。程子以居敬為先。（案）此二句亦南軒張宣公

答李敬修謂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元圻案）一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太公道丹書之

言曰敬勝意者言意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朱子答黃魯曰敬而無義則敬出事來便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爲義。龜山語錄曰敬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

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曰行吾敬義而已。觀此則孟子程子非有二意。張宣公名棫字敬夫學者稱南軒先生謚曰宣

良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命限之內也不可

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郭冲晦二云。（闕按）冲晦郭雍所賜號。全云此條

出自羊問答。又云郭雍字子和父忠孝號兼山程子門人。○（元圻案）宋史屬說傳。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傳其父忠孝學居城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白雲先生乾道中旌召不起

賜號冲晦處士後更封頤正先生。四庫全書總目載郭雍傳家易說十一卷與宋志合今聚珍版本無此一條郭子和又著卦辭旨要經義考引此條於卦辭旨要之下蓋原書已佚也

（朱子語類）吳伯豐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良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蓋兼山有是言而子和述之

小畜上（案）上當作下體乾復上體坤。乾坤相應故小畜

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吉。與復六四中行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義甚相類。牽復中不自失。敦復

中以自考。二五皆得中故也。澹庵云。

全云胡忠簡公銓字邦衡。○元圻案。

書錄解題載澹庵易傳拾遺十卷。大概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李泰發為之序。今四庫全書不著錄。經義考云佚而引此條於後。蓋即拾遺之說也。胡澹庵名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進士。抗疏詆和議。論吉陽軍。孝宗即位召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謚忠簡。宋史有傳。

同人于野
艮其背

同人于野。公之大也。艮其背。止之至也。皆見於彖。

明一卦之義也。

隨弗兼與
證史

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終於邪而已。故隨之六

二曰。弗兼與也。

全云宋建中靖國之說。所以致亂。○元圻案。程傳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

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晉語。優施曰。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棄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列子力命篇。

鄧析據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賁後受剝之
義

虛美薰心。閩按。路秦亂之萌。浮文妨要。王義晉衰之兆。

故賁受之以剝。

元圻案。漢書路溫舒傳上疏曰。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晉書謝安傳。安與王羲之登冶城。悠

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肝食。日不遑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所宜。

廉恥國之脈也。廉恥泯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賄。

莫益之或舉
之離史

郢城危晉盈求貨霸業衰秦賂讒牧遷為虜漢

金閭增垓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大學之末七

篇之始子孟所以正人心塞亂原也在益之屯曰

莫益之或擊之萬氏集證曰晉盈當作晉寅左傳定公四年合諸侯於召

蒍寅也若樂蘇之子樂盈蒍之子蒍盈均無求貨事○元圻案左傳定公三年蔡昭侯

為兩瓶與兩裘以如楚獻一瓶一裘於昭王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

如楚有兩羣霜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冬蔡侯吳子唐子伐楚五戰及鄧子常即蕩瓦

之字一戰國策李牧數敗走秦軍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鄧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

司馬尚欲與秦反趙趙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殺李牧史記李牧傳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

葱虜趙王遷逐滅趙史記陳丞相世家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周殷之

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項王為人意已信諱必內相誅漢王乃出黃

金四萬斤與陳平縱反間於楚軍項王果意不信鍾離昧等亞夫乞骸骨歸項羽本紀亞

父者苑增也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又子季列傳與萬章之徒

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程傳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一己其害大矣故夫子

翰音登天

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殷浩房瑄以之全云殷浩與房瑄有別○

變為益之屯則占本

封上六爻辭

元圻案漢上易中孚上九傳曰巽為雞為之類變聞於天者鶴也雞無是實虛聲聞于上

雞登于天須臾則反其可長乎晉書殷浩傳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檢度清遠弱冠有

美名三府辟皆不就于時擬之管葛朝廷欲遠蕩平關河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
兗青五州軍事既至許昌會張馮反謝尙又敷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姚襄反浩懼
襄輜重退保譙城史臣曰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惟
聞盛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處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遠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唐書房

瑄傳一瑄字次律河南人元宗符蜀拜同平章事奉冊靈武見肅宗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瑄既
有重名帝傾意待之瑄請自將平賊詔瑄持節招討西京得自擇參佐次便橋遇賊陳濤斜大

敗殺卒四萬

困不失事證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
子皆在患難顛沛中况優游暇餘之時乎易曰

困而不失其所亨

元折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為廷尉

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善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謀論不忘

後漢書趙岐傳岐字邠鄉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

示不忘本土也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趙岐孟子題辭曰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

樂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儒家維有孟子闕遠微妙蘊奧難見於是乃述己所聞

難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為上下凡十四卷李泰發以論和議忤秦檜請

撤南官號讀易老人著讀易詳說嘗為胡邦衡易解序曰昔遷貶之士率多怨懟感憤邦衡流

連山首艮
坎冠以習
對氣起中孚

連山首艮艮萬物之所終始也八風始於不周卦
氣始於中孚冬至為曆元黃鍾為律本北方終

六日七分
坎六爻節氣
物候

陰而始陽故謂之朔方。太元紀日於牛宿。紀氣於中首。而以罔冥爲元。艮之終始萬物也。虞仲翔云。萬物成始乾甲。成終坤癸。艮東北。是甲癸之間。見周易集解沙隨程氏。全云沙隨先生避字可久云。醫家難經爲百

刻圖。一歲陰陽升降會於立春。一日陰陽昏曉會於艮時。此說與易合。又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彖曰。習坎重險也。於物爲龜爲蛇。於方爲朔爲北。於太元配罔與冥。所以入純卦中。獨

冠以習。

元折案程沙隨周易古占法卷一。乾坤六爻新圖說曰。連山首艮歸藏首坤。今乾初在艮位。坤初在坤位。三易無異致也。夫明夷之謙初九變也。左氏載

卜楚邱之言以爲日一之日。古人以寅配初。其來尚矣。醫家難經爲百刻圖云云。北方之氣至陰而陽生焉。一條見周易古占法卷二。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註杜子

春云。連山宓戲疏曰。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易。正義鄭康成云。夏曰連山。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史記律書。不周風居西北。廣莫風居北方。條風居東

北。明庶風居東方。清明風居東南。景風居南方。涼風居西南。廣風居西方。按易緯通卦驗。春秋緯考異。劉。淮南天文訓。地形訓。白虎通。劉熙釋名。言八風皆先條風。惟

左傳隱五年正義引服虔說。始不周風與史記同。孔穎達易疏。七日來復云。易稽覽圖。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

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分分爲四百分日之一又分爲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

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每卦得六日七分也〔易緯是類謀曰〕冬至日在坎

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漢上易〕載李溉卦

氣圖坎初六冬至九二小寒六三大寒六四立春九五兩水上六驚蟄中孚主蚯蚓結鹿角解

在冬至小寒之間〔漢書律曆志上〕黃帝制十二簡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比黃

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春秋繁露〕陰陽終始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

所終始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曰朔方〔京房易傳〕坎牛宿從位降戊

子〔太元八十一首〕第一首曰中范望注曰象中孚卦中者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

子律應黃鍾夏之十一月萬物萌芽於黃宮之中故首曰中〔元文曰〕罔直蒙會冥罔北方

也冬也未有形也直東方也春也實而未育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長也皆可得而載也

會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范望注五者太元之德萬物因以

生長四方以名北爲萬物之終始故冥罔重也罔無冥昧也〔司馬溫公說元曰〕易有元亨

利貞元有罔直蒙會冥〔惠氏棟易漢學曰〕仲翔之意良爲東北之卦而消於丙當在南方

乾十五日也坤三十日也艮在中距乾坤皆八日甲東癸北故云艮東北甲癸之間〔漢上

易太元準易圖說曰

律曆之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其書本於夏后氏之連山而連山

則首艮所以首艮者八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爲東壁營室東壁者時生氣

而東之營室者營陽氣而產之於辰爲亥於律爲應鍾於時爲立冬此顛覆之曆所以首十月

也漢巴郡洛下閼運算轉曆推步曆刻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而名節會察寒暑

定清濁起五部連氣初分數然後陰陽離合之道行焉然洛下閼能知曆法而止揚子雲通敏

寂達極陰陽之數不惟知其法而又知其意故太元之作與太初相應而兼該乎顛覆之曆發

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爲八十一卦王氏此條似取於朱子發之說〔三國志吳虞翻傳〕翻

字仲翔會稽餘姚人翻與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親吾子之治易

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程沙隨睢陽人浙江通志稱爲寧陵人靖康之亂徙

居餘姚著易章句十卷周易外編一卷古易考一卷古易占法一卷〔書錄解題醫家類〕難

經二卷渤海秦越人撰漢志但有扁鵲內

外經隋志始有難經唐志始題秦越人

日月爲易
復七日臨八
月

日月爲易一奇一耦陰陽之象也王介甫詩說云

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

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何云此說精審有味朱子謂變月言日者是月之日也則詩人何必屢變其辭哉

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

正陽也秀萋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

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

也李子思全名各一云復剛長以日云者幸其至之

速臨陽消以月云者幸其消之遲沙隨程氏云

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

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集證參同契坎戊月精離巳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說

文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惠氏曰虞翻易注引參同契亦云字從日下月說文所謂祕書者參同契之類也○元坑案晁氏讀書志新經毛詩義二十卷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

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以取士云淮南時則訓孟夏之月建燭鳴音務注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鳴介甫詩義已佚

散見於李黃毛詩集解中按七月篇黃黃夫曰先儒以一之日爲用周正因謂周公以月記夏以日記周不知所謂日者特以一陽之復故以日言之豈謂周正乎其說與介甫合而不引介

卦有十百千
之數
各卦中卦名
相錯

甫說何也。漢上易七日來復圖說。王朱曰復初體震震居少陽其數七復則君子道長因慶之也慶在乎始其言速故稱曰蓋用褚氏莊氏變月言日者欲見陽長欲速大同而小異。李于思名輝臣隆州井研人宋史有傳書錄解題載其所著易本傳三十三卷經義考云已佚。

一卦變六十四。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有六。六爻不變。與六爻皆變者。其別各六十有四。一爻變。與五爻變者。其別各三百八十有四。二爻變。與四爻變者。其別各九百有六十三。三爻變者。其別一千二百有八十。朱子發謂需利用恆者。需之恆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天下之至變。一案此漢上易需初九傳文。張真父謂易無所不變。蒙曰困蒙。小畜曰復自道。又曰牽復。履曰夬履離曰履錯然。歸妹曰跛能履。泰曰帝乙歸妹。臨曰咸臨。咸曰執其隨。艮曰不拯其隨。噬嗑

八月七日三
說

曰頤中有物。睽曰厥宗噬膚。損曰勿損益之。又
曰或益之。夬曰壯于前趾。又曰壯于頄。遯曰執
之用黃牛之革。鼎曰鼎耳革。兌曰孚于剝。未濟
曰震用伐鬼方。皆有卦變之象。小畜以一陽爲
復。兌以一陰爲剝。變之變者也。六十有四相錯
而不亂。張文鏡（全云名行成）謂臨之初二皆曰咸。臨有
咸象也。咸之用。在兌之說也。履之九五曰夬。履
有夬象也。夬與履乾兌相易之卦也。（元圻案）（錢塘屬
氏鶴宋詩紀惠曰）

張震字真父號無冠居士蜀之益寧人慶元中知湖州除福建提刑
類）宋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二卷觀物外篇衍義九卷易通變四十卷俱從永樂大典錄出
行成字文鏡臨邛人始末不甚可考玉海稱乾
道二年六月以行成進易可探除直徽獻閣

臨所謂八月其說有二。一云自丑至申爲否。一云
自子至未爲遯。一云自寅至酉爲觀。本義兼取

遯觀二說。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二。一謂卦氣起

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為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

為七日一謂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

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元圻案周易集解五案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

成否也易正義曰臨為建丑之月從建丑至於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成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集解虞翻曰臨消於遯六月卦也於周為八月故至於八

月有凶又鄭康成曰臨自周二月用事訖其七月至八月而遯卦受之易正義何氏云從建子陽生至建未為八月朱子發曰王昭素胡旦從之易正義褚氏云自建寅至建酉

為八月朱子語錄問臨卦至於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

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先生曰

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未可知也王弼注陽

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正義曰易稽覽圖云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

餘六十卦卦有六爻交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卦得六日七分

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易正義序康

成曰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

之而云七日來復漢上易七日來復圖說曰兩漢諸儒皆用六日七分之說故孔穎達述

而明之又曰九月剝也有艮有既濟有噬嗑有大過凡五卦而後成坤十月坤卦也有未濟有

蹇有頤有中孚凡五卦而後成復大綱而言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故京房曰剝復相去

三十日別而言之復主冬至至中氣起於中孚自中孚之後七日而復故曰七日來復又曰

以消息言之自立冬十月節至大雪十一月節坤至復卦凡歷七爻以卦氣言之自冬至十一

月中氣卦氣起中孚至復卦凡歷七日案孔疏似併二說為一至朱子發乃分明厚齋蓋據

以為說周易集解侯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陽復而陰生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陰復而陽生

也凡歷七月故曰七日來復漢上易卦氣圖說先儒褚氏莊氏云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

純陽純陰中
有陰陽

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

易

實象

正義云四月純陽陰在其中而靡草死十月

純陰陽在其中而薺麥生漢和帝紀有司奏以

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與月令

不同張文饒曰陽雖生於子實兆於亥故十月

薺麥生陰雖生於午實兆於巳故四月靡草死

原注參同契二月榆死八月麥生○見卯酉刑德章○三元折案後漢書和帝紀注曰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法小罪臣實案五月一陰文生可以言微陰起今月令云孟

夏乃是純陽之月此言夏至與月令不同董仲舒雨雹對曰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田陰殺之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

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冬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燭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

初六履霜陰始凝也見於魏文帝紀注太史丞許

芝引易傳之言沙隨程氏朱文公皆從之

六字○三元折案項氏安世周易玩辭曰程子以此句堅冰二字為衍文安世按魏書曹丕時許芝奏云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則是時猶未有此二字明後人妄加也郭京徐氏本皆無此二字讀書志周易舉正三卷唐郭京撰京嘗任蘇州司戶序稱京家藏王弼韓康伯手札周易本及石經校正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蓋以絲象相證有闕漏處可推而

正郭京周易舉坤象傳無堅冰字

翁注困學紀聞卷一易

包承小人

知託云得王輔
手札與石經耳

龜山曰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

道朱文公謂非所以為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

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全云聖人
非道廣之

太邱○元圻案一楊龜山易說曰上下不交而小人道長極矣故包承之吉若子見南子是
也其為言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則其見南子也是豈得已哉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

語類曰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卻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
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 龜山先生名時字中立將樂人受業程子著易說熙寧九年進

士高宗朝官工
部侍郎諡文靖

頤初九王輔
說為精

頤初九王輔嗣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

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至哉斯言可書諸

紳閣按宋李孟博亦嘗取
斯四言戒其子云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傅元口銘也頤慎言語節飲

食正義用其語集證太平御覽二百六十七傅子口銘云神以感通心由
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穴潰河溜沈

頤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墮闕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朱子語類或曰諺謂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會用以解頤之象晉書傅元

慎言語節飲
食

傳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武帝時爲司
棘校尉貴遊懣服臺閣生風謚曰剛

教人用蒙不
用復
學易自復始

艮趾艮輔
艮身艮背

帝乙歸妹
子夏易傳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

於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

南仲云

何云好語而無味各因其時與其人則蒙復兼施也
養之於蒙則無須乎復耳此古人胎教與少儀之說若不得已而用復是兼施
矣何說滯
劉屏山聖傳論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必自
戶始學易者必自復始得是者其惟顏氏乎觀此知南仲之說失之過高
周南字南仲吳郡
人淳熙庚戌進士官至祕
書省正字著周氏山房集

趾所以行輔所以言艮其趾雖行猶不行也艮其

輔雖言猶不言也故能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馮當可

何云各一云
原注艮六四艮其身象以躬解之
偃背爲躬見背而不見面朱文公詩
時行

云反躬艮其背止其所不見止於至善也
元折案
反躬艮其背朱子感興詩句也止其所
不見本程子語
經義考
馮氏當可易論三卷侯程迥曰蜀人馮時行字當可號解雲先生

朱子曰馮當可字時行
馮椅
厚齋易學問弓當可之說

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

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

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案漢上易傳以帝乙為湯亦以前二說為證荀爽對策。

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張

說鄆國公主銘亦云帝唐降女。天乙歸妹。何遜燕公文不足

據以若左傳哀公九年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

子也。虞翻亦云紂父。見周易集解一二說不同。正義皆略

之。繼序按易乾鑿度以易之帝乙為成湯鄭康成引以注禮記檀弓又按白虎通姓名章亦同○元折案馮椅易學曰商君有三乙成湯為天乙一也祖乙圮於耿二也自

成湯至於帝乙乃微子之父三也今湯嫁妹之辭見漢京房傳則非微子之父明矣書錄解題曰隋唐志有子夏易傳三卷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引攷漢志初無此書孫坦周易析

蘊言此漢杜子夏也後漢書荀爽傳爽字慈明一名譚延禧九年拜郎中對策陳便宜云云註曰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為湯湯名天乙也唐書張說傳說字道濟或字

說之洛陽人元宗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謚曰文貞鄆國公主銘載唐文粹周易集解九家易曰五者帝位震象稱乙是為帝乙虞翻又曰震為帝坤為乙宋沈作喆萬蘭曰帝

乙歸妹者言人君之德與帝者相甲乙故能正人倫又與諸說不同

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

者至也此陸農師之說朱文公語類取之。全三陶山陸佃字農師荆公

至明兩作水洊

震象脫不喪
七鬯

漸陸爲漸遠
河圖授受

比建國視侯
坤土坎水相
得

之弟子而放翁之祖也○(元折案)陶山集九八卦解上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潤下故難言明兩作坎言水游至兩物相差爲二二物相虧爲兩於難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於上也文於象形鳥飛而下爲至於會意水游而至爲游於坎言游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於下故也(唐成注)作起也(藍田呂氏曰)水之走下繼至而不絕與農師之說合陸佃越州山陰人熙寧三年擢甲科累官吏部尙書著陶山集已佚四庫全書由永樂大典錄出次爲十六卷

范諤昌證陸筭震象辭脫不喪七鬯四字程子取

之漸上九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全云范諤昌宋初隱士劉牧之易本於諤昌諤昌

之易得於種放(方樸山云)以陸爲遠謂於協韻可也注遠爲雲路則可疑(集證)惠定子曰按御覽一百六十六載王肅注云有靈而尊者莫若於天有靈而貴者莫若於王有

聲而長者莫若於雷有政而嚴者莫若於侯是以天子當乾諸侯用震地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政行百里則七鬯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廟安矣范諤昌王昭素謂象辭出上脫不喪

七鬯四字(按)王肅注當如二人之說(讀書志)證陸筭一卷天禧中毗陵從事建溪范諤昌撰其書酷類郭京易舉正如震卦象辭內云脫不喪七鬯四字程正叔取之漸上六疑陸

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於濫浦李處約廬山許堅○(元折案)(經義考)范諤昌證陸筭一卷佚(漢上易圖說)河圖劉牧傳於范諤昌諤昌傳於許堅堅傳於李溉溉傳於種放

放傳於陳搏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仁宗朝以布衣召拜校書郎爲湖州學官學者稱安定先生著易傳十卷晁公武曰或云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也

釋文全云陸德明作引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

故曰比周禮夏官大司馬疏謂坤爲土坎爲水水得土

而流土得水而柔是水土和合故象先王建萬

睇于左股

國親諸侯

(元折案)《周易集解》引子夏傳作地得水而柔水得土而流今本子夏傳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安 (讀書志)《周禮疏》四十卷唐賈公彥

撰公彥洛州人永徽中仕至大學博士今併為十二卷

釋文引鄭注異字然內則注明夷睇于左股猶有

所遺

(元折案)《內則》跛倚睇視(註)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正義曰明夷睇于左股者是明夷六二爻辭彼註云旁視為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為

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異氣為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引之者證睇為旁視也按釋文夷于左股釋云夷如字子夏作睇鄭陸同云旁視曰睇亦作睇是未嘗遺也豈深寧所見之本與今不同耶

朋盍簪簪疾也

王弼注

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晁景迂

云古者冠禮未有簪名

(閩按)《杜詩》盍簪喧櫪馬近杜註號為詳博皆未知其從侯果來者侯果說見李鼎祚周易

集解○(元折案)《集解》侯果曰朋從大合若以簪簪之固括也又引虞翻曰盍合也坤為盍載聚會也載讀作播(王弼注)盍合也簪疾也朱子本義從虞王之說(程傳)郭兼山楊龜山俱從侯說義海撮要載劉牧曰簪所以固冠而總髮冠之危賴簪以固之猶君之危賴臣以安之則選用侯說自牧始 (朱新仲倚覺察雜記)云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程沙隨周易古占法二)朋盍簪王弼曰簪疾也陸希聲本作捷所以為疾晁以道云古冠服無簪故迥於豫傳占法中辨之即弁服之笄也 (明何氏楷周易訂詁曰)鹽鐵論神禹治水遺簪不顧非簪而何晁氏之說見易規訓結條

說苑(全三)劉向作

周公戒伯禽曰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

朋盍簪

說苑引易侯文

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孔子曰：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見敬慎篇今易無此言。又泄冶曰：易曰：夫君子居其室

二云：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

萬物變化。見君道篇今易無末一句。然泄冶在夫子之

前而引易大傳之言，殆非也。元圻案：說苑君道篇：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

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

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云云。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微舒。

鹽鐵論遵道篇文學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

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

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說文目部相字注引易曰：地可

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無之。疑易傳及易緯。元圻案

一漢書藝文志：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師古曰：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宜，撰次之。說文解字十五卷，漢許慎撰。李陽冰刊定，偽唐

鹽鐵論引易
佚文
說文引易佚
文

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殆是釋觀卦名義巽上坤下木在地上之象其卦為觀於文木旁目為相相亦觀也

後漢魯恭上鄧太后奏議引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十二

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

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

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又二云易

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案）章懷注曰易中孚象辭稽覽圖中孚十二月卦也何本三箋本皆作十一月

案卦氣圖坤十月卦至十一月復中隔未濟蹇頤中孚四卦則中孚正是十一月卦當從之又諫威夏斷獄疏二云案易五月姤

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

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又諫擊匈奴疏引

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

誠來有我而吉已趙溫曰於易一為過再為涉

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漢儒說易可以參考（元折案）後漢書

漢魯恭趙溫
說易
潛龍履霜應
氣候
議獄應中孚
氣候
姤施誥應夏
至
有孚盈缶
過澤滅頂

噬乾肺得金矢

魯恭傳一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其先出於魯頃公為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永元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諸疏俱載本傳 趙溫字子柔獻帝西遷代楊彪為司空附見後漢書趙典傳 溫典之子也 (三國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趙溫與李催書曰公前居陷王城曾不改悟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為過云云

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肺得金矢曰四

體離陰卦骨之象骨有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

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

於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開按)宋史藝文志易類有王肅傳十一卷○(元圻案)王肅說見御

覽八百六十二卷 (唐徐堅初學記)二十六脯類引王肅此注離陰作純陰故食之作以食之 (易王肅注)隋唐志宋史經典釋文敘錄皆著錄肅明之子也三國志與父朗同傳陸德

明曰肅字子邕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又注尚書禮容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注作聖證論難鄭康成 (書錄解題類書類)太平御覽一千卷翰林學士扈蒙等撰以前

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詳條次修纂本號太平總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改名御覽

西鄰禴祭

漢郊祀志引西鄰之禴祭顏師古注淪煮新菜以

祭蓋以禴為淪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泚

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亦與顏注同(何云)顏即承輔嗣

說何用蔓引炫博必應劭伏儀之徒乃兩漢經師緒言可舉以參考耳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元圻案)鄭注見釋

鼓缶歌嗟

文（集解）虞翻曰禴夏祭也（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詩毛傳亦謂夏曰禴爾雅作夏禴禮記注皇氏曰杓薄也（程傳）（橫渠易說郭氏傳家易說）（漢上易傳）俱從王輔嗣

說朱子本義略之

離九三蔡伯靜

（何云）各淵西山長子

解云鼓缶而歌當衰

（經義考）引之衰作

哀

而樂也大耋之嗟當衰

（經義考）衰作樂

而哀也盛衰之

道天之常也君子之心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

皆為其動心而失其常者故凶此說長於古注

（何云）張子云悲衰暮故為樂不為則復嗟年景之不足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哀樂之失常其德伯靜之說蓋本於此○（元圻案）蔡淵字伯靜號節齋建安人西山先生之長子有周易

經傳訓解四卷易象意言一卷（會稽姑先生敦和讀易日札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所謂今我不樂逝者其盡是也則以日昃之離故也

京氏易剝牀以簠謂祭器

（見釋文）

澹庵云易於剝坎取

象簠簋以精意寓焉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

樂呂成公之說

（見東萊易說）

本於漢書

（敘傳）

上天下澤春

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

（元圻案）太元樂陽始出與舒疊得

履言禮豫首樂

剝牀以簠

換其羣

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體物與有禮注曰象履卦此又孟堅之所本也
山徐氏乾學曰一東萊易說非有成書乃先生平時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

換其羣蘇明允

仲兄字文

二云羣者聖人所欲換以一天

下者也本義取之謂程傳有所不及

元折案程傳曰方換之時用剛則不

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以爲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濟

換也天下換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朱子語錄老蘇云換之六四曰換其羣

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換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

換非換其羣也蓋當人心換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換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

公道此所 人以元吉也

充善端於蒙泉之始絕惡念於履霜之萌

坊記曰不耕穫不菑畲凶荀子非相曰括囊无咎无

譽腐儒之謂也左氏傳襄九穆姜以元亨利貞爲

隨之四德爲是說者其未見象象文言歟元折案

易緯坤鑿度注云虞世南曰不讀易不可爲宰相

乾坤鑿度
宰相宜讀易

不菑畲凶
括囊爲腐儒
元亨利貞隨
四德

蒙泉履霜

元吉夫羣

換非換其羣

公道此所

人以元吉也

充善端於

坊記曰不

譽腐儒之

隨之四德

易緯坤鑿

乾乾夫夫諸
疊字

坤畜泰濟又
無卦名

巽木離電

坎有雲泉雨

之象

大象取卦義

有異

草言水火

坎離內景外
景

文總目皆未著錄至宋元祐間始出紹興讀書目有著頭注鑿度二卷後以鄭氏所注乾鑿度有別本單行故亦稱此爲《鑿度》（注文曰）後漢王鳳舉曰不讀易經者不得登朝須道德二經與宰相刻勅批魏亦如此至唐虞世南舉曰不讀易不可爲宰相

乾乾夫夫皆九二二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

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三陰居陰

也

諸卦之爻皆及卦名坤小畜泰大畜既濟六爻悉

無之

八卦之象又有六焉巽曰木坎曰雲曰泉曰雨離

曰明曰電三元折案專指大象之取象而言如屯震下坎上而象曰雲雷屯巽坎下艮上而象曰山下出泉噬嗑震下離上而象曰雷電噬嗑大過巽下兌上

而象曰澤減木離之象曰明兩作晉坤下離上而象曰明出地上解坎下震上而象曰天地解

而雷兩作（革象傳曰）革水火相息（漢上傳曰）兌澤離火而象曰水火何也曰坎兌一也

澤者水所鍾无水則无澤矣坎上爲雲下爲雨上爲雲者澤之氣也下爲雨則澤萬物也故屯

需之坎爲雲小畜之兌亦爲雲坎爲川大畜之兌亦爲川坎爲水革兌亦爲水又兌爲金舍者

水之母此水所以周流而不窮乎坎陽兌陰陰陽二端其理則一如此始可言象矣（余友正定王極園定柱曰）大畜之兌亦爲川大畜疑當是大過上大過涉即涉川之義

曾子天圓篇火日外景金水內景薛士龍（全云）各季宜

號良齋

詩云嘗聞曾子書金火中外明圓方遞含施二

景參黃庭案此詩題曰愚按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

火則外光水則含景其說本於易之坎離坎內

陽外陰故為水為月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

元折案淮南子天文訓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

日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月內景與天圓篇說同張子正蒙參兩篇火日外光能直

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注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

讀書志三曾子二卷考其書已見於大戴禮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

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與否也薛季宣永嘉人會知常

州故或稱薛常州著浪語集三十五卷四庫全書著錄陳振孫曰周髀者蓋天之書也稱

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為術故曰周髀

繫辭正義云韓氏親受業於王弼承王弼之旨故

引弼云以證成其義愚攷王弼終於魏正始十

年韓康伯東晉簡文帝引為談客事見晉書韓伯傳二人不

同時相去甚遠謂之親受業誤矣何云晁公武讀書志亦承正義之誤又云郭

韓康伯注繫辭
康伯不受業
王弼

易家分象數
義理
李氏集解宗
康成
朱子發去取
易家
鄭王言易不
同

連羣從縹能詩王輔嗣年二十四卒無子絕嗣見三國志晉張湛雖稱輔嗣女壻趙季子家有列子未聞季子之子能明易以傳其學此必殷浩外甥之誤記蓋詩人多不契勘或曰安知其不別有所據余笑而不敢答○(元圻案)三國志王弼見魏鍾會傳注引何劭弼傳曰正始十年秋遇癘疾亡年二十四無子絕嗣魏主芳正始十年己巳晉簡文帝元年辛未相去一百二十三年(世說新語三)殷中軍云康伯未得我牙後慧

(注)浩別傳曰浩善老易能清言康伯浩甥也甚愛之

程子

伊川答張閱中書

言易謂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朱子

答鄭子

問

以爲先見象數方說得理不然事無實證則

虛理易差愚嘗觀顏延之庭誥

(案)本傳庭誥者施於闕庭之內謂不遠也

云

馬陸得其象數取之於物荀王舉其正宗得之

於心

(何云)馬陸當指馬融陸續荀則荀爽也

(全云)荀爽亦象數之學何說恐誤考隋志於王弼易下附注魏散騎常侍荀燁易十卷意者近王弼之學故附之顏氏所

指或是燁耶

其說以荀王爲長李泰發亦謂一行明數

而不知其義管輅明象而不通其理蓋自輔嗣

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然義理象數一以貫之

乃爲盡善故李鼎祚獨宗康成之學朱子發兼

取程邵之說

(元圻案)顏延之字延年琅琊臨沂人宋書有傳本傳錄庭誥節此數語不載(太平御覽六百八卷)引之曰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

輔嗣伊川言
易不同
晁子止易廣
傳

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象數四家之見雖各爲所志總而論之情理出於微明氣數生於形分然則荀王得之於心馬陸取之於物其無惡尤可知矣李泰發名光上虞人謚莊簡自號讀易老人著讀易詳說宋史有傳一行唐時僧也精於歷數其說見唐書歷志天文志唐書有傳晁說之曰唐一行專明大衍之數著以七備卦以八用三國志管輅傳輅字公明平原人注引輅別傳曰及成人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自敘曰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蓋發明漢學者也朱子發進易傳表曰馬鄭荀虞說雖不同要知去象數之源猶未遠也王弼盡去舊說雜之以老莊之言於是儒者專尙文辭不復推原大傳天人之道分裂而不合臣以程頤易傳爲宗和會雍載之論上採漢魏吳晉元魏下遠有唐及今包括異同補苴罅漏庶幾道離而復合晁說之曰易雜老莊而專明人事自王弼始江左祖尙元虛弼學始盛然晉專立鄭學宋元嘉王鄭兩立顏延之爲祭酒而黜鄭置

馮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

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

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爲可廢全三輔嗣疵類誠有之然未嘗不近人事未可廢

也然伊川往往捨畫求易故時有不合又不曾

通一卦之體以觀其全全三誠易傳亦然每求之爻辭離

散之間故其誤十猶五六晁子止闡接晁子止名公武卽撰晁氏讀書志者

爲易廣傳當可答書曰判渾全之體使後學無

坎離先天地
氣數之惑

以致其思非傳遠之道

二元折案一書錄解題昭德易詁訓傳十八卷數文關直學士清豐吳公武子止撰乾道中上

之其儀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略於象數冲之叔用其父也經義考詁訓傳一名易廣傳佚

呂元鈞云求於八卦之先而牽於數故謂坎離先

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謂卦氣起中

乎二元折案一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澤德集三十八卷宋呂陶撰陶字元鈞號澤德成都人皇祐中進士熙寧間復登制科事跡具宋史本傳宋志載陶集六十卷久無傳本今

就承樂大典探撥哀輯分為三十八卷案今本第十五卷載易論上中下三篇此條所引其中篇之文也周易義海撮要亦載其全篇

伏羲之易當以圖觀文王以後始有書艾軒

闕按艾軒林光朝

號云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

案此三句見林希逸艾軒集序

誠齋闕按誠齋楊萬里號云卦者其名畫者非卦也此伏羲氏初

製之字也愚按易緯乾鑿度以八卦之畫為古

文天地風山水火雷澤字

何云恐未必然觀左傳既列卦象又舉卦名可見二元折案誠齋語見所作劉

文郁周易宏綱序誠齋易傳一三三古之天地字也易由知之由坎離知之偃之篇三三立之為水火若雷風山澤之字亦然故漢書坤字作依八字立而聲畫不可勝窮矣豈待為跡哉後

代草畫天字作互即三也今本乾鑿度無以八卦之畫為古文之文文見乾坤鑿度上卷項氏安世家說說經篇曰說文益字從水從皿以水注皿故謂之益以此推之坎卦三即

伏羲嘗觀
八卦之畫皆
左傳引易有
畫卦
易起於畫

卦氣圖陰陽

交數

復至咸姤至中孚卦

孔子釋易法
文言詳乾略坤
上下繫釋易
見例
龜山論解易法

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時乾坤坎離震兌艮巽必皆以三畫為字今《尚書》坤川尚為水餘可知矣。
左傳正義曰：今書有畫卦者當是後之學者自恐不識私畫以備忘然則卦象非左氏本文也。林艾軒名光朝向謙之爾田人《證文節》：「牟子才艾軒論議曰：平生未嘗著書惟於易書詩禮精通默識間為章句口授學者。」李舜臣《隆山易本傳自序》曰：「易起於畫捨畫無以見易。」

上繫七爻起於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

咸憧憧往來卦氣圖。《卷一》李漢卦氣圖見漢上易朱子發曰其說源於易緯自復至咸

凡三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亦三十八

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

六日七分。乾四月卦也至五月姤中隔大有家人井咸四卦坤十月卦也至十一月復中隔未濟蹇頤中孚四卦并乾坤計之每卦得六日七分陰

陽自然之數也。《全》否卦氣之說起於漢儒十翼未必遂有此說

龜山曰乾坤兩卦聖人釋其義於後是解易之法

沙隨曰乾坤易之門文言於乾四致意焉坤則

一而已舉乾坤之義則他卦可知上繫解七爻

下繫解十一爻大略類文言學者可以二隅反

守位曰人
聚人曰財

筮卦古用木
畫地
以錢代著法
三多三少

〔元折案〕《龜山語錄》或勸解易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說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其於繫辭發明卦義尙多故某嘗謂說易須彷彿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

何以守位曰人釋文云

王肅下伯

桓元明僧紹作仁

釋文

今本乃從桓元誤矣本義作人云呂氏從古蓋

所謂非衆罔與守邦

〔元折案〕《文公易說》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常欲據當此以爲當從釋文〔蔡德輝語曰〕蓋聞

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周易集解〕秦大象注〕引虞翻曰坤富稱財守位以人聚人以財然則漢魏以前從仁從人傳本互異耳〔隋書經籍志〕晉桓元宋下伯玉俱有周易繫辭注今佚〔釋文敘錄〕桓元字敬道譙國龍亢人僑楚皇帝下伯玉濟陰人宋東陽太守黃門郎明僧紹字承烈平原人國子博士徵不起並注繫辭經義考云俱佚

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古用木畫地少牢

云卦者在左坐卦以木特牲云卒筮寫卦筮者

執以示主人

〔原注〕卦者主畫地畫文六爻備乃以方版寫之

今則用錢以三少爲

重錢九也三多爲交錢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

七也兩少一多爲折錢八也見儀

〔閣按〕儀當作士冠

禮疏

〔元折案〕

易中多舉數
爲義
二十九卦數
例

「項氏家說」今占家以三錢擲之兩面一背爲拆此即兩少一多少陰爻也兩背一面爲單此即兩多一少少陽爻也俱面者爲文交者拆之此即三多爲老陰爻也俱背者爲重重者單之此即三少爲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著一錢當一揲（錢氏養新錄曰賈公彥疏本於北齊黃慶隋李孟慈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之拆名與今不異但古人先揲著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著（朱子與郭冲晦書）三多三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爲少以偶爲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乾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

易者數之原也屯十年乃字需三人訟三百戶

〔案〕

乾坤鑿度
作戶三百
三禡師三錫比三驅同人三歲

〔今本多高陵二字〕

蠱先

甲後甲二日

〔今本作蠱三日甲〕

臨八月復七日十年頤十年

坎筮貳三歲晉二接明夷三日不食睽二女一

車解三狐損貳筮三人一人十朋益十朋夬五

剛萃一握困三歲革三就震七日漸三歲豐三

歲旅一矢巽先庚後庚

〔今本無先庚後庚四字〕

三日三品既濟

七日

〔今本無七日二字〕

二年未濟二年其數例總釋於乾蠱

度如月幾望已日乃孚皆陰陽氣數之變

〔闕按〕王氏云數亦

七卦具四德
乾不言所利

遇惡揚善
財成天地之
道

屯作君蒙作
師

多遺如乾萬物六位六龍萬國四德四時坤萬物一朝一夕四支蒙再三瀆師萬邦比萬國泰萬物否萬物謙萬民豫四時觀四時无妄萬物頤萬物萬民離百穀四方咸二氣萬物恆四時萬物從一明夷四國睽萬物解百果姤四方萃萬物革二女四時震百里九陵歸妹萬物節四時亦有誤三品置於先庚後庚三日之下是也○〔元圻案〕王氏此條悉述乾坤鑿度之文闕氏謂有遺誤蓋易緯七種今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校刊闕氏不及見也又案乾坤鑿度此則標目曰總釋二十九卦數例注曰其間有數無數假象假物今王氏所述止二十八卦案鑿度原文頭十年下有刻字注曰九月陽盡王氏未載所以卦數不符

卦具四德者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唯乾不言

所利。〔元圻案〕此條述乾卦文言正義之文。〔張氏舜民畫境集五〕易論曰卦具四德者有七。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坤之利牝馬屯之利建侯。至於諸卦各因其德。唯乾

不言所利。孔子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以言天之道無所不利也。〔蔡氏淵易象意言曰〕乾坤屯隨臨无妄革皆有元亨利貞。乾主造化全體无所不備。坤承乾以成化。故加牝馬字其餘卦則或主一時或主一事而已。

遇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內君子外小人所以財

成天地之道。

乾坤既位人居其中。屯以建侯作之君。蒙以養正

作之師。〔集證引〕元胡炳文本義通釋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坤之後繼以屯主震之一陽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繼以蒙主坎之一陽而曰童蒙求我師道也。君師

之道皆利於貞

大畜爲學貴爲文

艮止有篤實

易立乎中行乎中

斯其取災亦作僭
郭京周易舉正

大畜爲學。貴爲文。能止健而後可以爲學。文明以

止而後可以爲文。止者篤實而已。不以篤實爲

本。則學不足以成德。文不足以明理。（元折案）程傳曰：大畜在人爲學術道。

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藍田呂氏曰》：貴致飾以文也。兼《山易說曰》：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龜山易說曰》：文明而麗乎止，卦之所以爲實也。《漢上易傳曰》：艮爲山，篤實也。

易立乎其中，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朱子謂行以

造化言，立以卦位言。（元折案）朱子答連滿卿書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

卦位言之也。《蔡氏淵易象意言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言大極具於形器之中也。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言大極在形器之中復動而生萬物也。

旅初六斯其所取災。王輔嗣注云：爲斯賤之役。唐

郭京（全云）郭氏京著周易舉正謂斯合作僭。愚按後漢左雄傳：職

斯祿薄。注云：斯賤也。不必改僭字。（元折案）王定柱曰：僭當同厥業之厥，與本卦重僕

義全非。泛訓爲賤也。以僭爲訓於其所二字，文義不甚可通。當從語助爲長。案旅六二得重僕與九家易曰：初者卑賤，二得履之，故得重僕。則斯似當作賤。義然。陸績解初六曰：斯其所取災也。則語助之訓亦已古矣。郭京周易舉正新舊唐書皆不著錄。惟見於《崇文總目》書錄解題。

於宋咸易補注條下，稱咸得此書於歐陽修。是天聖慶歷間乃行於世。又獻通考云：李燾以

京爲開元後人

其命亂也證史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湯伯紀（全云東澗先）云亂如疾病

則亂之亂。愚謂唐元宗極熾而豐。泰之極也。以

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

虎。非命亂而何。（元圻案）韓昌黎平淮西碑云。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

豐海內庶富。四夷賓服。浸淫為廣。觀之風矣。及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復後艱。志欲既滿。侈

心乃生。以娛樂為良謀。以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舒翰為方虎。一

且變生所忽。乘輿播蕩。生民塗地。安之不可特治。之不可保如此。（唐書姦臣傳）林甫長平

肅王叔夏曾孫林甫。善刺上意。時帝春秋高。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無疑。自是深居燕適。

沈蟲在席。主德衰矣。（又外戚傳）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李林甫死。遂拜右相。便佞專備。帝

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又逆臣傳）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隨母嫁安。延偃。乃冒姓安。更

名祿山。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額用。善終。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亂天下。林甫啓之也。（又哥舒翰傳）哥舒翰其先蓋突厥酋長哥舒部之裔。安祿山反。拜太子

先鋒兵馬元帥。守潼關。戰敗。火拔歸仁。執以降賊。京師震動。由是天

子西幸。湯漢字伯紀。饒州安仁人。官端明殿學士。謚文清。

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二世。愚

按大戴禮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易大傳

豈卽此篇歟。（關按）凡書引易為今周易。所無者。顏師古曰。蓋易家之別說者。豈

得謂卽大戴禮記。○元圻案。本命篇。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

易大傳
易家別說
易緯語誤易

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大罪

有五。殺人為下。（宋李）傳。因子學。易編曰。司馬談論六經要旨。曰。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

荀九家易名

氏

馬荀易義

雲行兩施

離坎為陰陽

府

九家易內張

氏朱氏

李氏集解三

十五家

而百慮謂之易大傳此今繫辭下傳中語也故相承以繫辭為大傳然劉向對事引易大傳曰
翻神者殃及三世此豈繫辭傳中語乎意者秦漢諸儒自為易大傳如伏生尚書大傳之比其
間引繫辭之文而談不考詳誤以為大傳耳亦猶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本易緯之文而漢儒所引乃冠以易曰二字國莽類此要不足據也

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得八卦逸象二十有

一。朱子本義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引九家名氏

王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序

有荀爽京房馬融鄭元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

子元為易義注內又有張氏朱氏並不詳何人

荀悅漢紀云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案漢紀此下有及
臣悅叔父諱荀徒八

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

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充豫言易者咸傳荀氏

學何云荀悅漢紀約班書為之又無自敘二字蓋誤
荀紀河平三年有此數語何氏讀荀紀不審而反以此為誤今其說見

於李鼎祚集解若乾升於坤曰雲行坤降於乾

曰雨施雲行兩施天下
平也注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

於坎離坎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故曰大明

終始大明終始皆諸儒所未發元圻案釋文敘錄荀爽九家集注十卷又京房章句十二卷京房字君明東郡

顏邱人魏郡太守馬融傳十卷馬融字季長茂陵人南郡太守議郎荀爽注十卷荀爽字慈明宜至司空宋衷注九卷宋衷字仲子南陽章陵人後漢荆州五等從事陸績述十三卷績字公

紀吳郡吳人後漢偏將軍鬱林太守姚信注十卷姚信字德祐七錄云字元直吳興人吳太常卿蓋子元不詳何人為易義 三國志陸績傳注載姚信集請褒績女婚生為義姑表一篇

釋文載有張倫本末審即其人否又曰李鼎祚集解引諸家易中有朱仲之疑即其人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周易集解十七卷唐李鼎祚撰鼎祚唐書無傳惟據序末結銜知其官為秘書省著作即據袁桷清容居士集載齊州有鼎祚讀書盡知為齊州人耳所採凡子夏孟

喜焦贛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虞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獨才翟元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悛沈麟士盧氏崔觀伏曼容孔穎達姚規朱仰之

蔡景君等二十五家之說 陳振孫曰凡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途不傳者賴此猶見其一二而所取於荀虞者尤多

王昭素謂序卦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

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是以前道古易取此二

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案 晁以道錄古周易自序

曰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為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哉 吳仁傑亦從王晁之論沙隨程

氏按繫辭曰二一篇之策從韓康伯本張文饒何

十五家

李汝英類三

五十五

序卦離至咸十四字

序卦不言乾

坤咸

易分上下經

六

各行
成二云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天地

人物之本必藏諸用也朱新仲何云各希真集證曰謂

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認而

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認而成之然則序卦亦雜

以經師之言歟元圻案此亦沙隨易古占法下引新仲之語吳仁傑兩

首乾坤下經首咸常仁傑按王昭素謂易序卦云離者麗也諸本此下更有麗必有所感故受

之以咸感者咸也凡十四字冕以道舍人古易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

故例省云按荀卿書曰易之感見夫婦故序卦始言天地而不言乾坤此言夫婦而不言咸

蓋昭然已見不必申言之也仁傑編次古易十二篇於序卦正文止從其舊王氏此條似據此

爲說然云仁傑亦從王冕之論何也書錄解題載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其篇第以象傳象傳

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爲十二篇其不從王冕實有明證萬氏集

證謂亦從疑作不從或亦不字相近而誤也仁傑稱冕以道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據書錄

解題載以道古周易八卷卦爻一象二象三文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稱卦象各

爲一卷是經不分上下與仁傑之說合而冕公武讀書志又稱其先釐事公以道古周易十二

卷依漢田何本分易經上下并十翼通爲十二篇並無取麗必有所感十四字增入正文之文

公武述其家學不應舛誤如此當考宋釋文瑩玉堂清話云王昭素駁衆人學古純直李

穆師之薦於朝太宗召至便殿賜坐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奏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

引喻該證微含箴補賜國子博士上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無非寡欲

讀書志一王昭素易論三十三卷以注疏異同互相詰難蔽以己意經義考引崑山縣

志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其先洛陽人居崑山博洽經史講學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歷羅

田令國子學錄自號森隱玉海三十六舊史一行撰大衍論三卷中與書目一行易傳十

翁注困學紀聞卷一易
天中華書局聚

二卷漢書儒林傳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朱翌字新仲號澗山居士政和間進士南渡後居桐廬為中書舍人卜居鄞自號省事老人有澗山集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即十九卷中所載作小盡行者

夢得子厚九六論

朱子論三揲掛劫

劉夢得辨易九六論曰董生言本畢中和中和本

其師師之學本一行朱文公曰畢氏揲法視疏

義為詳柳子厚詆夢得膚末於學誤矣闕按子厚謂董生膚末於學

非詆夢得何云難視鈔疏為詳然亦非有別傳據孔氏而詳之耳柳謙之非過也○元折案○劉禹錫與董生辨易九六論曰乾之爻在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者皆曰吾聞諸孔

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而稱也因舉揲著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陰老陽之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傳國語昔人之筮以為證

柳宗元與劉夢得書曰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

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

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康成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

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

朱子答程泰之書曰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夢得以為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惟以三揲之掛劫分措於三指間為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

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

宋儒言古易
七家
洪興祖易攷
異釋疑
一行纂子夏
傳
邵李二家古
易

古易五家呂微仲晁以道睢陽王氏東萊呂氏九

江周燔又有程迥吳仁傑二家而洪興祖以一

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以諸書附著其下爲考

異釋疑

(全云)一行所纂非舊本明矣但未知與張弧本若何○(元折案)一書錄解題一周易古經十二卷丞相汲郡呂大防微仲所錄上下經並錄爻辭象象

隨經分上下共爲六卷上下繫辭二卷文言說序雜卦各一卷又古易十二卷出翰林學士睢陽王洙原叔家上下經惟載爻辭外卦辭一象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

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彖石林以爲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也(案)隋唐志皆無古易之目當亦是後人依倣錄之耳又古易十二卷音訓二卷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所定篇次

與汲郡呂氏同音訓則其門人王莘叟筆受朱海庵刻之於臨漳會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其所著本義據此本也又古易考一卷沙隨程迥撰闕序雜卦又古周易十二卷國子

錄吳郡吳仁傑斗南所錄以爻爲繫辭今之繫辭爲說卦其言十繫謂象傳象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爲十二篇(案)漢世傳易者施孟梁邱京費最晚出

東京馬鄭皆傳之其合象象文言於經蓋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凡此諸家所錄雖頗有同異大較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而於傳之中象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

復古人之舊宜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見吳氏書篇未視諸本爲無據(玉海三十六續書目云)洪興祖謂漢以來諸儒各有師承唐陸德明著音義兼存別本諸儒各以所見

去取今以一行所纂古子夏傳爲正而以諸書附著其下爲易古經考異釋疑一卷(宋稅氏與權校正古周易序曰)呂汲公元豐壬戌叅刻周易古經十二篇於成都學官晁景迂生

建中靖國辛巳并爲八篇號古周易繕寫而藏於家罪嚴李文簡公紹興辛未謂北學各有師授經各從呂篇第從晁而重刻之速淳熙壬寅朱文公表出東萊古文周易經傳音訓謂古易

自晁生始豈二公或不見汲公獨本歟然成公則議晁生并上下經爲非而文公本義則篇第與汲公脗合(邵公濟說見後錄云)子家藏大父手寫百源易實古易也百源在荆門山下

康節讀易之地舊祕閣亦有本據此二說則古易又有邵李二家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歷知真州饒州忤秦檜貶管昭州宋史入儒林傳 (唐劉蕡大唐新語)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劉公瑾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穎學行見重於代

經說多依託易為甚子夏傳張弧作也何云本景關子

明傳阮逸作也何云本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何云

張弧作子夏傳 阮逸作關明 戴師愈作麻衣易 正易心法

本之朱子○二元折案 (冕以道傳) 易堂記曰今號為子夏易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 (四庫全書總目) 按唐以前所謂子夏傳已為偽本冕說之又稱為張弧之易是唐時又一偽本矣其尊經致證以陸德明李鼎祚王應麟所引皆今本所無然則今本又出偽託不但非子夏書亦並非張弧書矣 陳師道后山叢談

何遠春渚紀聞邵博聞見後錄皆云阮逸嘗以偽撰關子明易傳彙示蘇老泉 (朱子語類)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偽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唐戴主簿作 師愈之名見朱子再跋麻衣易說後

四十二章 麻衣易有戴師愈跋師愈字孔文 關子明名朗河東人 阮逸字天隱建陽人安定先生門人天聖五年進士皇祐中與胡安定同典樂事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越絕外傳沈中第十 范子曰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愚

謂先陰後陽即歸藏先坤之義闔而闢靜而動

也二元折案 禮記禮運觀殷道吾得坤乾焉正義曰 殷易以坤為首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 杜子春云歸藏以坤為首坤為地故萬物莫不歸

而藏於其中故名歸藏也魏鶴山曰 周易備三易之錢闔戶謂之坤即歸藏終萬物始萬物莫感乎艮即連山

先陰後陽 觀殷道得坤 乾 周易備三易 之義

康成易贊
易一名三義

鄭志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

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又號之棘下生無

常人也愚按康成有易贊所謂贊云者易贊也

棘下即稷下也劉向別錄談說之士會於稷門

下（闕按）魯亦有棘下為城內地名見左傳定公八年水經注竟認亦備者之所萃焉恐誤

○（元圻案）水經注淄水又東過利縣東注云系水受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

處所謂齊之稷下也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

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論議劉向別錄以稷為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

稷下也鄭志張逸問云云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為

博士號稷嗣君一史記音義曰一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魯城內地名左傳定公

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於南門之內又戰於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焉故

張逸疑而發問康成釋而辨之（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五經總義類）鄭志三卷補遺一卷魏

鄭小同撰小同鄭元之孫也元沒之後門人述其問答為八篇小同編次為十一卷原本久佚

此亦好古者從諸書輯綴以存鄭學之遺略者也（易正義）論易之三篇曰易緯乾鑿度云

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

又云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

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今本鄭志上載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云云（又

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人云云水經注引此

條作張逸問書贊云今厚齋以為易贊必有所據俟攷

五言文徵卷八

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于神農
重乎八卦純聖理元微易道難究迄乎西伯父子

易含萬象
京易占驗本
周孔一貫
四易地人天

天
京氏易本卦

易

卷一

易

天一中華書局聚

鬼
易體一用三
桓譚先中後
三易
京氏易本焦
氏

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
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

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

莫不因茲而兆矣。故考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草

木蟲魚鳥獸之情狀。運氣生死休咎。不可執一

隅。故曰易含萬象。案惠氏棟易漢學四引此條曰如京說則今古法所謂納甲世應遊歸六親六神之說皆始於西伯父子也此條

今京氏易傳無之見困學紀聞。又引孔子云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

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惠氏棟曰八純俗作六世說案項氏家說一作五世及

八純為天。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陸績易說引孔子曰與此辭同此占

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也。張文饒言四易又異

於是易有四體。一用二。伏義先天體也。連山天

易。歸藏地易。周易人易用也。全云文饒之言亦无據桓譚所云先天中後天三易尚不可信况晚

出禮後之譚語云。四庫書明目數術數類京氏易傳三卷漢京房撰房傳焦氏之學故言術數者稱焦京而房之推行災祥更甚於延壽其書凡十四種。今佚十三。惟此書以近正得

互體約象
言互體始左

傳
鍾荀王去取
互體

天地定位節
虞義
消午息子順
逆

傳今世錢卜之法實出於此。魏鶴山師友雅言曰：吾鄉觀物先生張行成文鏡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翼元元包通靈等凡七書。

京氏謂一二至四爲互體，二至五爲約象。儀禮疏云：

一二至四，二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

互體。

（全）深寧於集鄭氏易注發明互體最精。《集證》（王氏康成易注序）康成學費氏易爲注九卷，多論互體以互體求易左氏以來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

體交互各成一卦是謂一卦含四卦。繫辭謂之中爻所謂八卦相盪六爻相雜，唯其時物雜物撰德是也。惟乾坤無互體，蓋純乎陽純乎陰也。餘六子之卦皆有互體。坎之六畫其互體合艮震而艮震之互體亦含坎艸之六畫，其互體含兌巽而兌巽之互體亦含離三陽卦之體互自相含。三陰卦之體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識互體然注睽六二曰：始雖受困，終得剛助，睽之初至五成困，此用互體也。弼注比六四之類，或用康成之說，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而荀顛難之。○（元）折案：《日知錄》曰：晉書荀顛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此條所引儀禮疏今本無而莊二十二年左傳正義有之。

說卦虞翻曰：乾坤五貴二賤，故定位。艮兌同氣相

求，故通氣。震巽同聲相應，故相薄。坎戊離己，月

三十日一會於壬，故不相射。坤消從午至亥，故

順。乾息從子至巳，故逆。

見李氏集蓋用納甲卦氣之

說。

（元）折案：《京氏易傳》陰從午陽從子，子午分行，子左行，午右行。納甲卦氣之說，項氏家說言之最詳，文多不錄。

辭變象占
乾動自震始
項氏易玩辭

陽大陰小
過畜分大小

謙卦三吉三
利家人五爻皆
吉

乾六爻不言
吉

初九潛龍辭也。有九則有六變也。潛龍象也。勿用

占也。輔漢卿

（全）輔廣朱子弟子

謂易須識辭變象占四字

（原注）項氏曰：不稱乾馬而稱震龍，震動也。乾之動自震始。○（元圻案）魏鶴山答丁大監輔書曰：曾親聞輔漢卿廣之說，易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

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象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原注）引項說見項氏安世周易玩辭一。○（項氏周易玩辭自序曰：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

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知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

陽為大，陰為小。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取陰陽為義。

（元圻案）朱子語錄：陽為大，陰為小。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宋蔡氏淵易象意言曰）凡卦中陽為大，陰為小。陽利君子，陰利小人。大畜小畜，大過小過，皆取陰陽為義。又

曰：小畜者，異畜乾也。大畜者，艮畜乾也。異之主柔爻也。艮之主剛爻也。故小畜主四柔畜剛也。大畜主上剛畜剛也。○（又曰）大者為陽，巽下兌上則兩陰包四陽，陽數過焉，故曰大過。小者為

陰，艮下震上則四陰包兩陽，陰數過焉，故曰小過。

六爻有得有失，唯謙二吉，二利。家人一爻悔亡，五

爻皆吉。

（元圻案）元會氏道傳易學通變曰：乾六爻不言吉，無往而非吉也。初九處之以勿用，即初九之吉。上九處之无悔，即上九之吉。二之見五五之飛三四之

无咎，皆然。蓋位或過於中，而聖人處之則無不中位，或失於正而聖人處之則無不正。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吉有大於此乎。

漢書敘傳六世眈眈，其欲澈澈。

（原注）音

注頭六四爻

其欲激激

承皇極經世師

辭激激欲利之貌。今易作逐逐。子夏傳作攸攸。

顏注以激激爲欲利。輔嗣以逐逐爲尚實。其義

不同。

〔集證〕〔釋文〕逐逐如字。教實也。子夏傳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楚楚。云遠也。說文楚音式六反。○〔元圻案〕今本子夏傳亦作逐逐。

〔王弼易注〕其欲逐逐尚教實也。

上蔡謝子爲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耦。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稭書文恭集後。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容。

〔元圻案〕

〔四庫書〕胡文恭集四十卷。從永樂大典。哀錄無張稭書後文。蓋已佚矣。胡文恭公名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歷官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文恭其諱也。

宋史有傳。

〔朱子〕上蔡語錄後序曰。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晁氏讀書志〕一。邵古。周易解五卷。古康節之父也。世本范

陽。治平初卒。於洛年九十七。其學先正音文云。

邵子觀物外篇曰。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而南矣。張文鏡觀物外篇衍義謂先

天圖。

圖在邵子皇極經世

自泰歷蠱而至否。自否歷隨而至泰。

即南北之運數也。聞見錄載邵子之言曰。天下

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蓋為聞杜

鵲聲

聲聞本作發

也。陳忠肅謂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則

以人事知之。

方樓山云。以陰陽言。全云。忠肅之說恐未然是。時章蔡會皆南人。故重南。是其私意。然不必以南人用而遂致分裂也。前此寇萊

公以北人重北。亦是私意。若王文正竟謂南人不可作相。則唐之陸象先。陸贄。非南人乎。○元圻案。晁氏讀書志易類。邵康節皇極經世十二卷。又有觀物篇。繫於後。其子伯溫解。

陳氏振孫曰。觀易外篇康節門人張燾子望記其平生之言。雖十纒一二而足以發明成書者。多故各外篇。燾登進士第。仕至太常寺主簿。聞見錄曰。嘉祐末。康節行洛陽。天津橋忽聞

杜字聲歎曰。北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客曰。聞杜鵲何以知之。康節曰。天下將治云云。聞見前錄。二十卷。邵伯溫子文撰。康節子也。南渡後。官至利

路轉運副使。宋史入儒林傳。陳忠肅名璣。字瑩。中沙縣人。元豐二年。進士。徽宗朝。歷右司諫。權給事中。紹興中。賜諡忠肅。彈蔡京疏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

歐陽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東坡云。著於易。見於

論語。不可誣也。

語見東坡易傳

南豐云。以非所習見。則果

歐陽公不信
圖書
蘇會論圖書
可信

夫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

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蘇曾皆歐陽公門人，而

論議不苟同如此。

元所案歐陽公慶氏文集序曰：秦焚書六經中絕漢興蓋久而後出諸儒因得措異說於其間，如河圖洛書其

怪妄之尤甚者。（曾子固洪範傳曰：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為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

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為是說者不

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元為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為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

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蘇子由撰東坡志林曰：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蘇詩王注子

固名鞏，南豐人，嘉祐二年承叔知貢舉，子固兄弟四人同登科。

迂齋

（闕按）迂齋樓坊號（全云）助東萊弟子

講易謂伏羲未作易之前，天下之

人心無非易。伏羲既作易之後，天下之萬事無

非易。又策問謂種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

至師道累葉為名將，郭達以將帥顯，而其後兼

山

（闕按）兼山郭忠孝號

白雲

（闕按）白雲郭雍號

皆明易，蓋易之為書兵法

心易事易
易備兵法將
才
薛仁貴易注
郭氏父子易
說
漢丁寬易

盡備其理一也。愚聞之先君云。

關按王氏玉海易云有未盡之易易之理有既盡之易易

之書 唐薛仁貴亦有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 何云前語踏空後語卑狹 全云丁寬及身篇名將何須至神郭而始悟 二元坑案 神明逸名放洛陽人自號雲溪醉侯康節之易

出於李之才之才受之穆脩脩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世衡字仲平放兄子知環州專以信結諸羌子古詩診皆有將材號曰三神世衡幼子諱知開州益軍嚴整每戰未嘗負譁子朴朴

師道字舜叔少從張子學金人南下加檢校少保增雜軍節度使聞命即行趨汴水南徑通敵營金人敘游騎守牟駝岡增壘自衛建炎中追諡忠憲弟師中字端儒與金兵戰於榆次死之

師中老成持重時稱各將器莊懿 郭連字仲通開封人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討平蕃部黨令征等郭忠孝字立之連之子受易中書於伊川著易說號兼山先生

郭雍字子和忠孝之子著傳家易說 薛仁貴周易新注本義唐藝文志著錄今佚諸家亦無引用其說者 漢書儒林傳 丁寬字子襄梁人從田何受易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

東矣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

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地

二元坑案此真西山書類齋記

中語 橫渠易說 智極高故效天禮著實處故法地 朱子語類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 又曰 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

晁景迂述郭敏修之言曰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

不崇而禮火則卑之此卦之所以既濟也

原注養生之說陰

升陽

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曰狐涉水濡其尾

二戰國策

狐涉水濡尾

既濟崇智卑禮

崇效天卑法地

鬼方鬼戎
高宗

一作狐獯
其尾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今易未濟曰：小狐

汔濟濡其尾。

元圻案：《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為辯，使於秦。上書說秦昭王云云。

高宗伐鬼方，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二年

乃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

鬼戎。然則鬼方即鬼戎與。詩：殷武奮伐荆楚，朱

子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二年克之。蓋謂此

。愚按：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

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可

以證集傳之說。

《全三》漢人以鬼方爲西戎，則非荆楚也。即如楚世家以季連爲鬼方之所自出，豈得遽襲其說，朱子之說似誤。○《元圻案》

《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又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此條作武丁三十五年，疑誤。二事爲一。《史記》殷本紀：祖己嘉武丁之以祥

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詩》小序：殷武祀高宗也。傳：殷武殷王武丁也。《晉書》東晉傳：咸和七年，汲縣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卷，中有竹書紀年十二篇。今本二卷，梁沈約注。

《水經》注：二十二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是生六子。

未濟三陽失位。程子得之成都隱者，朱子謂火珠

未濟三陽失位
蘇人問焉

劉楠人問易
伊川
火珠林言卜筮

虞翻吞易三
父
陸希聲夢三
聖

高
虞翻吞易

未林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

元折案宋朱鑑輯文公易說曰伊川說未濟男之窮也爲三陽失位

以爲斯義也得之成都隱者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一日讀易有劉楠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故伊川記之不知此語火珠林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朱子語類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
書錄解題
卜筮類火珠林一卷無名氏今賣下擲錄占卦盡用此書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

數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之

匪人之訓踐履與易相違

闕按陸希聲傳見唐書百十六陸質傳見唐書百六十八各爲一人希聲雖有

在位無所輕重之文不似質黨章執誼此云比之匪人似認陸希聲爲陸質不知一侍憲宗於東宮一相昭宗者
全云翻雖狂直不失爲卓士不似希聲由宦官而進用又云闕注誤希

聲事不載唐書本傳別見楊文公談苑及葉石林避暑錄話蓋希聲嘗授僧音辨光書法後

晝光以書供奉得幸希聲因祈使援己贈以詩有云筆底龍蛇似有神天池風雨變遙巡寄言

昔日不龜手應今當時辨人晝光遂以其名建於中貴因得召用深寧所謂比之匪人也豈

得以陸質黨章執誼而疑深寧之偽質爲希聲耶
元折案
三國志吳虞翻傳注別傳曰
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

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
又傳曰權與張昭論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論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陸希聲易傳自序曰予

在乾符初任右拾遺歲暮端居夢在大河陽曠野數百里有三人偃臥東首各長數丈有告者曰上伏藏中文王下孔子也三聖皆無言意中甚愕寤而覺悸伏而思之河與天通圖之自來三聖衛列乾之象也天道無言示人以象天將以易道昇乎乎由是考覈少小以來所集諸家註說實以自得之理著易傳十篇
唐書陸希聲傳希聲通易春秋老子昭宗召爲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蓋曰文
陸質傳質素等章執誼方執誼附

珍微宋版印

何晏疑易七事九事

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為給事中憲宗為太子昭侍讀實本名洋避太子名故改執誼懼太子怒己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

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象作傳意夫二子者可與言伏羲之易也翻乃蔽於互體旁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

以詩寄之云云靈光即以名遠貴倖乃得召靈光事亦見楊文公談苑國初去唐未遠猶有所

傳聞文公之言宜信

張緒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伏曼容云何晏疑

易中九事愚謂晏以老莊談易係係小子觀兀木頭

所不解者豈止七事哉

過矣何云平叔自言不解易九事見管輅別傳皆陰陽之占○元圻案南齊書張緒傳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長於周易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

時義是其一也梁書伏曼容傳曼容字公儀平昌安邱人少篤學善老易個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三國志曹爽傳南陽何晏鄧騭明帝以其浮

華皆抑黜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任為腹心晏等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晏何進孫也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註晏字平

叔晉書范甯傳甯字武子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詭波蕩後生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

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其斯人之徒歟王衍傳衍字夷甫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爾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也衍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為事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累遷太尉洛陽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語衍因勸勒稱尊號勒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

坎爲雲爲雨
女子貞不字

咸感兌說徵
史

感德精義

衡元嵩易元
包太元本易緯

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
虛浮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上坎爲雲下坎爲雨虞翻之說也。(案)見周易集解乾象傳注郭子和

從之。(原注)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爲雨故
雷兩作解○(原注)即郭雍傳家易說中語女子貞不字謂許

嫁笄而字耿氏。(何)云南
仲之說也朱文公從之。(元)折案
耿南仲字

希道開封人欽宗時尙書左丞門下侍郎宋史有傳
說文字乳也虞仲翔解作姪媛程傳從之葉給事紹楹云
貞字爲文當從笄
而字之訓爲長

咸之感无心感以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堯

之於變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

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閻)莖初
刊本作喜其說深矣

德非日新不足以言盛義非入神不足以言精

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楫

序序作於徽宗政和元年結銜稱
奉議郎知漢州什邡縣事云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

曆算獻策後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

敢臣之。北史藝術傳蜀郡衛元嵩好言將來事。

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全云據隋書經籍志則元嵩沙門也而不信釋教異矣）書曰

以為唐人誤矣。（元折案）書錄解題易類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秘書少監蘇源明傳四門助教趙郡李江注其書以八卦為八篇先坤次

乾次兌艮離坎巽震又目錄類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秘書監臨海陳駿叔進等撰淳熙五

年上之大凡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張行成元包數總義曰）揚子雲太元其法本

於易緯卦氣圖衛先生元包其法合於火珠林卦氣圖之用出於孟喜章句火珠林之用出於

京房（唐李江衛氏元包序曰）包者藏也言善惡是非吉凶得失皆藏乎其書也六五經而

四三易雖太元莫之與京（經義考）二百七載釋道宣曰衛元嵩本

河東人遠祖從宦遂家於蜀梁末為僧佯狂放蕩周氏平蜀因爾入關

揚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劉

牧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何云子雲傳本自序止於四賦覈靈或出於依託）

何足據乃欲持以斷此等大公案耶（元折案）覈靈賦語見文選陸倕石闕銘注（晁氏

讀書志）

劉長民易十五卷皇朝劉牧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田況為序又鈎隱圖三卷劉

牧撰皆易之數也凡四十八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其文殊不類（漢書揚雄傳）雄

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善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

擬之以為式贊曰雄之自序云爾（禮緯合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此劉牧之說所本

曾子固為徐復傳云康定中仁宗命講易乾坤既

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

易始龍馬龜書
宋人言數宗
劉牧易

徐復推卦值
年
林瑀易會元
記

翁注困學紀聞 卷一 易 器一中華書局聚

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今考侍講林瑀上會元紀。推帝王即位。必遇辟卦。而真宗乃得卿卦。每開說。皆諛諛之辭。緣飾以陰陽。賈昌朝奏瑀所學不經。不宜備顧問。遂絀之。復與瑀同修不經之書。不可謂知易也。荀子大略篇曰。善為易者不占。

元圻案曾子固徐復傳曰。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又曰。歲餘固求東歸。仁宗禮以東帛。賜號冲晦處士。因家杭州。以

周易太元授學者。葉石林曰。萬松嶺復故居也。宋王偁東都事略曰。復字復之。與郭京同召對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房易卦推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

強君德。李燾長編一百三十一。仁宗慶曆元年四月。建州布衣徐復。賜號冲晦處士。復初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游淮浙間。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卦

衍占之。四方無異。變乎復。對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於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君德乎。帝問

變故。與前世何若。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君德不同。德宗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己容納。西羌之

變。起自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祥。無他。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又一百二十五。仁宗慶曆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

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宜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帝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及是瑀又言上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

斫于石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
駭其言賈昌朝劾奏瑤備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
臣雖有材學若過為巧僞終涉形跡遂罷瑤（王介甫賈魏公碑曰）公諱昌朝字子明姓
賈氏開封人天禧元年召試同進士出身節度鳳翔加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諡曰文元
（經義考易類）徐氏復林氏瑤等周易會
元紀佚闕書瑤莆田人舉天聖二年進士

介于石 古文作斫 音孔坦 書曰斫石之易悟

（何云說）文下引易

作斫（二元折案）釋文古文作斫鄭古八反云謂磨斫也馬作拊云觸小石聲（晉書孔坦
傳）坦字君平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聰遣使請降坦
與聰書曰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斫石之易悟哉
又桓温傳斫如石焉所以成務（朱子語類云）介于石言兩石相磨擊而出火之意蓋從
古文作斫讀為莫（本義云）其介如石則從侯果假如堅石
不可移變之說 說文無斫字何注說文當是釋文之誤

坤早辨解夙吉

坤曰早辨解曰夙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在

周子謂之幾在張子謂之豫

（元折案）周子通書誠幾德篇誠
無為幾善惡（張子正蒙神化篇）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 周子字茂叔春陵人知南康軍酷愛盧阜買田其旁築室以
居號曰濂溪二程子師之 張子字子厚長安人學古力行篤學好禮為關中士人所宗所謂
橫渠先生者也

程子晚授易傳

程子易傳晚始授門人止齋

（關按）止齋陳傅良號
全云陳傅良字君舉

春秋後

傳亦曰此身後之書劉道原

（全云）名謂柳芳唐曆

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

（晉書孫咸傳）著晉陽秋咸稱

夏史諸子私改之。咸初寫兩定本。寄慕容備。後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太平寰宇記。高句麗國書籍中有晉陽秋。安得今日有人向彼國購得乎。

○（元折案）楊龜山程子易傳跋曰。伊川先生著易傳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繹卒。政和之初。子友謝顯道得其書。示予。乃始校定。去其重複。踰年而始完。

（樓攻媿止齋春秋後傳序曰。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論從止齋遊。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隱公後傳數篇相示。爲道春秋之所以作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未幾去國。而論亦歸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爲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館中。

（司馬溫公劉道原十國紀年序曰。道原好著書。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載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諸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劉道原筠州人。與子舉進士。官秘書丞。與司馬溫公同修資治通鑑。唐書柳芳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直史館。坐事徙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做編年法。爲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范甯穀梁傳敘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亦此意。

易緯辨終備曰。煌煌之耀。乾爲之綱。合凝之類。坤

握其方。雄雌吐吟。六節搖通。萬物孳甲。日營始

東。六節蓋謂六子。日營始東。震也。

（三箋）方心暉粹然云。法音區張口也。○（元折

案）四庫全書總目易類。易緯辨終備一作辨中備。馬氏經籍志稱爲鄭康成注。而著錄者一卷。今永樂大典所載。僅寥寥數十言。已非完本。

東坡曰。左氏論易。唯南蒯穆姜之事爲近正。

（原注）知莊子曰師

純坤稱龍
十月無陽稱
陽月
復積陽於坤

困利用祭祀
困於人感於
神
李公晦困齋
說

樽酒簋貳用
布

出以律有律以如己也杜預注法行則人從法法微則法從人亦格言也○
元圻案南朝事見昭公十二年穆姜事見襄公九年知莊子語見宣公十二年

天地未嘗一日無陽亦未嘗一日無君子故十月

爲陽純坤稱龍朱子曰復之一陽是坤卦積來

一日生一分至十一月一陽始成元圻案漢上易坤文言陰疑於陽必戰節傳十月

純坤用事而稱龍者天地未嘗一日而无陽亦未嘗一日而无君子爲其純陰嫌於无陽也故稱龍也詩采薇歲亦陽止箋云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无陽故以名此月爲陽

朱子語類一刺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則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

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

可感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

原注遷謂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乘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元圻案真西山讀書記三十三載李公晦困齋說曰困之爲卦二五皆剛而得中

爲賢人君子成德於內之象而外爲三陰所掩善而不獲施言而不見信可謂困矣然處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其身可屈而其志不可奪安於義命類乎其處順也然明雖困於人而幽可

感於神卦爻皆無所利而獨利祭祀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韓文公語見送窮文經義考九十四李方子馮賈解下引邵武府志曰李方子字公晦光澤人朱子

高第自號果齋嘉定七年進士第三寶慶二年真德秀賈甫取所著馮賈解以進特授朝奉郎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在險之時用禮之薄

翁注困學紀聞 卷一 易 吳一中華書局聚

言酒皆有坎
險象

寬陸夫夫
項安世易玩
辭

虎尾猶朽索
深淵

說本
朱子

它爻之言酒者二。需九五。需于酒食。困九二。王周公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二爻皆陽剛制之意也。元折案謝靈山易說曰坎為水為險為毒水之險毒者酒也

寬陸夫夫。項氏玩辭曰。寬音九。山羊也。陸其所行

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兌為羊。在上卦有山

羊之象。愚按說文。艸部寬山羊細角也。從兔足。首

聲。讀若丸。寬字從此。徐鍇按本草注。寬羊如麕

羊角。有文俗作獮。元折案宋羅必路史後紀注引孟喜章句曰寬陸獸各夫有兌兌為羊也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寬夫子莞爾

而笑之莞。爾雅釋獸羴大羊郭注羴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山崖間又羴如羊註羴羊似吳羊而大角糖出西方西庫全書總目易類周易玩辭六卷宋項安世撰安世字平甫松

陽人事蹟具宋史本傳又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鍇撰鍇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蹟具南唐書本傳

聖人不以位為樂也。董子語在易謂之虎尾。在書謂之

朽索深淵。

先甲先庚。吳祕注法言云。周禮治象挾日而斂之。

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是以易稱先甲

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獨取甲庚者。

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

也。元折案。吳祕法言注。今佚其說。見於司馬溫公法言集注。周禮大官注。作從甲至

甲謂之挾日。正義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者。破諸家從甲至癸謂之挾日通也。若從甲至癸。仍有癸日。不得通挾。故以從甲至甲言之。鄭康成周禮注序曰。世祖以來大

中大夫。鄭少職名。與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皆作周禮解詁。周易錢海撮要。陸希聲曰。甲

者。德政也。蠱以四德制象。言其正曰。先甲後甲。所以原始要終也。庚者。刑政也。巽以小亨申

命。故交言其變曰。先庚後庚。所以信而審之也。甲出也。庚更也。以庚變甲。天之道也。先後三日

使知其意。審其令也。

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余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

忽也。於乾九三曰。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

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上

九當作用九曰。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

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

王弼易注多
格言
讀易先弼爻
安石
程子易不言
象變

无首。坤利在永貞。於文言曰。進物之速者。義不若利。存物之終者。利不及義。又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又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於坤曰。方而又剛。柔而又圓。求安難矣。初六曰。陰之爲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爲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爲潛。於小畜。上九曰。大畜者。畜之極也。畜而不已。畜極則通。是以其畜之盛。在於四五。至於上九。道乃大行。小畜積極而後。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進。而上九說征之輻。於大有。六五曰。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於豫。初六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於觀。上九曰。觀我。

生自觀其道者

今汲古閣本脫者字

也。觀其生爲民所觀者也。

於賁六五曰：賁於束帛。邱園乃落。賁于邱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於復曰：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

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於頤初九曰：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於家人初九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九三曰：行與其慢。寧過乎恭。家與其瀆。寧過乎嚴。上九曰：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於睽上九曰：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見鬼盈車。吁可怪也。先張之弧。將攻害也。後說之弧。睽怪通也。往不失時。睽疑亡也。

貴於遇雨。和陰陽也。陰陽既和。羣疑亡也。於蹇

初六曰。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

止。以待其時。知矣哉。於萃之象曰。聚而无防。則

衆生心。今汲古閣本作心生於漸上九曰。進取高潔。不累於位。

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引作

峨峨清奇儀可貴也。於中孚上九曰。飛音者。音飛而實

不從之謂也。於小過六五曰。小畜尚往而亨。則

不雨也。小過陽不上交。亦不雨也。(何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甚多厚齋則但就其

格言錄之(方樓山云)程子不論象不論卦變皆獨說也○(元折案)程子與金堂謝澹書謂易當先讀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

乾稱父。(原注)純陽坤稱母。純陰震長男。陽在初巽長女。陰在初坎中

男。陽在中離中女。陰在中艮少男。陽在末兌少女。陰在末

知之崇。必欲其效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元折案)此真西山孝友堂記

父母六子卦

效天入神

語文

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

(元圻案)真西山為甫田王寶之作養正堂記曰蒙

之為義取物之禪而言泉之涓涓始出於山其流未遠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動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閉之其不墮闕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己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贖禍可不節乎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于學終于成德則微者著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

家人利女貞
微經

家人卦辭曰利女貞。男正易女正難。二南之詩以

化行閨門為極致。上九之象曰反身之謂也。身

正則家正矣。

(元圻案)谷永曰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郭氏傳家易說曰)齊家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

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

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顏氏家訓教兒嬰孩

教婦初來。

(元圻案)顏氏語見教子篇司馬溫公家訓用之(楊誠齋易家人初九傳)婦訓始至子訓始穉蓋本於此(北齊書顏之推傳)之推字介琅

邪臨沂人也除黃門侍郎齊亡入周大象末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學士撰家訓二十篇陳直齋曰古今家訓以此為祖

(何云)劉屏山云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凡無得於心而措其辭皆口易也非獨能言而不能行之謂此卷其諸口易乎○(元圻案)《書錄解題》屏山集二十卷通判與

發蒙閑家
才士口易

化軍崇安劉子疊彥冲撰父給兄子羽子疊以陸入仕朱
文公其門人也 何氏所引屏山語在聖傳論第七篇

己未冬日謁曹侍郎秋岳先生於集福精舍先生教之曰宋說家之書莫如洪容齋王伯厚爲
優然困學紀聞條理尤爲秩然不可以不亟讀也退而謹識於硯匣至丙寅遊山陽乃於書肆
中得之沾漱之益良非一二可竟南北奔走亦未嘗不借也丙戌春爲故
友闈百詩先生校此書付之開雕因加重閱記諸第一卷之尾何焯書

〔全〕何氏之言足以警世之讀易者然深寧此卷當分別觀之其中有反復於陰陽消長治
亂之故者是有得於上下千古而感慨於身世以出之者也安得謂之口易乎其中有無當於
大義者則置之可耳何氏篤信其師傳之易以彼
其師果能行耶果有得於心耶前輩未可輕議也

困學紀聞注卷一

尙書字數

外史掌三皇五帝書

皋夔稷契不讀書
武王受丹書

黃帝誨顓頊

困學紀聞注卷二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書

(元圻案)鄭昉老曰尙書今古文合二萬五千八百字 (晁氏讀書附志曰)石經尙書十三卷經注并序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

周官

春官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

昭公十二年

所謂

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皋夔稷契有何書可讀

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

纓東面而受於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

所以見郟子而學焉者也

案見昭公十七年左傳杜預注曰於是仲尼年二十八

孰謂

無書可讀哉

(全)云趙清獻之言不過一時以之折荆公耳○(元圻案)宋邵氏傳聞見後錄曰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

法怒目視諸公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荆公默然 (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

顓頊之道存乎尙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纓師尚父亦端纓率書而入魚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

書之言曰敬勝意者吉怠勝敬者滅殺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 昔人謂趙清獻何不曰孔

光張馬何嘗不讀書乎

呂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

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

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年。歲在涪難。上古之書。

猶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考也。（元圻案）大戴禮帝繫篇。少典產軒轅。是為黃

帝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呂覽序意篇曰。維秦八年。歲在涪難。高誘注。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歲在申名涪難。是時尚未有挾書之禁。高誘注呂氏春秋。

序曰。呂不韋者。濮陽人也。始皇帝尊為相國。不韋乃集儒生。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為呂氏春秋。

書大傳（全三）伏生作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

民平。平。使民無傲。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

乃服。明上下。豈伏生亦見古文逸篇耶。大傳之

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

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二卷。徐邈

注。鄭漁仲（全三）夾漈先生鄭樵字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

（校讎略）恐未然。（元圻案）鄭康成尚書大傳注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

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明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四庫全書總目書類。附錄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舊本題漢伏勝撰。勝所傳二十八篇。無秦誓。而此書

九共帝告篇
殘語
嘉禾揜誥
書逸篇
九共即九邱
伏生大傳

賈誼書引古
帝王語
淮南子堯戒

有秦誓傳又九共帝告嘉禾辨詰皆逸書而此書皆有傳蓋伏生畢世業書不容二十八篇之外全不記憶特舉其有完篇者傳於世其零章斷句則偶然附記於傳中亦事理所有固不足以為異矣（隋書經籍志）尙書逸篇二卷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書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尙書之末（唐書藝文志書類）徐勣注逸篇三卷（鄭氏樞通志校讎略）秦不絕儒學論第二篇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劉原父七經小傳曰）九共當作九工古文工作王與共相近故誤傳以為共耳九工者卽所謂八索九工也伏生名勝字子賤見後漢書伏湛傳湛其九世孫也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修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大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修其財（案）財今本賈誼書作躬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溥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

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說苑〕存心於先古。

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

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

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說苑君道篇〕載以爲此河間獻王之言帝

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

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

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

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

乎。朔日〔今本〕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

爲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

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

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說苑〕作〔說苑〕譬其若火。舍學聖之

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

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以上四句亦見說苑君道篇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

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曰。師尚父。

淮南人閒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

莫蹟於山而蹟於垤。黃帝中几銘曰。子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莫蹟於山而蹟於垤。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同。

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

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

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古

之士盡翫繹於斯

何云皆似戰國諸子之語若上古之書必更簡質○元圻案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

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漢書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始祖修政語下篇鬻子對文王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

始出也既入其職曠曠然如日之正中既去其職暗暗然如日之已入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對武王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

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對成王曰鎮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又曰為人

下者敬而肅為人上者恭而仁為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又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又曰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

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又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富可為也壽不在天乎鬻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不私相然也

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死矣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免於二死而得二死矣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民

無天過之誅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又王子且對武王曰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

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又師尙父

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故夫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惟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呂成公大事記曰秦始

皇三十四年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獨收圖籍而遺此惜哉宋蕭森希通錄曰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

下之書雖焚而博士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為楚人一炬耳漢書惠帝紀三年除挾書律注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又蕭何傳沛

公至咸陽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又藝文志儒家買誼五十八篇

墨子載書
周公讀書見
士

尙書隸古本
杜林古文
孔壁古文
安國以今文
校古文
尙書音五卷
開元時改洪
範
天寶時衛包
改古文
漢唐稱今古
文不同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

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

猶如此。吾安敢廢此也。（原注）今本闕墨子七十
一篇。今止十三篇。外史掌三

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

（闕按）今墨子七十一篇止。闕其八。墨子南使衛之文。現載貴義篇。此云十三篇。與程氏書錄
解題合。何云闕之前輩七十一篇者。出於道藏。○三元坊案。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

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隋書。新舊唐書。宋志。皆作十五卷。惟通志藝文略。又別
出三卷者。一本蓋卽陳氏書錄所載。止存十三篇之本。郡齋讀書志。墨子五十卷。七十一篇

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尙同爲說。
云是宋時亦有完本。厚齋未之見也。

釋文序錄云。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旣是隸寫古文。

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

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

改變經文。以上頁序
錄條例。然則今所傳古文尙書。未必皆

孔安國之本。案。隋書經籍志。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作。前馬
融作。傳鄭元爲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

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尙書。釋文讀之大

郭忠恕定古文
孫奭請摹印
古音義
開寶時新定
釋文
揚備得古文
書釋文
呂微仲得古
文本
中文尙書

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

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宋太祖九年改元開寶五年別定今

文音義。咸平宋真宗初元三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

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

文者。孔安國以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

尙書。呂微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原注）郭忠恕定古文尙書並

釋文今本豈忠恕所定歟。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陂爲頗。然監本未嘗復舊也。閣按隸古定乃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

隸爲可識。故曰隸古也。○二元坊案。漢書藝文志。古文尙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隋書經籍

志。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秦晉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遂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雜亂。不可復讀。遂

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又梁有尙書音五卷。孔安國鄭康成李軌徐邈等撰。陸德明曰。漢人不作音。後人所託。唐書藝文志。今文尙書十四卷。開元十四年元宗以

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跛。天寶三載。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馬端臨通考經籍考。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

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玉海。三十七。唐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各

開寶新定尙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乙丑。孫奭請摹印古文尙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十二日。雕新定釋文。書錄解題雜家類。宋景文筆記。一卷。翰林學士宋祁

子京撰 祁澄景文 楊備字修之儼之第慶歷中爲尙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 一異氏讀書志古

文尙書孔安國以隸古定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二於釋文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 呂大防

字微仲藍田人皇祐初擢進士第哲宗時拜尙書右丞封汲郡公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蓋正愨 宋敏求字次道綬子賜進士第官龍圖閣學士 王欽臣字仲至洙之子文潞公薦

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官集賢待制 後漢書劉陶傳明尙書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

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 東都事略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太宗召爲國子監主簿令

刊定歷代字書所定古文尙書並釋文並行於世

吳才老書禪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

文異而有益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

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復著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

〔原注〕晁景迂云〇〔閣按〕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

〔原注〕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〇〔案〕後漢書班固傳固作典引篇述敘漢德

舜讓于德不

台

在治忽采政

吳才老書禪傳以閏月正四時

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忽又

翁注困學紀聞卷二 書 五一中華書局聚

民儀十夫

文王克明俊德

伊訓惟元

亮陰諒闇

予若觀火

我其發出狂天難諶

文思晏晏

或作留

〔原注〕鄭康成曰笏也。〔史記〕索隱曰古文尚書在始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改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取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始又與

治相似因誤為來始滑今依今文音采政忽集解曰尚書滑字作留音忽鄭元曰留者臣見君所乘書思對命者也。〔宋薛季宣書古文訓〕作聖乳留。

大傳大

誥曰民儀有十夫

〔原注〕王莽作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蓋本於此。

又康誥曰惟乃

不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

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

月乙丑朔

〔原注〕是朔且冬至之歲。〇註語亦歷志本文。

高宗亮陰禮記

〔喪服四制〕

作

諒闇

〔原注〕註讀為梁鷄。

漢五行志作涼陰

〔師古注〕涼信也陰默也言居哀信默三年不言也涼讀曰諒一說涼陰

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反於廬中不言涼音力羊處。

大傳作梁闇

〔康成注〕闇讀如鷄謂廬也。

予若觀火周

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為觀

見夏官司燧。

微子我其發

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

起作出往也

此裴駟集解文。

君奭天難諶王莽傳作天應

裴諶

〔師古注〕天所應輔惟在有誠。

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

〔原注〕

〔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書體晏晏之姿。〔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尚書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第五倫傳〕注引考靈耀曰堯文寤

高宗享國百
年

費誓乘誓

度作詳刑

哀繇折獄

折民惟刑

假我一日

重上刑下刑輕

顧畏民岳

七始詠

王莽作大誥

尙書伏生授

晏晏（陳龍傳）注引考靈耀曰堯聰明文察晏晏文
多不同劉熙釋名曰安晏也然則文異而義同

無逸肆高宗之享國

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享國百年

宋洪适隸釋載蔡邕

石經殘碑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

見漢書本傳（閻案）漢五行志劉向傳皆云高宗

百年費誓說文作棗誓史記作勝大傳作鮮

（閻案）一作編

史記魯世家集解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編

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

大司寇

注云度

作詳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繇折獄

（大傳）哀矜折獄

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愆民天齊于民俾

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

（原注）賜通桓君章句即歐陽尙書

劉愷

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說文顧畏于民岳多言

也

（原注）尼輒切○元折案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康成注曰七始

（尙書大傳曰）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

黃鍾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與漢律歷志曰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其義不同（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字子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舉兵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粵其聞曰

宗室之備有四百人民獻饑九萬夫注孟康曰民之儀表謂賢者（惠氏棟九經古義曰）費誓說文云周書有棗誓從米北聲廣韻作棗從米比聲云魯東郊地名此據孔氏本言之則知

古文本作棗裴駮謂尙書作棗字之誤也鄭氏注周禮雍氏禮記曾子問皆引作棗誓楊賜

震之孫乘之子後漢書本傳賜字伯獻靈帝嘗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尙書桓君章句宿有重

名者三公舉楊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嘉平元年青蛇見御坐賜上封事引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注曰天意欲整齊于人必假于君也今尚書文假作俾俾使也義亦通釋文

敘錄尚書伏生授千乘歐陽生授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歐陽氏世傳業至曾孫高作尚書章句為歐陽氏學濟南林尊受尚書于歐陽高巨授平當當授朱普沛國桓榮受尚書于

朱普後漢書劉愷傳愷字伯豫安帝初清和相叔孫光坐賊抵罪遂增錮二世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注今尚書

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義亦不殊但與令尚書不同耳萬氏集證曰今本說文岳字凡兩見一品部

曲下云多言也從品相連春秋傳曰次岳北讀與岳同見輒切一山部岳下云山巖也從山品讀若吟徐鉉曰從品象巖厓連屬之形五咸切皆不引書顧畏于民岳句惟石部岳下云誓岳

也從石品周書曰畏於民暑讀與巖同王氏所引似誤不然所見本異也元圻案書錄解題書類書神傳十三卷太常卿建安吳械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

辨曰考異曰詰訓曰差互曰孔傳凡八篇攷據詳博經義考云未見又引王明清曰吳械舒州人閩書作建安人後有民之疾苦條引書作民善則此條作岳蓋傳刻之誤

書始二典終魯頌元圻案居成公曰二典如易之有乾坤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一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是為虞書閣案

說文引五品不繇亦曰唐書其時舜典合于堯典內三箋程易田曰案說文引堯典八條舜典十一條皋陶謨一條益稷十三條只一條作尚書一條作周書轉寫誤也餘三十條

並作虞書然則五品不繇一條作唐書者孤證也不可援之以為論說集韻引顧寧人日知錄曰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孟子引放勳乃殂落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為

舜典者非矣左傳莊八年引皋陶邁種德傳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七年引戒之用休襄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兩引念茲在茲

書始二典終費秦

大傳題唐傳虞傳

說文稱唐書虞書

左傳稱夏書

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六年引允出茲在茲二十六年引官占惟先敬志國語周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爲虞書者蓋矣

○元圻案大傳自九共以下題曰虞傳此舜典合於堯典之一證日知錄之說辯矣然孔穎達書正義曰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云云皆在大禹謨皋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博引之卽曰商書也今據此以洪範爲商書可乎况大傳自放勳以下題曰唐傳九共以下別題曰虞傳禹貢以下別題曰夏傳其總題則俱曰虞夏傳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別錄題皆作虞夏書漢魏相傳未可輕議

堯典得敘事
法
月令紀時不
如堯典

夏小正大戴禮 月令禮 時訓逸周書 詳矣而堯典命義

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史 天文志漢 詳矣而

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敘事當以書爲法原注以

日中宵中爲春秋之別月令兩言日夜分無春秋之異元圻案鄭漁仲大經與論曰月令之記四時不如堯典至記日夜分亦不及堯典堯典以日中宵中四字記之自有春秋之別月令則兩言日夜分而不知孰爲春秋爲秋曾子固作王周文集序曰敘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晷星候氣揆民緩急兼備更爲數其材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璣衡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歷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矣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也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

益稷日月星辰謂日月星爲三辰全云當主前說爲是 五禮

星辰兩解
五禮兩解

翁注困學紀聞卷一 書 七 中華書局聚

一也。孔注於舜典以爲吉凶軍賓嘉於臯陶謨。

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全〕亦前說爲長。〔元〕折案。〔堯典正義〕曰四方中星者二十八

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日推舉一星之中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在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疾月行遲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

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辰處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

〔益〕稷謨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元云星謂五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鄭以備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星與辰別以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

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臯陶謨正義〕曰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元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人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

史記〔五〕帝本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爲〔案〕隱云皆是

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爲訛字。雖訓

化。〔爾雅釋言〕解釋紆回。〔原〕注今史記作南譌。〔元〕折案。〔孔〕傳訛化也。〔訛〕化也。

曰。譌與訛古字通。〔毛〕詩無羊曰。或寢或訛。〔韓〕詩作譌。〔說文〕引詩云。民之譌言。今正月詩作訛。〔無羊傳〕云。訛動也。譌夫子云。譌覺也。〔正月箋〕又訓訛爲僞。僞亦與訛通。故王莽傳又

作南。僞古文尙書作僞也。索隱作僞者古僞字皆省文。作僞見古文春秋左氏傳。但此經訛字當與僞別。〔淮南天文訓〕曰。歲大旱禾不爲高。勝曰。爲成也。禾成於夏。故云南爲索隱。本是也。

〔案〕爾雅釋訓。作造爲也。〔詩〕王風兔爰。尙無造毛傳造僞也。〔大雅〕思齊。小子有造。毛傳造爲也。索隱蓋本爾雅。〔唐書藝文志〕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開元閩州別編。

周禮〔天官〕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榘穀。〔案〕正義曰。是濟

柳穀味谷度西宅西

南伏生書虞翻云鄭元所注尚書古篆𠄎字反以爲昧。

古大篆𠄎字讀當爲𠄎。古𠄎𠄎同字。而以爲昧。

〔見三國志虞翻傳注案〕注文無古篆𠄎字反以爲昧八字。裴松之謂翻言爲然。

〔元圻案〕裴松之曰翻云古大篆𠄎字讀當爲𠄎。古𠄎𠄎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尚書大傳〕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康成注曰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柳聚也。齊人語。〔宋沈作喆寓簡〕柳穀柳之言聚也。分命和仲典治西方之政而收聚百穀也。度音宅。古文度與宅相近而誤。〔惠氏九經古義〕曰今文尚書云度西曰柳穀。伏生傳書云秋祀柳穀。康成曰柳聚也。賈公彥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今鄭注尚書從古文作昧。谷故虞仲翔奏鄭解尚書遺失事目云云。〔史記五帝本紀〕作昧。谷索隱曰徐廣云一作柳柳亦日入處地名。〔義典正義〕曰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說文𠄎部〕𠄎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西部𠄎古文西從𠄎。𠄎爲春門。萬物已出。𠄎爲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𠄎莫飽切。𠄎與久切。〔段氏玉裁〕曰壁中古文尚書作昧。谷鄭注尚書依之。今文尚書作柳穀。鄭注周禮取之。今文古文斷難合一者也。鄭本不誤。而仲翔誤會謂其改。

卯爲昧。

宅嵎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鏡。今按

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嵎夷

既略。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鏡。〔原注〕

古夷字薛氏曰今登州之地。〔元圻案〕宋毛居正六經正誤云鏡古鐵字也。說文嵎字下注云嵎鐵蓋誤爲鏡。鏡轉爲

織也（釋文馬云）嶠海隅也夷萊夷也（孔安國傳）東表之地稱嶠夷（正義曰）禹貢青州云嶠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嶠夷也（薛氏季宣書古文訓）三

嶠夷海嶠嶠夷虞書賜谷之地今登州也（唐書藝文志）張守節史記正義三十卷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

周語太子晉曰共工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

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太岳之胤也

杜氏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隱公十一年）當從

周語之說（原注）（迂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閣按）

從孫亦神農之後復何疑○何云迂齋說是○元圻案周語韋昭註共共工也姜四岳

之先炎帝之姓也至四岳有德帝復賜之祖姓使紹炎帝之後呂以國為氏周語又曰申呂

雖衰齊許猶在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宋葉大慶愛日齋叢

抄樓陽叔云）從來人說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深考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齊許

皆四岳之後許由其一也以當時各四岳觀之則

堯有讓許由之事但周之言不無文飾過當處

五典克從孔安國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於孟子

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敘有典而

遺其二焉惟孟子得之（元圻案）（舜典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曰舜

四岳佐禹賜姓共工四岳為神農後申呂齊許堯讓位許由

五典五教五作十道魯共王壞孔壁伊川書說

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伊川書說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言長幼則兄弟尊卑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孔氏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為能盡人倫哉夫婦人倫之本夫婦正而後父子親而遺之可乎孟子云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五者人倫大典豈舜有以易之乎漢書王莽傳五教是輔頰節古注亦從左傳

宋林氏之奇尚書全解曰左氏傳與孟子論五典皆本於舜典而其文不同竊謂左傳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為盡契為司徒教天下以人倫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書大傳曰五作十道孝力為右注五作五教也十道謂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姑慈婦聽而不及朋友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五帝末魯共王壞

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晁氏讀書志卷上一上
一伊川書說一卷程正叔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

其上此凶亂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

之何云程子崇政殿說書之召司馬呂薦之者殆聖矣既出而為當時熾科盛名之士所嫉此說其有為言之與全云程子此說未必因蘇孔諸公而發且洛蜀之爭互有是非何氏過推伊川尚

不脫時文識見 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 錄共諫堯傳

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此

可以證程子之說原注韓非謂堯誅共錄非也元折案程子說林少

舉兵而誅錄於羽山之郊誅共公於幽州之都呂氏春秋行論堯以天下讓舜解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

流宥五刑
墨劓等爲賊
范景仁正書

書序方設居
方

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宋王偁東都事略）程子字正叔哲宗即位司馬光呂公著上其行事於朝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又以爲秘書郎召至京師除崇政殿說書紹聖中黨論興坐貶官

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

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則荆

宮大辟也皇王大紀（全云）胡五峯作之說本諸此而以墨

劓荆宮大辟爲賊刑之科目（元圻案）（史記堯本紀）流宥五刑集解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

二曰老髦三曰蠢愚五刑墨劓荆宮大辟（書舜典孔傳）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堯蜀公之說實本於孔氏（皇王大紀）十九論曰虞書曰象以典刑鞭作宮刑朴作教刑金作贖

刑怙終賊刑此乃帝王正五刑也（又曰）流宥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此正五刑皆有流宥之法也墨劓荆宮大辟賊刑之科目也後世止以是爲五刑故肉刑一

廢遂不可復非不可復也不行帝王正五刑而專以賊刑當天下之罪慘莫甚焉（汪氏應辰題范蜀公集曰）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爲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

之事今書無之（宋史藝文志）儒家范鎮正書一卷（東都事略）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歷官端明殿學士封蜀郡公諡忠文（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皇

王大紀八十卷胡宏撰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二卷自盤古至帝嚳年不可考信姑載其事而已自堯以後用皇極經世歷起甲辰始著年紀博採經傳時有論說自成一言之言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二云（下土）一讀至方字

絕句商頌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亦

珍傲宋版

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

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

元圻案。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竊疑孔傳言舜理

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似以方字絕句。孔疏云。帝舜治理下土。諸侯爲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遂以方字連下句。讀朱子書序說。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之道。又從孔疏何也。商頌長發。孔疏曰。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令使中國。廣大均平。以方字屬下句。至朱子集傳始正其讀。

三十徵庸三十在位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二十。謂生二十年。登庸二

十。謂歷試二十年。

元圻案。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孔傳。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

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正錢。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帝王世紀。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一年壬午。卽真百歲癸卯。南征崩于鳴條。與史記康成合。

大禹謨言念哉者二。一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

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恭惟

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於此見之。

元圻案。朱子感興詩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

爲告舜念哉

吉士吉人常
人

一傳萬世立人紀倚數數日躋穆穆歌敷止戒葵光武烈待旦
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副述存聖軌

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

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

所舉曰元愷。曰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

反也。議論相傳。氣脈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

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

長。為天地立心者也。何云可作人字說耳。○元圻案。文十八年左

其和於物也。元善也。言其善於事也。傳又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五年左傳。晉三卻害伯宗。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漢書高帝紀。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剽悍禍賊。所遇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

大雅卷阿之篇曰。藹藹王多吉士。又曰。藹藹王多吉人。逸齋詩補傳曰。召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周公作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檢人。其惟吉士。蓋檢利之人。

常近於薄。吉善之士。常近於厚。人主用人。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誠足以壽風俗之。服為國家之福也。宋葛洪涉史。隨筆立政終篇。又曰其惟克用常人。常人者吉士之通稱。其於國

也。猶食之穀粟衣之布帛。不可一日而無者也。韓詩外傳。楚有善相人者。說莊王以吉人吉臣吉主之說。蓋亦本之於書。長者之稱。疑始於韓。非子厚重自尊謂之長者。

儆戒無虞。絜齋闡按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

儆戒無虞

北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注〕見卷一五陽之威而一陰生條下無虞豈可不

儆戒愚謂凶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

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

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

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

禹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

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

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

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荊州唐莊

宗取汴皆以滿失之〔元〕圻案〕繫齊解七旬有苗格一條元王與之書纂傳引之〔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三年秋七月

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公到新野琮遂降〔孫權傳〕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諸議者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肅為左右督遇於赤壁大破曹公

軍〔注〕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震震失色〔歐陽公五代史唐莊宗本紀〕同光元

九德三俊

年十月滅梁復汴州為宣武軍十二月改於伊闕二年二月求唐宦者九月幸郭崇韜第十一
月改於伊闕十二月及張后幸張全義第三年聚鞠射雁射鴨不一書矣
家塾一書鈔十卷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新聞至君爽而止今本作十二卷經義考云未見
四庫全書著錄
真西山繫齋行狀曰雙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淳熙進士官至大中大夫
將自鄞縣男再進為伯
學者稱曰繫齋先生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入之法

元折案東萊書說曰自皋陶以九德告禹夏侯蓋世守以為知人之

法真西山曰渾全而無弊然後為成德此知人之法也宋黃氏度書說曰三有俊辨論後來之俊可居此三宅者也克即俊就其所論定無不可登用也書立政蔡氏集傳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

安止欽止宅厥心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

止也尹之告太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

求至善而止也

元折案真西山大學衍義曰文王之宅厥心即大禹所謂安汝止也

虞服十二章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

禮

春官司

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

章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謂有

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二禮之說自相背馳

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元折案）（書益稷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

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正義曰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三享先王則裘冕裘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裘爲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三祭之日王被裘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元）三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史記裘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裘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裘同名耳（林之奇書解曰）舜觀古人之象畫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彰天子之威德能備此十二物也歷代之制莫不皆然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服惟九章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旌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耶况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何周公制禮乃至於無別與此云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裘以象天周制固然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禮乎（宋劉彝中義曰）康成泥司常職日月爲常之文遂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止九章非也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爲旌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日月爲常而去其衣服之日月星辰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粉黼黻黻艾軒曰。粉黼黻黻

黻當各爲一物。璪當爲玉璪之璪。璪圓物也。意

其爲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

考工記謂火以圓得。非指璪火爲一物乎。鄭司

農謂爲圓形似火。此爲近之。希冕謂粉黼黻黻

璪火粉黼黻
宗彝爲廟器

皆從黼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黼同蓋有由

來也。（元圻案）《書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

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彩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粟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己相背此孔注天子之服十二章也

孔以宗彝為宗廟彝樽不在章數故以粉米為二物方足十二之數鄭康成注周禮以宗彝為虎雉（賈疏云）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垂尾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雉彝虎彝可知若然宗

彝是宗廟彝尊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雉畫於宗彝則因號虎雉為宗彝其實虎雉也但虎雉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為一章也案鄭以宗彝為十二章之一故并粉米為一章林文

軒謂黼黻黼當各為一物蓋從孔傳（說文王部）璆玉飾如水藻之文從玉璆聲虞書曰璆火璆米（禮記玉藻）釋文本又作璆音早（考工記）火以圖註鄭司農云為圓形似火

元謂形如半環然在裳（春官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注希讀為緇或作希字之誤也（說文黼部）有黼字無黻字玉篇黼部亦無黻字黼字註云黼黻也天官辨方正位句下

（正義曰鄭司農者鄭衆字仲師但周禮之內康成所存注者有三家司農之外又有杜子春鄭大夫者鄭少贖二鄭皆康成之先故言官不言名字林文軒名光朝字謙之莆田人事蹟

具宋史儒林傳

鳥獸踰踰馬融以為荀虞七經小傳（全云劉原父作）用其說

書禕傳以鳳凰來儀為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

器尚象。（元圻案）陸氏釋文鳥獸孔以為自舞也（馬云）鳥獸舒虞也（劉原父書小傳曰）古者制樂皆有所法或法於鳥或法於獸其聲清揚而短聞者皆法

之鳥出其聲宏濁而遠聞者皆法之獸也則此言笙鏞之器各得其法而盡其聲則鳥獸踰踰然也（經義考書類）馬氏融尚書注隨志十一卷佚（書錄解題三）七經小傳三卷劉敞

鳥獸踰踰
鳳凰來儀
馬氏尚書注

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意首經者書行世自斂創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詩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二則附焉故曰七經

古文箏聲今文作箏(原注)左氏曰諸儒誤以箏管解之

(元圻案)此蔡氏尚書集傳文(林氏尚書全解)謂之箏韶者孔氏曰言箏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箏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以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鳳凰來儀其

說亦不然(案)古文尚書箏字從竹從箏箏舞者所執之物箏與箏音雖同而義實異說文於管箏之箏注云參差管而從竹從箏之箏注云舜樂名箏韶延陵季札獻周樂見韶舞箏者其

字從竹從箏之箏以是知箏韶二字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管箏之箏故諸儒皆曲為之說

丹朱冢兩人名

罔水行舟

說文冢慢也引虞書若丹朱冢論語冢盪舟按書

有罔水行舟之語則冢盪舟者恐即謂丹朱(附)

昇冢並舉篡夏之賊臣也丹朱未聞凶終比擬不當(何云)下云俱不得其死則不可云即丹朱也(集註)案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陶唐夏后各有一昇二人俱嘗為射官又

皆不得其死而冢亦非所謂燒者冢在禹後之前與堯時昇並世燒則寒泥因有窮后昇之室而生者也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處是作罔水行舟朋淫於家(按)此文上云丹朱

傲下又云傲處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冢乃知丹朱冢為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括言冢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

冢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此說近是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

包所改當從古(元圻案)唐書藝文志今文尚書十二卷元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大禹謨)釋文畏如字徐夔音威馬融

自我民明威
衛包改古文
威用六極

皋陶德繼三
左禹右皋陶

變夷猶夏明
刑治

皋陶形體諸
異狀

本作威據此則非衛包所改矣漢書五行志威用六極作畏用谷永傳同林少觀曰古文書長威二字通用其義一也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皋陶與焉舜以天下遜

禹禹獨推皋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皋

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

子夏亦曰舜舉皋陶觀於謨而見皋陶之學之

粹也爾雅舜以天下讓禹禹獨推皋陶此自出魏晉間晚出書大禹謨余有辨見尙書古文疏證卷四第五十七條何云皋陶之學之粹不以亦有若稽古之文而見也○元圻案大戴禮王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伏生書大傳劉向說苑君道篇亦云宋時瀾增修東萊書說曰虞廷之臣獨皋陶稱若稽古史臣將以是推

皋陶而附之於三聖人之列皋陶與禹分位相去不遠皆至聖也

蠻夷猶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

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淵矣全云史記不作兵書寫之於律書中漢書不作兵志寫之於刑志中舜舞於羽而竟

苗格則知以甲兵爲大刑尙非聖人意也世衰治兵且不足何況於律又何况於刑故史記所見是第一義漢書所見是第二義然爲三代以後人言之則遠矣○元圻案漢書凶奴傳

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害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於兪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淮南子主術訓曰皋陶瘖而爲大理此猶夔一足之

淮南子主術訓曰皋陶瘖而爲大理此猶夔一足之

蕩一足
禹伊尹形體
異狀

大費佐舜馴
鳥獸
伯益伯翳隤
數
伯益作虞馴
鳥獸
咎繇君雅異
文
尚倮傲偶受
奕
伯翳非皋陶
子

說也。臯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憫獄詩

云。法官由來少和泰。臯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

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元圻案淮南之言本於文子精誠篇瘖作暗風俗通正失篇俗說一夔一足而用專精故能調暢

於音樂謹案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重

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

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荀子非相篇臯陶之狀色如削瓜揚倮注云如削皮

之瓜青綠色白虎通聖人皆有異表禮說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臯陶馬喙是謂至誠

抱朴子外篇傳喻臯陶暗而與辨者同功晉野誓而與離朱齊明又云咎繇面如蒙伊

尹形若檣骸侯鯖錄曰司馬公言行俱高然亦每有謬語嘗作詩曰由來法官少和泰臯

陶之狀如削瓜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索隱

二云尚書謂之伯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

為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則伯翳

非伯益矣水經注卷十九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

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益字隤數帝高陽之第

二子伯益者也原注黃度文叔書說益即隤數本於此關按伯益即伯

翳辨非二人莫妙於金仁山前編王氏與仁山同時居址亦近

或未及見其論著乎（全）石金仁山之言亦未確（集證）（金仁山通鑑前編曰）伯益即伯
駘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駘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駘契之為禹皋之為咎君牙
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鍾鯨之為鮫虺之為
備紂之為受罔之為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
見秦紀之為駘也則秦本紀從駘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
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紀不燒太史公所據以紀秦者也秦紀所
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鑿益秦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
虞若予上下為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
臣獨四岳不名耳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駘其功如此而
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駘才績如此而
書反不及乎夫以伯駘不得為伯益則禹不得為契咎繇不得為皋陶惟不得為垂鮫不得為
鯨他如仲偃不得為仲虺受不得為紂羿不得為罔君雅不得為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

史

總敘之謬如此者多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駘為二人又以伯駘為皋陶之子則羸鄆李三
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威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伯益果皋陶之子臧文仲安
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子子贖數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
舜堯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為身後之計乎其非事實不可以不辨○（
元圻案）（漢書地理志）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堯時佐禹治水為舜朕虞養育為獸賜
姓羸歷夏殷為諸侯古今人表列贖敢伯益於上中而不列伯駘足以證金氏之說（欽定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七）水經注四十卷水經舊題漢桑欽撰然證以書中地理實三國時人
其注則後魏鄴道元作（書錄解題）二書說七卷禮部尙書會稽黃度文叔撰度篤學窮經
老而不倦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

堯者也注謂四岳之族大戴禮諸志篇虞史伯

姜為伯夷後
四岳為伯夷
族
伯夷以禮神

佐堯
虞史伯夷言
明幽
皇帝哀矜清
問
伯夷降典

重黎舉夔為
樂正
重黎義和四
岳互稱

用執中命龜
語冊文

夷曰明子孟也幽幼也

〔原注〕史記歷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歷為昔自在古歷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為百草奮與稊鳩先

導

〔闕按〕尙書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且齊四岳之後茲又以為伯夷後將齊有二祖乎

〔全云〕四岳既為伯夷之族則非二祖也闕說何憤憤

〔方樓山云〕禹按呂刑有言皇
帝孔傳皆云帝堯康成以皇帝哀矜為說顯頌皇帝清問乃說堯事未有指為舜者指為舜者
自蔡氏一家言耳孔傳於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一節直注云堯命三君正

與國語將合潛邱考之不詳○三元折案〔林少穎尙書全解〕伯夷臣各其氏族則不可知先
儒引鄭語云姜伯夷之後此說不可信且國語既以姜姓為四岳之後矣而又以為伯夷之後

其說自相戾韋昭遂謂即四岳且經云咨四岳有能與朕三禮僉曰伯夷豈四岳以是自薦也
揆之人情決不如此闕氏此注蓋本於此

〔諸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
也雌雄迭與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虞夏之歷建正於孟
春於時水泮發發百草權輿瑞雉無釋〔史記歷書〕昔自在古歷建正作于孟春於時冰泮發

整百草奮與稊鳩先導物西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於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於
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與而順至正之統也與大戴之

文不
同

呂氏春秋

〔察傳篇〕

二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

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

〔原注〕呂刑乃

命重黎即羲和也楚語堯育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

〔方樓山云〕先儒謂重黎即羲和
又謂羲和即四岳則呂氏春秋所云重黎舉夔即四岳舉夔耳○三元折案〔堯典正義曰〕異
世重黎號同人別顯顯命重司天黎司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
其實重黎羲和通掌之也〔又孔傳曰〕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厥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

非三公故事。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馘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微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有以也夫。

〔閣按〕昆命元龜乃史彌遠拜右相制詞。倪思時知福州。讀之駭歎。以爲用舜禹揖遜文請貼改。何云倪語非也。蘇子瞻富公神道碑有重華協明之語。亦將以爲罪歟。〔方樓山云〕以此爲坊後世。猶有來宗道祭崔星秀之母。稱在天之靈者。〔全三〕重華協明尙是泛言其德。

昆命則巽位矣。且觀人當於其素。富公君子也。蘇公亦君子也。其行文本無他意。無可致疑。若寶慶大臣。卽不至萌無君之心。而語之者不異班固之於竇憲矣。時草制者爲陳晦。又史氏之私人也。何氏以倪語爲非。強爲之辨。豈知深寧於此固。有深概也。夫又云宋初趙中令制詞亦

有此語。陳晦據以妣倪思之說。以史氏之勢而倪敢論之。其直節自不可沒。○〔元折案〕〔漢書〕依幸傳。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

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欲與結婚。姻咸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耶。〔後漢書〕董賢傳。憲與北單于戰於嵒落山。大破之。降

者二十餘萬人。憲乘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功德。令班固作銘。〔文選〕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序云。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後漢書〕韓稜傳。帝西祀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

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驕。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宋周密齊東野語〕曰：嘉定初。元史忠定彌遠拜右丞相。麻輪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特

倪文節思知福州。卽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之語。見于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

漢書韓稜傳。帝西祀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驕。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宋周密齊東野語〕曰：嘉定初。元史忠定彌遠拜右丞相。麻輪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特倪文節思知福州。卽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此乃舜禹揖遜之語。見于大禹謨。非僻書也。據漢

書董資冊文云允執其中蕭咸謂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今昆命元龜與允執其中何異竊見虞之詞臣以聖之清聖之和褒譽韓侂胄以有文事有武備褒譽蘇師旦然亦未敢用人臣不當用之語乞行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于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相之意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御尙書所稱師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續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曰竄由師錫之公蔣莘行洪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續食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之呂夷簡制曰或形求方獲或枚卜仍從當獨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會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展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實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拂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康伯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述唐人作章見素相制曰爾雅不矜朕志先定本朝蘇軾草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於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寶子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考也今思乃以董資冊文爲比以聖上同之漢哀云云繼得旨陳晦接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宮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 顯氏家訓文章篇「蔡邕揚乘碑云統大麓之重藩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驥騎誅云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云億兆宅心敦敘百揆婦誄云云倪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倪思字正甫湖州人謚文節宋史有傳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爲次。洪範以生數爲次。案此大禹謨正義

五德。鄒衍以相勝爲義。劉向以相生爲義。此唐封演

聞見錄之說續博物志說同○二元圻案王氏六經天文編引馬氏曰水火木金土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木金土五行相尅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

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尅也以形漢書郊祀志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注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又贊曰孝武之世倪寬司馬遷等從臣諠之言服飾度數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尅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乎震故包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

柔立柔惠柔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

大雅棣

不直為詔柔嘉

惟則

大雅蒸

失其則非嘉也

何云亦是字說而較吉字一條為勝元折案呂氏讀詩記柔嘉惟則不過

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嘉矣

逸書大道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

皆有之舜獨以之此逸書也

元折案賈誼書注見一卷第三頁今在第二頁

禹貢釋文引職錄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

布九州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

一百五十七

引太一

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夾漈通志藝文略

周公城名錄一卷城職字相似恐傳寫之誤

原注

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治城宜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集證曰原注所引當是世說言語門王右軍謝太傅登冶城注今闕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城名

九德九功之

大化大訓六府九原啓九辨九歌

虞書說仁閔覆下

榮播既都

錄曰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穰居宅亦然山岳亦爾也

大傳二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

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謂九德惟敘九德之歌於

此猶可攷集證曰金仁山通鑑前編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遷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

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之後世守之以爲馬樂騷所謂啓九辨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爲韶樂則誤矣

說文日部旻字引虞書曰仁閔覆下何本作則稱旻天蓋

虞書說也元圻案詩王風黍離毛傳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疏曰以經傳言天其說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此文不知出何書又曰元之闢也秋氣或生或殺故以旻下言之玉篇廣韻亦以仁覆閔下故何本從之然王氏既引說文則當從說文今從閣本

豫州榮波既豬古文云榮播既都職方氏豫州其

浸波滢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榮播既都賈

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

作榮播也原注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全云波水出霍陽見水經注穀水篇元圻案禹貢孔傳曰榮澤波水已成邊豬正義曰沈水入河

翁注困學紀聞卷一書七中華書局聚

而溢爲災。榮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鄭云：今塞爲平地，榮陽民猶謂其處爲榮澤。馬鄭王本皆作榮播。孔氏以榮波爲一水。蔡氏書集傳曰：周職方豫州其川榮，維其浸波。澶（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孔氏以爲一水，非也。書錄解題二：周禮疏五十卷，唐賈公彥撰。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疏爲之。

史記夏本紀引禹貢二百里任國。原注：書男邦，孔註男任也。任王者事音壬。王莽封

王氏女皆爲任。原注：任充也。男服之，親男亦任也。男任一字蓋通用。元折案

一：惠氏九經古義曰：白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衛作國，伯今酒誥作男，古男與南通皆訓爲任。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二年：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爲南，謂南面之君。王肅家語亦載子產語云：男南古字通用。白虎通又云：南之爲言任也。今文尙書皆以任爲南。太史公以訓詁易經文，故亦爲任。大戴禮本命篇：蔡邕獨斷皆曰：男者任也。禮記王制正義引春秋元命包：男者任也。任功立業也。尙書大傳：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是男。任南三字轉相爲訓也。

揚州沿江海達淮泗

江始入淮東坡書傳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氏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原注：註云：今廣陵韓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

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二年

會黃池

（原注註）云陳留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此自淮入沐之道也

（爾雅）此句從初刊

本增補

○（元圻案）

（馬賈孔傳曰）

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

韓江今本左傳杜注作

邗江

（宋樂史實字記）

一開封府封邱縣黃池在西南七里東南三里（按春秋哀公十三年）

會晉侯吳子於黃池吳晉爭長（又一百一十三）揚州江都縣合漕渠在縣東二百里本

吳掘邗溝以通江淮之水路昔吳王夫差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下掘深

溝謂之邗江亦曰邗溝自江東北入射陽湖今謂之山陽湖（東坡書傳十三卷）

晁氏讀書志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為多

弱水無力獨

西弱為六極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異

柔如漢文帝弱如元帝

全云亦不因其獨西而為極○（元圻案）弱水既西正義衆水皆東此水獨西（蔡氏書傳

楊子厚曰）

西海之山有水焉散煥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

（地志云）

在張掖郡刪丹縣（林氏尙書全解引王安石）曰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

柔也

（漢書文帝紀贊曰）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

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責益等

諫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事務以德化民是

以海內殷富與于禮義（又）（元帝紀）贊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全）謂東陵今之巴陵

余按史記

（異本）

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

本此

（元圻案）宋毛晃禹貢指南曰胡祕監曰晃參政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以巴陵為東陵（水經）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江水又東迤北會於彭蠡澤又曰江水

九江東陵即巴陵曾氏尙書義

朔南聲教

又東左得青林口即水出廬江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此言東一說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宋史藝文志）曾牧等尙書義三十卷今四庫書不著於錄（朱子曰）曾彥和書說精博其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

朔南暨為句下二云聲教訖于四海史記註本如此

（何云）此本之鄭康成○三元折案（史記夏本紀集解）於朔南暨下引鄭元曰朔北方是以暨字截句也（孔傳）以朔南暨聲教為句疏引鄭元曰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史記註）

本如此六字何本作小註今從閣本

說苑政理篇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

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莊子人間世謂禹攻有

扈國為虛厲皆與書異楚辭天問云該秉季德

厥父是臧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

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古事茫昧

不可考矣呂氏春秋仲春紀先己篇曰夏后相與有扈戰

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

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

（案）今本

禹修教服有扈夏相伐扈修德伐扈戰甘不為啓擊有扈於牀有扈為牧豎有扈以傳子伐夏

呂覽無不

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

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愚謂伐扈戰甘者，夏后啓也。誤以為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

何云既非實錄何闕之補

一元折案（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釋文：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按京北鄆縣即有扈之國也。淮南齊俗訓曰：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有扈，夏啓之庶兄，以堯舜與賢，禹獨無子，故伐啓啓亡之。墨子明鬼篇曰：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大戰於甘。呂氏春秋召類篇曰：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蓋說施之說所本。

一朱子楚辭集注曰：該恐是啓字，季少也。戰而疲弊也。啓少能秉德爲禹，所誓何有扈不服，終疲其力而戰于甘，以滅其國，廢其後人爲牧豎而後得安其位乎。王逸注：啓攻有扈之時，親于其牀上擊而殺之，言有扈牀上何以遇啓而喪其命出而無所從乎。呂氏春秋先己篇：高誘注傳曰：啓伐有扈，誓曰：大戰于甘，乃命六卿云云。畢秋帆沅校勘本載孫氏星衍之言曰：一如果爲相注，不應但據啓事爲證，考御覽八十二帝啓事中引此作夏后伯啓，乃知今本誤也。然困學紀聞亦引作夏后，相則南宋本已誤矣。盧氏文弼曰：伯古多作相，後人疑爲相，因并誤刪啓字。曾子固校上說苑序曰：劉向所著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爲十八篇而序其篇目。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

顏師古注：謂戮之以爲奴也。泰誓曰：囚奴正士，豈

及子之謂乎。一元折案：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商書湯誓云：予則奴戮汝。孔安國傳云：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奴戮，權以脅之，使勿

孥戮非及子，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

孥戮汝有脫，孥戮非及子，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

及子之謂乎。

湯以甘誓勒

五子之歌述

禹訓
五子歌諸子
字所屬

關石蘇均

古文尙書始

犯也（案）奴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者耳此非孛子之孛猶周書秦誓稱囚孛正士亦謂或囚或奴也豈得復言並子俱囚也（又班固漢書季布傳云）及至困充奴僂苟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三元吳氏澄書彙言二謂予則奴戮汝與上文詞意不屬或有脫簡或是下篇湯誓之文重出于此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

（元圻案）此條疑有闕文或是前說苑子貢曰條小註（太平御覽五百九十蔡

邕銘論曰）黃帝有中凡之法孔甲有盤杆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龜鼎有不顯之銘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

（案正義云）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

蔡氏集傳自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

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

（元圻案）（蔡傳）又以萬姓仇予之子謂指太康林少穎曰陳

博士云夫所以曷歸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予懷之悲虐民而民仇之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予所宜憂所宜愧皆在太康而五子任之以爲己事者蓋仁人之於兄弟親愛之而已矣有邦則同其安樂失邦則同其危辱其危也可憂其辱也可愧五子之於太康可謂有仁人之心矣此言深得詩人之旨其說亦勝蔡傳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蘇均王府則有韋昭

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

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時未

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

財賦之所底慎。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

史註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元折案）均尙書作鈞。〔林氏

尙書全解十二）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鈞與石又五權之最重也。關通也。和平也。關通其石和平其鈞守此法度與天下共守之而不敢失也。後

之說書者皆從之。〔朱子或問〕潘子善問曰：關石和鈞恐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曰恐是。〔釋文序錄〕曰：古文尙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之。并論

語孝經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受詔爲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之私家。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傳學徒遂盛。〔蔡

氏集傳曰〕五子之歌今文無古文有。〔隋書經籍志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韋昭注。〔二國志〕吳韋曜傳〕曜字宏嗣吳郡雲陽人也。孫時爲侍中。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

〔李善文選注〕藏榮緒音書曰：左思字太冲齊國人。少博覽文史。作三都賦。構思十稔。門庭落。酒皆著紙筆。偶得一句卽疏之。徵爲祕書。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華競相傳寫。〔唐書

文藝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海貴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薨顯。慶中累擢崇實觀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數析淵洽。傳其業。號文選學。

左氏昭十傳。夏有觀扈。漢地理東郡有畔觀縣。（原注）今開德府觀城。

楚語士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

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

奸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

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

五觀爲啓子
武觀縣爲洛
汭地

夏有觀扈

翁生... 卷二... 華書局聚

經注九亦云太康弟曰五觀。愚謂五子述大禹

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

之比。韋氏說非也。(元圻案)全謝山經史問答二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于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並稱見于外傳而東郡之縣名

畔觀則其不夏亦復何說唯是以五觀遂指為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為觀則古人亦已疑之厚齋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仁義之言藹如也豈若世所云乎但厚齋亦但以尙書詰之

而卽韋鄭之說其自相悖者未盡扶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為侯國則五觀者五國乎抑一國乎五國則不聚於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况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

汭之栖栖也是按之地與事而不合者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服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誣矣然內傳尙無此語外傳始以為夏殷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曰

畔則必其從羿而後可矣蓋嘗讀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况以為太康之母乎是足以輔厚齋之說者也(愚謂)左傳夏有觀扈(杜注)止云

觀國今頓邱衛縣並不言為啓子且趙孟舉三苗姚徐奄皆指畔觀而言見諸侯之向背不常以觀楚之免叔孫耳不應於畔觀之中忽雜以姦子今說以全氏之說信矣然外傳以五觀

與朱均管蔡並言而明曰五王皆有姦子則韋注未可全非也竊謂內傳之觀扈是二國名外傳之五觀是啓子而非作歌以述大禹之戒者也(案)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

於西河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則卽楚語之五觀也然竹書曰王季子武觀明是一人不得為五或武五聲相近而誤否則以其為季子而以五系之歟書曰母弟則

必有不同母者其武觀是歟或武觀是五子之一必來歸之後能率德改行如太甲之悔過也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云一作佶

從先王居故作帝佶(元圻案)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今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卽南亳湯都也(書序)佶

湯都南亳地
帝誥帝佶帝
湯從帝譽都

帝告篇逸語

湯征篇逸文

白樂天補湯征文

辰弗集于房
推仲康時日
食五異

作告孔傳曰契父帝魯都湯自商邱遷故曰從先王居惠氏九經古義曰告古文誥尚書大傳殷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逸書之猶存者案陸據孔氏傳以為帝借別無所見一案說文言部誥告也告部譽即告之甚也史記三代世表帝譽作帝借玉篇收部算古文告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

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

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闕按脫勉哉二字

勉哉二字從何本補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

攸赦作湯征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

有補湯征者何云白居易蓋未之考闕按補湯征乃白居易文載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七十二條○元

折案白樂天補湯征其略曰湯若曰惟葛伯虐於民慢於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登山川鬼神亦靡禮祀予異厥牛羊乃既於盜食予佐厥稼穡乃困於仇餉吁厥於祀神震怒肆於虐

民難心頃繩契以降暨於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類隣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金仁山曰史載湯征之辭不類蓋非湯征之舊也

辰弗集于房大衍歷議云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

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見唐書歷志按皇極經世

十二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與歷不同

〔閩按〕以授時時憲二歷推算仲康即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亦非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間晚出書允征篇〇三元折案〔允征篇孔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通鑑前編〕按虞廟以季秋日食為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歷以為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夫以歷術求之則魯歷殷歷周歷已自不同然此以求豈無抵忤故以歷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歷家之說有歲差之法久近各殊新歷以五十一年而差一度虞廟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于此今從新歷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廟則合于經世之年且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與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肇位之義為合今從之以辰弗集房繫於元年之下〔書錄解題易類〕皇極經世十二卷處士河南邵雍堯夫撰〔唐書藝文志〕僧一行開元大衍歷一卷又歷議十卷

場方微子去就繫國夏商書終篇見意

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

方商書終於微子〔全云〕深寧於德祐之末抗疏即出國門其亦有感而言此乎〇〔元折案〕〔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孔傳鳩方二人湯賢臣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宋羅必路史曰〕商書終於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汝鳩汝方言賢人君子之去就社稷存亡之所繫也〔謝枋得詩傳注疏白駒篇〕說曰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賢人盡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憂也

湯誓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臨之使勿

犯案與甘誓傳異酒誥予其殺安國以為擇罪重者而殺

孥戮汝予其殺

齊桓塞九河
自廣

之呂居仁

全五呂文靖公本
中字居仁好問之子

謂安國能明聖人未盡之

意實有大功於聖人者

元折案文靖乃
呂夷簡證全注誤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

周頌
般之

篇正義云不知所出何書愚按書

馬貴正義引春

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入流以

自廣鄭蓋據此文

案此九河既
道正義文

九峯蔡氏

書集

曰曲防

呂齊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為也

爾雅衛書中候亦云齊桓之
霸揚八統以自廣蔡傳謂非

桓公之所為亦是尋好話頭其實葵邱五命特以約東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于河○元
折案一水經河水又東北過黎陽縣南往引鄭康成曰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其文

稍異書詩正義皆孔穎達
所作而不同如此

鄭康成書注間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一章州十二

師孔注皆所不及

元折案一林氏尚書全解曰十二
章說者不同當以鄭
氏之說為正其說以為華蟲雉也宗彘虎也粉米白米

也篇讀為帝秩也畫以為繪秩以為繡畫與秩皆有六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
六章者畫以為繪施之于衣宗彘也藻也火也粉米也繡也絨也此六章者秩以為繡施之於

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說其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宗彘為句而曰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據此經云子欲觀古人之象而

十二章孔鄭
異義
十二師孔鄭
異義

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結之手後則是此言專為作服而云爾豈于其中雜入宗廟之
彝尊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為裳唐孔氏云暑
月則染絺為縵而繡之以為祭服豈暑月染葛為服而冬月則弃而不用耶此其失二也又以
華蟲為二物粉米為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為善又曰州十有二
師者孔鄭之說不同孔氏以為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薛氏云大司馬法二千五
百人為師此蓋兵制也禹之治水豈故用此師也哉以是知孔氏之說為不可用鄭氏云每州
立十二諸侯為之師以佐牧也此則正與下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相應其說為長王氏此條
蓋從林說今按少類之說尚有未盡核者孔氏所數十二章與鄭不同者惟宗彝粉米耳孔以
宗彝為宗廟彝尊故分粉米為二物以足十二章之數至于華蟲孔傳云華象草華蟲雉也一
正義云一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雉五色象草華也據正義之文
孔特以草華象雉之文采耳若孔氏既以華
蟲為二物又以粉米為二物則十三章矣

呂覽引夏商

周逸書

荀子引中

逸書

楊倞荀子注

引逸書

呂氏春秋

有始覽論

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今本

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又特君覽曰仲虺有言曰諸

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

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又孝行曰刑三百罪莫重於

不孝慎大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其舛異如

此元折案宋洪遵容齋四筆五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
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則者鬼

此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則者鬼

商書始言仁
性誠學
言教以商書
爲備
好生安惠中
寓仁
允恭溫恭

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高誘注文怪異之說一何不與之甚耶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前天之下莫非王土或土之墮莫非王臣爲舜作詩子惠思我蹇蹇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爲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寧戚飯牛歌高誘注全引碩鼠三章尤爲可笑荀子勸學篇云其中藥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又與呂覽不同○又容齋續筆十一唐楊傑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注以爲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注以爲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

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

(案)朱竹垞曰四篇

皆古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

聖王之傳恭也以上五句引魯語闕馬父之言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

有自來矣

(何云)必以孔子爲出於家學者真宏詞人語(方樸山云)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言教者商爲備○(元圻案)真西山曰虞書好生之德安

民則惠即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是而名始著又曰開萬世性學之源自成湯始又曰敬仁誠並言始見於此三者堯舜禹之正傳也又曰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

萬古聖學之源(朱子曰)經籍古人言學字自說命始有(呂成公雜說云)孫悌最切便是堯之允恭舜之溫恭禹湯文武皆然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古

先聖王之傳恭如此言古而曰在昔言人而曰先民傳恭二字最好如堯以是傳之舜

萊朱即仲虺
仲虺爲奚仲
後

臣虺祖己爲
仲虺後

湯始改正朔
甘誓著三正
正月正異
統
夏以上皆寅
正
古帝三正迭
用
石林書傳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

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

右相趙岐孟子注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爲湯左相臣虺

祖己皆其胄裔也(原注)未詳所據(全云)(原注)四字是正文(集

十二世孫奚仲爲夏車正禹封爲薛侯奚仲遷于邳十二世孫仲虺復居薛爲湯左相臣虺祖己皆其胄裔也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葉

少蘊云甘誓已言二正則子丑寅迭以爲正者

尚矣(原注)愛華夏正林少穎謂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元圻案)(釋典)正月上日(正義曰)鄭康成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

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元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文耳孔意亦然

春秋隱元年正義曰鄭康成依據緯侯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爲正唯殷革夏正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見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英華四百六

十三武后改正朔制曰伏義高陽有周皆以建子之月爲正神農少昊陶唐有殷皆以建丑之月爲正軒轅高辛夏后漢氏皆以建寅之月爲正今推三統之正國家得天統當以建子之

月爲正宜以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正月十月二月改臘月來年正月改爲一月(書錄解題)石林書傳十卷尙書左丞吳郡葉夢得少蘊撰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蓋已佚林

少穎之說見尙書全解十六

珍微朱版均

漢律歷志引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說者謂祀先王於方明。朱文公語類曰方當作乃。

即所謂乃明言列祖之成德。閣按此亦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一第六條○元圻案○律歷志

下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蒞祀先王於方明注如淳曰觀禮諸侯觀天子為壇十有二尋加方明

于其上○儀禮○觀禮諸侯觀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鄭注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神明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

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

都。見盤庚正義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

庚為君時事。正義以為謬妄。書禘傳云鄭大儒

必有所據而言。全云○庚成時亦有無據之言○元圻案○盤庚序正義曰○此以君名各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元以為上篇是盤

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輒謬妄也○金仁山亦曰○鄭氏當必有據至謂上篇作於陽甲之世則誤耳○殷本紀云○帝盤庚崩第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又與康成之

說異

盤庚為陽甲
臣
盤庚三篇異
義

祖乙居耿

殷五遷五邦
諸說

五遷地名及
傳世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于相，遷于耿。（案正義曰：河夏

甲居相，祖乙即夏甲之子，故以爲圮于相地，乃遷都于耿。

殷本紀謂祖乙遷于邢。（案正義云：邢音耿，近代本亦作

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

皇極經世十二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

蓋從史記。

據此則索隱邢音耿之說非。

以書序考之，孔氏以圮于耿

爲圮于相，恐未通。蘇氏書傳

（全）云：坡

云：祖乙圮于

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考之，祖乙以乙

未踐位，後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而後盤

庚立。

（原注）祖乙會孫○（史記殷本紀）祖辛是祖乙之子，沃甲是祖辛之弟，祖丁是祖辛之子，南庚是沃甲之子，陽甲盤庚俱祖丁之子，雖傳七君實止四代，故盤庚是祖

乙會孫

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一

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是

之久也。當闕所疑。

（元）折案（書序）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夏甲居相，作河夏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孔傳圮于相，遷于耿（正義曰）

古人之言雖尙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今人曉解若圮于相，遷居于耿，經言圮于耿，太不辭乎。且夏甲居于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

常厥居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于耿，更遷一處，又自彼處而遷于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邢，馬遷所爲說耳（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

夫承命于新邑。

乙圮于耿遷于亳盤庚自奄遷于般亳舊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林氏尙書全解十八案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是自湯至于盤庚之遷併而數之方及五遷今此言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則是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但有亳舊相耿之四邦若併數盤庚之遷以爲五邦則不惟其文勢不應如此而又所遷者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乙遷于邢而汲冢紀年亦謂祖乙遷于奄此皆與文相戾不可爲據意仲丁至于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家失之。〔愚案〕〔釋文曰〕馬云五邦謂商邱亳舊相耿也五邦併商邱數之亦足以備一解而康成謂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脩德以集之不復徙亦與序文止言圮于耿合。〔皇極經世十二〕乙未商王河亶甲崩子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邢實爲相甲寅祖乙崩子祖辛踐位庚午祖辛崩弟沃甲立乙未沃甲崩國亂兄祖丁立丁卯祖丁崩國亂沃甲之子南庚立癸巳南庚崩國亂祖丁之子陽甲立諸侯不朝己亥陽甲崩弟盤庚立五遷復歸于亳改號曰般史記以祖丁爲祖辛之子經世紀年以祖丁爲沃甲之兄則與祖辛爲兄弟世次不合。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

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

興衰爲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

難可興也。也何本作矣而以襄鄧爲建都極選陳同父

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而以

荆襄爲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略同朴不足道也

豈亦有聞於氣運之說乎。〔何〕云陳同甫而用亦朱朴矣李尋亦

有此議其後光武果都洛陽此等議論

大傳引盤庚逸文

湯用元牡告天
墨子國語引湯誓文
湯禱雨非誓衆

非不覺聲可聽然如畫餅之不可噉也宏辭人華而不實專尚新奇大約類此（全否李尋無此議乃翼率也何氏誤又云唐經黃巢朱收之亂安得尚有奢侈文物朱朴之言華言耳其時趙匡嶷在襄陽實賦於諸道中為恭順故昭宗常欲往依之朱朴特逢迎而為此說非有關於氣運也襄節之可都則昔人常言之即南宋初李忠定亦建此議不止同甫也又云陳亮無實際其始有不見會觀之勇可謂賢矣然而垂老試策遂言不必一月四朝以為京邑之美觀附和光宗不朝重華之惡則喪其生平矣使其見用直是朱朴何氏之言諒哉○（元坑案）一唐書朱朴傳一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文物資貨奢侈僞皆極焉襄鄧形勝之地沃衍之墟此建都之極選不輟朴為人木種無他能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言朴有經濟才擢左諫議同平章事人人大驚（宋范曄文對林夜話云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奏書孝宗謂錢塘一隅本不足以容萬乘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無餘請移都建業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荆襄以制中原上建其議）（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宰相王惟沮之不復召見

大傳二 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

文所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

安國注二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二云尚書湯

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惟墨子引

湯誓其辭與此正同（闕按）（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九條○
（元坑案）（墨子兼愛下篇）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

玄牡告於上天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誓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躬朕躬有罪無及萬方（案墨子引湯曰）無誓字且其文曰今天大旱

德不德輒漢昭

下云不憚以身爲犧牲是湯禱雨之辭非誓衆之辭矣惟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事在予一人其辭相類孔氏遂併以墨子爲引湯誓典（孔安國論語注）漢書不著錄隨志云有古論語與古文尙書同出章句頗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嬰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然亦不著於錄（釋文序錄曰）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氏鄭康成陳羣王雋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此條所引孔注卽集解所載也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漢

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蓋

得此意

（元圻案）（三國志蜀先主傳）章武三年夏四月癸巳先主殂於永安宮諡曰昭烈皇帝注云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敕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難他

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
智量甚大增修過于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惟賢惟德能服于人
汝父德薄勿效之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韓詩外傳以爲穀生湯之

廷三日而大拱

（閩按）呂氏春秋亦同

湯問伊尹誤也漢五行

志劉向以爲殷道旣衰高宗承敝而起怠於政
事故桑穀之異見又誤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

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問諸祖

桑穀湯戊武丁不同

己劉向蓋襲大傳之誤

（閣按）說苑記於太戊世又記于武丁世（元圻案）書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

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孔傳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第之子祥妖怪二本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韓詩外傳二）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

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廷殆不吉也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

死問疾赦過振窮七日而穀亡（漢書五行志下）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于政事國將危亡故桑

穀之異見師古注曰據今尙書及諸傳記桑穀自太戊時生涼陰乃高宗之事而此云桑穀即高宗時出其說與尙書大傳不同未詳其意也（呂氏春秋記湯事見仲夏紀制樂篇其辭

與韓詩外傳略同惟伊尹曰爲卜者曰耳說苑記太戊事見君道篇又記武丁事曰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於朝（又敬慎篇引孔子

曰）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云云與大傳略同（書大傳）高宗之訓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

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亡乎武丁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諸侯重譯來朝者六國（案）今本無先王道虧刑罰犯七字而說苑有之厚

齊或誤記爲大傳歟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禕傳蔡氏集傳以築爲居愚

按孟子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

（原注）傅巖在陝州

平陸縣北○（元圻案）孔傳曰傅氏之巖在虞統之界通道所經有閭水壞道常使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史記殷本紀）說爲胥靡築于傅險（正義曰）地理

志傅險即傅說版築所隱之處窟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統之界又有傅說祠（墨子）傅說衣褐帶索傭築于傅巖（說苑雜言篇）傅說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

傅說胥靡版築事
傅巖地
築巖爲居其地

後漢書張衡傳委甬梁而據文軒注謂傳說也崔駰傳或以役夫發夢于王公皆與孟子合（通志殷紀）按築者築室也依嚴築室其隱者歎懷才抱道應時而起非徒役也吳氏蔡氏之說蓋本於漁仲

高宗報上甲

微

商契至微傳

世

商以日名子

始上甲

立志遜志

西伯戡黎爲

武王

西伯陰行善

事

文王內秉王

心謬說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

子論書

引書曰惟高宗報上甲微蓋逸書也

（闕按）孔叢子真偽

書朱子所謂白撰出所引書乃襲展禽語耳○（元圻案）史記殷本紀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相土子昌若昌若子曹圍曹圍子冥冥子振振子微索隱皇甫謐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生子以日名自微始（竹書紀年）武丁十二年報上甲微（四庫全書目錄子部）孔叢子三卷舊本題陳勝博士孔鮒撰凡二十一篇末篇爲連叢子上下二篇題孔叢撰皆依託也然隋志著錄其來已久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

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全）司馬遷嘗問

尙書于孔安國西伯陰行善事之說蓋本于此○（元圻案）林少穎曰文王之所以爲至德者惟其未嘗有欲王之心也使其內秉王心而陽率諸侯以事紂則其與曹操司馬懿果何以異哉○（孔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孔疏）云貌雖事紂內秉王心此條所引乃唐孔氏語孔注當作孔疏（宋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西伯武王也舊說以爲文王說苑膠

禹謂武王爲西伯武王亦嘗爲商伯也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蓋商人咎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乘黎之舉秦晉觀政之語謂乘黎也詩稱密人不共敢拒大邦僂阮徂共故文王侵自阮

釋繼以伐崇之事而無戡黎之說書次微子於戡黎之後戡黎之序有始咎周之語紂既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呂東萊王文叔書說亦以西伯爲武王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爲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邱之詩作。昏亡齒寒。衛終爲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韓趙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其可忽哉。

全云以是知平原君之受馮亭非利令智昏也太史公以成敗論人耳長平之敗

在易帥然非平原之過○元圻案西伯戡黎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詩序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實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春秋閔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史記白起列傳昭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

黨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三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唐書李德裕傳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積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捨

而不討無以示四方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今朕欲誅其各以兵會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宏敬皆聽命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秋七月上遣刑部侍郎兼

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勸鎮魏早平澤潞李回至河朔何宏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齎鞍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請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

泰誓爲大會

以誓

晁氏尙書訓

結傳

周親仁人

予有亂十人

一人數邑姜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

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真燕

書哉。〔原注〕或說謂新經以泰爲否。泰之泰。約時上下不交。下無邦。武王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大誓與大誥

同。〔原注〕音泰者非。○二元折案。〔林少穎曰〕篇名用否。泰之泰。未必是古文。如此或意其出於唐天寶中一時之所定也。〔惠氏九經古義曰〕顧彪古文尙書義疏云。泰者大之

極也。猶如天子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彪字仲文。隋煬帝時爲秘書學士。當時已改爲泰。非始於衛包。〔案正義曰〕經云大會於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是初唐時亦作泰。經義考

晁氏公武尙書訓詁傳宋志四十六卷佚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

爲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尙書異。〔原注〕

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朱文公集註從書傳。〔闡按〕辨亦見古文尙書疏證第二卷第十九條。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下云本或作亂。〕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

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闡按〕今左傳有臣字。〔案昭公二十四年〕

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闡本〕

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元折案〕泰誓中正義曰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

一以漢書

千八百八十人

太伯叔且無
伐紂心

式商容閻
商容三論非
周君
商容馮馬徒
欲伐紂
商容辭周公
三公
商容為商之
禮樂

一婦人焉故先儒鄭元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闕夭散宜生南宮
瑄也（劉原父七經小傳曰）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武王即位已
八十餘未知文母猶存否以錢推之蓋呂姜必非文母（朱子論語註）蔡氏尙書傳皆從劉
原父之說林少穎曰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誠是也而以呂姜為亂臣亦恐此理不然然孔
子所謂婦人者世既久遠蓋不可必其為何人矣蓋經無明文顯其所疑可也（陽湖趙氏
翼咳餘叢考四北史齊后妃傳）論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武明即神武妻婁氏也則
以亂臣為邑姜
唐人已有此解

左氏

傳公五年

傳云太伯不從楚辭天問云叔日不嘉與

夷齊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元折案楚辭天問到擊
紂躬叔且不嘉王逸注云

且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
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且不嘉也（洪興祖補注云）武王東伐至于河上兩甚
雷疾周公且進曰天不佑周矣意者吾君德行未備百姓疾怨耶故天降吾災請還師太公曰
不可天對云頸紂黃鉞且執喜之余謂武王之事太公佐之伯夷諫之佐之者以救天下之溺
諫之者以懲萬世之亂武未盡善叔且不嘉其意一也 天對柳子厚所作

武成式商容閻正義引帝王世紀

（全云皇
甫證作

云商容及

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
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
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案世紀原文臨衆下有「不惡而嚴」是以前六字王氏引從正義脫文應補入）知之見武王

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韓詩外傳二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

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

矣。史記

樂毅列傳

燕王遺樂間書曰：紂之時，商容不達

身，祇辱焉。以冀其變。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

商容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

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蓋康成不見古文武

成，故以容爲禮樂。張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閭。

語見史記留侯世家

史記周紀二云：表商容之閭，皆與書合。

（元圻案）全謝山

經史問答二：問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紀一條，是其言厚齋引韓詩外傳一條，是其行

然。世紀似可信，外傳似不可信。答善哉去取之審也。夫商容仕於殷朝而欲伐紂，是何舉動？豈

止於愚又謂不爭而隱，是無勇。蓋七國荒唐之徒，所爲說故早已見於燕王貽樂閉書中。要之

不足信。商容不仕於周，自是伯夷一流。韓嬰之言，適以汙之。厚齋先生亦不審耳。孔疏但引世

紀正有斟酌也。（樂記正義曰）容爲禮樂，故云視商禮樂之官。知容爲禮樂者，漢書儒林傳

云：孝文時，徐生善爲容，是善禮樂者，謂之容也。而武成篇式商容，閭則商容人名，鄭不見古文

故爲禮樂也。（愚按）康成雖不見古文，而大傳其所注也。（伏生明）云：表商容之閭，不應于

秋

注禮有異，鄭以箕子爲周陳洪範，而商容則但云式商容，蓋高蹈遠引，武王不得而使之也。

故隨文爲義，正義前一說得之。（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

之曾孫也。有高尙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元晏先生。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等傳，元晏春

佳伐歸畧
東郊不關

顏師古刊謬正俗二云：武城序往伐歸獸，當依畧字。

分北三苗
闕四門

毋侮矜寡畏
高明

曰濟曰圍
曰滄曰愬

費誓序東郊不開。按說文及古今字詁林開古闕字。闕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闕爲開。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原注〕謂虞翻分北三苗北古別字。

〔元圻案〕〔匡謬正俗〕二武成序往伐歸魯徐仙民音署爲始售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義相承〔又說文解字〕云騶也字林騶音火又反獸字從騶從犬斯則六畜之字本自作騶於後始借爲養字耳且騶獸類屬不同騶者人之所養獸是山林所育故爾雅論牛馬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即在釋獸較然可知當依騶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即呼爲獸又曰費誓序東郊不開〔孔安國注〕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東故東郊不開徐先民音開按釋文解字及張揖古今字詁林古開字闕古闕字但闕既訓開故孔氏釋東郊不開爾不得徑讀闕爲開〔惠氏九經古義〕〔案說文虞書〕闕四門闕作開從門从卩此經闕字亦當從說文作開唐石經作開者衛包改从今文也宋以來直作開字非也〔虞翻說見三國志本傳注〕〔唐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瑣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師古官祕書監宏文館學士藝文館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于時永徽三年子揚廷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篇〔匡謬作刊謬避宋太祖諱也〕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

高明。史記宋世家亦云毋侮鰥寡。〔元圻案〕今本大傳無洪範曰不叶于極四句近

刻大傳補遺續補遺亦未之及

周禮春官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圍曰蠡曰愬

買許馬鄭治

古文

安國史記為

古文

五事哲謀庸
艾見詩

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圉正義云洪

範稽疑論卜北有五曰圉注云圉者色澤光明

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

為圉鄭依賈氏所奏（原注說文引書圉升雲半有半無今按圉即洪範曰釋其下乃注文）古文尚

書曰滌曰圉與周禮注同（三箋繼序按說文口部）引尚書與毛詩

成治尚書亦淵源於衛賈馬故皆依賈氏所奏也自丁度集韻誤刪白字似圉升雲為一句

半有半無為一句而容齋隨筆文獻通考等書遂以當尚書逸句非也○（元圉案）（惠氏九

經古義曰案曰驛傳云）氣落驛不連屬驛古文作悌今文作圉史記作滌滌即悌也古書彙

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誤從水見鄭氏易注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故

作悌後人轉讀遂為滌也（說文曰）圉讀若驛今尚書作驛是又疑今文而失之司馬相如傳

昆蟲閭憚閭憚猶悌也亦發明之意（後漢書賈逵傳）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詔令撰歌

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連集為三卷

詩小雅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莊子天運篇天有

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

治成德備皆為洪範之學（元圉案）（小夏正義曰）毛五事皆準尚

書為說故箋引書曰以證之（朱子詩

集傳曰）為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又曰荆公解聰明文思盡合洪範五事却是

穿鑿如小夏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却合洪範五事

洪範始思卽
致知

曾子固

熙寧
轉對

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

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
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
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
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
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

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

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

（闕按）真西山言韓愈李翱舉大學
之說見其原道復性篇而立朝議論

曾弗之及余謂自曾子固始及之○（元
圻案）西山之說見所作大學衍義序

韓非

有度
篇

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

王之指。無

（全）否無
亦當作毋

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之

天言而失之也。

（元）圻案（惠氏九經古義曰）尙書無有作好。理王之道無有作惡
（連）王之路。呂覽引之。兩有字均作或。高誘曰或有也。古有字皆作或

商書殷其弗或亂正四方。義士言時乃或言爾。攸居傳皆云或有也。鄭康成注論語亦云或之
言有也。韓非子曰無或作利云云。文雖異。然皆以或爲有。韓呂皆在末焚書之前。必有所據

無作好惡聽
明惟辟作福威

箕子名胥餘

巢伯來朝

南巢不義湯
獨朝周
厲不義禹獨
臣商

王伯厚以爲述洪範而失之未盡然也(愚按)王氏所謂失之者不備在或有二字之不同是以不及呂覽惠氏似未會其意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

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

(原注)史記正義戶子云○(元圻案)陸德明莊子釋文(大宗師篇)箕

子胥餘。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戶子。崔同。又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或云戶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又敘錄曰)司馬彪注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彪字紹統。河內人。晉秘書監。

王氏所引史記正義見鄉陽傳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李杞解

曰。成湯放桀於南巢。巢人納之之意者。終商之世。

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盛。

德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其說美矣。然

無所據。

(集證曰)黃氏曰抄云。將榮甫謂其伯父尙書嘗聞前輩言。厲者啓同姓之國。別堯舜皆與賢而啓乃繼禹。厲不服一戰於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

湯伐夏而後厲來臣於商。故作臣厲之書。成湯放桀於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筵。先皇理宗云。錢時融

二 金縢異說有

周公葬畢事

周公揃爪祝
成王病

堂書解亦云夏桀保走三腰湯伐之遂奔南巢南巢要險之地特其險遠始不服而今來朝故特命之○元圻案一書序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一水經二十九沔水又東北出居巢縣南注云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圍巢巢舒國也舒叛故圍之春秋楚人圍巢注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是即南巢也李杞字子材號謙齋著謙齋書解朱竹垞云未見李子材黃東發錢子是皆同時人未知其說之孰為後先也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

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

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昔成王

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

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

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

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

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

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日欲為亂乎此又以

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曰不知出何書閣按不知出何書索隱措恬

引故曰過可拔而諫可覺言非
措成王事王氏亦微讀錯

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二云秦

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

譙周語亦案隱所引

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辭則不

無妄傳者

何遜南軒曰以下當自爲一條

案一漢書梅福傳注尚書大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

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
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于畢示天下不敢臣案此條今本

大傳佚盧學士王文韶探師古注以補遺史記魯世家載金縢事於武王時又載捕狐事於成王時
後漢書周舉傳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葬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變動及更葬以

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注引洪範五事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
及成王瘞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公郊而天立反風兩禾稼復起案章懷

所引五行傳之文亦今本大傳所無雅雨堂大傳補遺抱經堂續補遺均未採入三國志
蜀諫周傳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耽古篤學爲中散大夫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

古史考之屬百餘篇張南軒答俞秀才問曰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渾全一箇誠意至
誠可以回造化有是理也若夫金縢冊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祝

之辭則不
傳矣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爲避

閻按詩集傳乃謂居東爲東

在罪人始得爲得而誅之何與元圻案孔傳辟法也正義曰釋詁文鄭元以爲管蔡流
官即避居東都釋文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史記魯世家管蔡流言周公乃告太公

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正義辟音避馬鄭之音蓋本
於太史公宋子與蔡仲默沈書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書亦辯此一條一

我之弗辟

與王齊
周公歸八

周公歸事

九年大統未

集

文王受命之

年

錫命西伯專

征伐

時值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精之王王亦未必見從當時事勢亦未必然 宋項氏安世家說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信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所以自明于天下哉鄭氏謂辟讀為避居東則避之也 子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為是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二

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帝王世紀文王即

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受命之元年

案世紀之說史記

周本紀正義引之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維莫春在鎬

今本周書作鎬召太子發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

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二十六年改元稱一年

或有因於古也

闕按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也辨見古文尚書疏證卷第二十二條○三元折案武成正義曰文王斷虞芮

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己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

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西伯得專征伐沈約注云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又帝辛四十一年書西伯昌謠

與武成九年之數合蔡傳從之足證文王無改元之事矣且紀年於帝辛之四十二年分注云周武王元年逸周書柔武解維王元祀注云此文王卒之明年大開武解云惟王一祀是武王

即位改元無因文王之年之說也。文王受命改元之說歐陽公泰誓論辯之最詳。（項氏家說曰）說者以此為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即位九年乃觀兵于盟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即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為十一年。但數即位之年則九年耳。項氏直以為武王之九年亦足以備一解。（書錄解題四）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三卷。祕書丞高安劉慆道原。擢司馬公脩。歷代君臣事跡。詳恕為屬。嘗謂史記不及包攝神農。今歷代書不及威烈之前。欲為前紀而本朝為後紀。將俟書成請於公會。道原病發絕意。後紀迺改前紀為外紀云。（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逸周書十卷。舊本題曰汲冢周書。考隋唐志俱稱此書以晉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冢中。然晉書武帝紀及荀勗東晉傳載汲冢人不準所得竹書七十五篇。具有篇名。無所謂周書。（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載汲冢諸書亦不列周書之目。是周書不出汲冢也。攷漢書藝文志。先有周書七十一篇。今本比班氏所紀惟少一篇。陳振孫書錄稱凡七十篇。敘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諸篇。數仍七十。有一與漢志合。又編年類竹書紀年二卷。（按）（晉書東晉傳）晉咸和七年汲冢人發魏襄王冢。得古書七十五卷。中有竹書紀年十三篇。今世所行題沈約注亦與隋志相符。然反覆推勘似非汲冢原書。

崇德報功證史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

不以功。故曰崇德報功。（元折案）呂氏春秋孝行覽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于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

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

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淮南子人間訓。夫咎犯戰勝城濮。

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魏者天下之所貴也。

（案）雍季之事亦見韓非子晉文篇說苑權謀篇。（史記趙世家）趙滅智氏。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惟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

不子之責爲
負子

之

若爾三王是有不子之責于天。史記魯世以不爲負。

索隱引鄭元曰：不讀曰負。（下云此爲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隗囂移檄

曰：庶無負子之責。（見後漢書本傳）蓋本此。（本此謂本史記）晁以道解

不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

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元圻案：朱子語錄云：有不子之責于天，只有晁以道說得甚好。他解不子之責，

如史傳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侍左右，故周公乞貸其死，云以且代某之身。晁正義引康成云：不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爲天所責。釋文：不鄭音不與索隱所引鄭說異。豈康成固有二說與。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

今本書序餽字俱作歸。史記周本紀以歸爲餽。餽二字通用。見論語圻案

一論語詠而歸歸孔子豚。陸氏釋文並云：鄭本作饋。書讀饋爲歸。今從古。說文食部餽亦作饋。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大誥序孔傳漢地理志：殷畿內爲三

國。邶、鄘、衛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

三監地爲邶、鄘、衛。

邶、鄘、衛

餽禾餽禾

三監諸說不同

三毫有二說
阪尹為三毫之一

管承財水

尹之以監殷民。

案詩正義曰王肅服虔皆依志為說

唯鄭康成以三監為

管蔡霍蘇氏

書傳

從孔說林氏

全解

蔡氏

傳

從鄭說

二毫孔氏謂亳人之歸文王者二所為之立監

立政篇孔傳

康成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二邑

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

也皇甫謚以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

亳

二說俱見書正義

林氏從鄭說呂氏

東萊書說

閩按呂氏下當從前增蔡氏

從皇甫

說

原注詩譜以三叔為三監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

全云三山林之奇字少類呂成公師也○元圻案康成却鄭衛詩譜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

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逸周書作維解武王克殷乃立

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為

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鄭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與康成說合薛氏季宣書古

文訓黃氏度書說亦從康成三毫康成以阪尹即三毫之一皇甫謚曰阪險也言夷微盧之

衆及三毫之地與夫阪險之地為之尹者無不得人也薛氏書古文訓曰阪周之西界隴阪也黃氏書說曰阪險也三毫皆平地井法最詳而其險阻則不以井法治之所謂山澤之農

也尹長也東萊書說蔡氏書傳并曰阪未詳皆不以阪尹為三毫之一林氏全解立政篇引

皇甫說於前引鄭說於後云唐孔氏以為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此言最為近古盤

庚上篇亦引皇甫鄭二說云鄭說可信

原注引孫毓之說見詩正義

珍做宋版印

民獻十夫失其名

周公喜十人來歸

十夫非十亂

康叔字于殷
中旄父字于東

東土爲邶鄘
衛

酒詩篇俄空
酒誥若圭璧

民獻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

賢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

（方樓山云書正義云）十人

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爲賢未必是賢也此可釋王氏之疑○（元圻案）大誥正義曰將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

林氏全解曰此十夫者周公得之而其喜如此必非瑣瑣者惜其名氏不見於後世（揚雄曰）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某於十夫亦云（程泰之演繁露八）（史記管蔡世家）太

史公曰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弟成叔聃季之屬十人爲輔拂是以諸侯凡十家故因附之世家夫此十人者即大誥之謂民獻十夫者耶（元陳氏櫟書集傳）纂疏曰十夫馬融以

爲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可以稱夫

周書作維曰俾康叔字于殷俾中旄父字于東注

二云東謂衛殷邶鄘

（案）今本周書注在上文建管叔于東句下又注曰康叔代霍叔中旄父代管叔

詩譜自

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康叔字

于殷即衛也注以殷爲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

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

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歟

（原注）顧命有南宮毛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

問神篇

愚按酒誥古今文皆

逸句
劉向校書脫

歐陽大小夏
侯書

圻父農父宏
父句義

復子明辟
周公踐位事
王雲書義

公孫十八
十六夫

有之。豈揚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

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

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

豈卽脫簡歟。

〔閣按〕揚雄謂酒誥之篇。俄空此自雄校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一行也。酒誥一行二十五字。與召誥

一行二十二字。又不同。詳余尙書古文疏證胡朏明說。〔全云〕向雄相去幾時。闕說非。〔元圻案〕〔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漢書藝文志〕儒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揚雄傳曰〕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藝文志書類〕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又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

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

字者。脫亦二十二字。〔陸氏釋文敘錄〕歐陽高作尙書章句。爲歐陽氏學。夏侯勝受詔撰尙

書說。號爲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尙書相出入者。率

引以次。章句爲小夏侯氏學。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以向爲中壘校尉。漢書有傳。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

違。保辟絕句。

〔案〕小雅祈父箋引書曰。若疇祈父。知古文以父字絕句也。朱子詩傳引酒誥曰。祈父薄違。從荆公。朱文公

以爲。復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

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

此二說。楊慈湖五誥解從之。漢儒居攝還政。月之說。於是一洗矣。山谷和張文潛贈晁无咎詩。云荆公六藝學。

妙處端不朽信夫。

何本一作信矣。○元圻案：《朱子語錄》人言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須還他且如矧惟若疇至定辟古註從父字

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寬出諸儒之表。《林氏尚書全解酒誥篇》先儒以若疇繫於圻父言君所順疇薄違繫於農父言迨迨萬民若保繫於宏父言當順安之不如王氏以若疇爲汝之疇匹而於其下先舉其官名而後陳其所任之職也蓋君之於臣若股肱元首一體相須故三卿皆其疇匹也薄違者言司徒之迨迨違命者也農父若保言司徒教民稼穡以順安之也宏父定辟言司徒闢地居民而定其法也。《又洛誥篇漢孔氏曰》復子明辟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王氏破先儒之說可爲明君臣之大分而有功于各教也王氏之說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葉少蘊曰》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初無經見獨明堂位云爾明堂位非出吾夫子也。《書錄解題》書卷十三卷侍講臨川王雱元澤撰其父安石序之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無隱張氏以爲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

殺之也汝當思之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爲淫泆

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

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

辭奈何以爲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元圻案東坡謂大

殺羣飲爲告者語
梓材三誥主戒殺
張氏尙書小傳

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之文反覆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而世主不以爲鑒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醜醜

暨厥臣達大
家周重封建宗
族

鑄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經義考張震尚書）小傳未見董鼎曰震字真父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
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爲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
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
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
之封有九宗五正焉

俱見定公四年左傳

皆所以繫人心維國

勢不特諸侯爲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

大門宗子茂揚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

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王恭明祀敷明

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

厥家

爾本校云厥家元板作王家

萬子孫用未被先王之靈光

此引逸周書皇門解

節刪字句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

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

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

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是也。

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

者脩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後

託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興立矣。（全云此有嘒於宋宗室之不振）又云

晉無公族以卿子弟爲之。是以有三卿之禍。○（元圻案）大家孔傳謂卿大夫及都家也。正義都家卿大夫所得邑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周禮有都官之家。周禮大宰職九兩注兩猶稱也。所以協稱萬民宗繼別爲大宗以收族者。○（周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肅恭神明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明於道訓而咨於故實。王曰然則能訓治其

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晉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苟家惇惠。勸神文敏。屬也。果敢無忌。鎮靖使茲。四人者爲之。夫齊梁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云云。○（宋陳氏傳夏曰）殷

民七族實封。康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蓋世族大家禮法足以齊其家。恩義足以帥其族。正有國者所以爲治也。漢高帝都關中。徙齊諸田。楚昭屈武帝以六條詔察首以強宗爲言。陵夷至

於五代之亂。元魏分析墜戶而先王以族得民之意。數而不可復收矣。

商之澤深矣。周既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

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離民。不敢有

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

迷民離民頌
民忠商
邦之安危惟
殷士

謂之頑民。何云。雖民釋文字或作剛如孔傳乃與百君子文義相屬以為指頑民。恐非。○元圻案。《召語經文》于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曰我小

臣讎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正義曰。雖剛然猶為匹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

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

詩存邶鄘於風繫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何云。詩

自不同。全云。匡山未平時元人以告變之章大捕四明遺老以為欲迎二王深寧所以啼噓而言此。○元圻案。《東萊書說》曰。頑民人之所忿疾也周公以王命詰首呼之曰爾殷多

士撫摩勞來之意見于言表略無忿疾之氣亦可見聖人之心矣。

召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二日粵朏。漢律曆志引

古文月采篇曰二日日朏。顏注謂說月之光采

愚以書正義考之采字疑當作令。方棟山云。魯語有少采夕月之文采字不必疑。○

元圻案。朱子亦云是令字之誤。國語。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章昭注曰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與。宋史。繩祖學齋帖碑曰。余作補亡月采

篇辨日月隨天左旋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見史記本傳。呂氏春秋特君覽長

營成周務德不務險

三日粵朏

利篇

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惟予一人。營

居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

易得而誅也。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

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

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

得也。三說大意略同。全云此說非也。周公營成周。不過為諸侯朝會之地。未嘗令成王徙都之也。果如呂覽說苑云云。則王

公設險之言皆贅矣。○三元折案。林氏尚書全解。召誥篇曰。夫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常情也。先王之奄有天下。以傳之子孫。固宜。縣縣延延。於萬年而絕。雖其子孫之賢。不肖。歷祚之

長短。不可得而必然。其創業垂統。深根固蒂。為不可拔之勢。以遺之者。未嘗不盡也。乃謂周公之心。苟其無德。則欲其易以亡。必無此理。愚謂。林說誠然。聖人惟望其子孫之賢。不計其傳

祚之長短。子孫而賢。自有無疆之休。子孫而不賢。堯舜且以天下與人矣。婁敬又曰。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却能見周召二公公天下之意。

周召為師保。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

以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此君奭序正義文。○(原注)師氏保氏注

亦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闡按。周官出曉出書二十。五篇內。康成何由得見其實。周官從漢百官公卿表來。禮記文王世子注。

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注自不同。(何云)大司成當為宗伯之屬

周召為師保

卷二十一 書 周官 禮記 文王世子注 大司成 當為宗伯之屬

有若散宜生

大司樂成樂之一終也○(元圻案)釋文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大戴記賈誼書言師保與周官合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漢書古

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在上當以散宜為氏

(闕按)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於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案)孔傳曰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正義曰胥相也伯長也顧氏以相

越惟有胥伯大傳胥賦以稅言

長事即小大眾正官之人也大傳二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

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

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

大多政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元圻案)惠氏九

經古義曰儀禮士昏禮云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無逸毋與無古今字非有兩義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

穆王享國百年以壽數言(元圻案)劉歆曰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呂刑正義曰周本紀云穆王

無逸呂刑言享國

無逸亦作毋逸

祖甲爲武丁
子帝甲
享國先中宗
後祖甲
武丁祖庚傳
世

訂位春秋已五十矣無逆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言其長壽也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

(案)王肅說見正義東坡書傳林少穎尙書全解東萊書說裏

西山大學
衍義從之

馬融。鄭元。云。武丁子帝甲也。

(馬融說見史記魯世家正義)薛季宣書古文訓

從之

書正義以鄭爲妄。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歷

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

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

(何云)曲爲之說。王肅說亦見魯世家正義

孔傳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與王肅說合故先儒疑肅竊見孔傳也

蔡氏書傳從鄭說謂非

太甲。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

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

甲爲祖甲。

(何云)邵子經世書豈足爲據而妄引之乎(閻慈蔡傳謂祖甲非太甲尤快在據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

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元圻案)無逸正義曰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

人(按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寧當舉之以戒無逸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

丁而輕祖甲也(史記魯世家索隱曰)紀年太甲唯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也(元陳氏師凱書蔡傳)旁通曰考之經文則祖甲享國下卽云自是厥後

立王生則逸又云亦罔或克壽既以祖甲爲太甲則中宗高宗皆太甲後人安得云生則逸罔或壽耶

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言不敢者堯舜之兢

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元圻案董子對策曰堯舜之兢堯舜之行其道而舜

業業日致其孝項氏家說十一自警雜說曰堯兢堯也業業舜也孜孜禹也慄慄湯也翼翼

文王也一經之義總挈於此五句此百聖相傳之心法又曰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也既竭吾才欲罷不能顏子也死而後已曾子也不可須臾離子思也有終身之憂孟子也八聖四賢垂範

如此學者會是將安師乎

天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元命我與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畏于民暑天之監臨常在目故曰顧諟天之明命元圻案據此則本卷第七條引說文顧畏于民暑作舜乃傳刻之誤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知人曰人君

急於知人緩於知事愚謂漢宣帝綜核名實非

不明也而不能知宏石之姦唐宣宗扶擿細微

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於小而闇

言獄罔攸兼
證中

天命自度
自作元命
顧畏民暑
顧諟明命

無逸言不敢
同孝經
堯兢堯舜業
業
禹孜孜湯慄
慄
文王翼翼

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不徧物而急先務。

元圻案：荀子曰：王道治

近不洽遠治，明不洽幽治。一不洽二。漢書左雄傳：宣帝興于側陋，綜核名實，知時所病，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又蕭望之傳：初，宣帝不甚重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宏恭、石顯久典樞機。齊治通鑑唐紀：宣宗九年，上聽察彊記宮中，厥役給洒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度支奏：演、汚帛誤書，演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誅之。唐書令狐綯傳：綯字子實，舉進士，宣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通鑑：宣宗十三年崩，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

蔡仲之命證史

觀蔡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

所以亡。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

蕃屏周。見傳公二十四年左傳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侯，以成

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元圻案

漢書景十三王傳：中山王名勝，孝景前三年立，建元三年來朝，天子置酒勝闈，樂而泣問其故，對曰：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却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卒諡靖。景帝紀：三年春正月，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又諸侯王表序曰：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滅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于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

君陳爲伯禽
周公之子八
人

周公子食采
爲王臣
君陳分正東
郊

爾乃順之于
外
斯謀斯猷稱
后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它無所考傳

有兄蔣邢茅昨祭

見傳公二十四
年左傳

豈君陳其一人歟凡

伯祭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

遠矣

闡按禮記疏引鄭康成詩譜曰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今詩譜無伯禽君陳字全云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蓋合魯與凡蔣諸國則七人

也不知王官之世豈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即君陳之裔蘇氏疑君陳則非周公子或云特如君爽君牙之類然周公之子八人則無疑矣又云宣王中輿輔之者周公也宰孔亦有識見

○二元圻案林氏尚書全解曰君陳漢孔氏但曰臣名康成注坊記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案左傳有周公黑肩周公闕周公忌父周公楚蓋周公之子伯禽則封于魯繼世爲

諸侯又其一子則食采于畿內繼世爲王朝之臣康成謂伯禽弟意者蓋指此也蘇氏陳少南俱以鄭氏爲非而陳少南爲詳謂周公命康叔成王命蔡仲父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辭如是

之審况周公叔父有大勳勞于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路人然決無是理也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此君陳篇序文

鄭注周之近郊五十

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

原注儀禮疏

闡按地理之學莫妙于目驗趙充國固言百聞不如一見康成戒子書吾嘗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克豫之域者也○二元圻案鄭注見聘禮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

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

成王告君陳
失言
君陳用坊記
文

大取禮記

有容德乃大
禮史

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爲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爲良顯乎。聞復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

（闕按）（尚書古文疏證云）

君陳此六語引於坊記。安知當日非大小臣工相告誡之辭。未必爲君告臣。只緣晚出。書作成。王語氣成王之宛。於是且千餘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誓六語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詳卷二十七條。（全云）此六語果有疵。不可謂非成王之失言也。若遂以此爲古文作僞之證。則又過矣。潛邱力攻古文。尙書爲僞。余未敢信。（繼序按禮記

坊記）春秋繁露皆引此文。則真古文矣。爾雅釋詁云。順陳也。卽此順之于外之順。不讀爾雅。不明尙書此文。不讀尙書。亦不明爾雅所釋。又按僞孔傳云。順行于外。暗與爾雅合。而孝經

注以順而行之訓。將順則將順。與彼絕不同。推之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可作陳字解。○（元圻案）（蔡氏尙書集傳引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之

細行也。然君既有是言。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陳氏尙書集傳纂疏引呂氏曰。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澹然不有前日尙忘己之善而歸之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又引真氏曰。善則稱君。含美從王。此誠人臣自處者所當知。君以是語。臣則不可也。漢高稱李斯

善則稱君。而王衛尉亦非之王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萬世法。呂氏亦回護之辭耳。

推誠以待士。士則樂氏之勇。亦子之勇。

事見襄公二十一年左傳

用賢

以及民。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

大二元折案（戰國策）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留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嚴下有賁珠者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衛靈公曰）宛春之言寡人行之大夫之善寡人之善也庸非德乎亦所以不喪之一端也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事見昭公

二十年左 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

聲故曰庶言同則繹（全云）孔光劉歆之同豈真同哉王舜且以此憂憐而死總之小人之同本不可謂之同所謂瓦合者也

○二元折案（周語史伯曰）今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神同盡乃棄矣（孔叢子抗志篇）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乎（漢書孫寶傳）

平帝立會越揚郡上黃龍游江中孔光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尙猶不相拾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不時百姓不足每有一時羣臣同聲得無非其善者（君陳孔傳曰）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薛氏書古文訓曰衆言同乎爾者爾當繹而後行不可苟也（蔡傳）謂衆論既同則又結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其義各異王氏蓋從蔡傳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

建定柳子宋元封建論謂天子不得變其君（何云）得變之時少矣然而古之聖人初

不欲以天下自私其子孫也 殆未考周制也（元折案）柳子厚封建論曰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驩盈跋扈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

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予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康王釋喪服
被袞冕
東坡輪顧命
易吉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

以爲禮之變蘇氏以爲失禮

案以上潘子
善問詳

朱文公

答

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

朱子自注云
韓文外集順宗

寶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也

下云而王侯以國

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

文公之說愚觀孝宗初上太上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中議唐憲宗上順宗

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樂而不作可

也

何云尤得之

劉韶美

閣按韶美名儀鳳普州人時官禮部員外郎

議曰唐自武德

高宗年號

以來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

上尊號亦多在卽位之年與本朝事體大相遠也。觀詔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唐冊禮乃

一時答問未爲定說也。

何云朱子語錄特恥其說務自蘇氏耳。閣按蘇氏之說非是。羅敦仁尙書是正。

之曰。案禮三年之喪越絰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裘冕大裘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卽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君子以是知刪書錄顧命之意深也。○元圻案東坡書傳曰。武王崩未葬君

臣皆冕服禮數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

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誦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陳氏書集傳纂疏引陳氏傳夏曰釋冕反喪服東坡疑之惜疑之而不加察也。召畢皆威德又老子更事豈不知禮蓋身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社稷豈呼殆哉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朝之以

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定向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子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之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韓文公順宗實錄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丙申上卽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二日癸巳皇帝若曰云云二十四日宣

遺詔上縗服見百寮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宋史劉儀鳳傳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服中不必避儀鳳獨上議乞候終制議雖是其

言竟用栗議林黃中名栗福清人宋史有傳

命作策畢公句讀

畢命見風俗證史

史

謝之風

謝之風

謝之風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

缺公字

元折案孔傳以畢字斷句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令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

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

事見桓公七年左傳

陽樊之民不肯

從晉

事見僖公二十五年左傳

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

王化之入人深矣

全云豈特春秋之世至七國時上黨之民猶不肯入秦

唐賈至議取

士以安史之亂為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

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

亡在風俗四維不張

閣按賈誼語

而秦曆促取尚失所

閣按干寶語

而晉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元折案呂成公左傳說三盟向之民不忍輕

風

棄周而服鄭陽樊温原之民亦不忍輕棄周而服晉以此見周之德澤結民深處不肯捨周服諸侯如此史記周本紀王赧五十九年秦昭王攻西周西周君犇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

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唐文粹二十八賈至議楊綽奏賈舉疏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為精通而不窮旨義考文者以聲病為是非而務擇浮艷上失其源而

下襲其流乘流波蕩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

長則亂臣賊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

忠信之陵類恥偷之失所末學之耽聘儒道之不舉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又曰近者趨仕靡然向風致使豫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道宏仁義之風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 賈至字幼鄰洛陽人曾之子唐書有傳肅宗寶應二年楊綰上條奏貢舉疏詔諸司通議李懷筠賈至嚴武並是縮議即此疏也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

殷民歷三紀化周衛傳七世風先變

衛風先變一日移之而有餘 元折案一畢命曰恭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

閑之維艱格其非心

雖收放心閑之維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

繆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樹之風聲證史

衛石碣以義厲一國 事見隱公四年左傳 而甯 武子 遠 伯玉 之類萃焉

晉趙衰以遜化一國 事見僖公二十七年左傳 而知 莊子 范文子之賢

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元折案一呂成公左氏傳說一衛之亂石碣以身徇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館遺愛之徒

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 又卷三晉國人材之盛皆出于狐趙初使狐偃將上軍則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則讓于欒枝先軫及先軫死復使先且居將中軍

又佐之至臼季見箕缺于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待如賓以此見非特朝廷如此相遜而田野之間亦莫不皆然一國皆有推賢讓能之風趙衰狐偃偁之也直至景公時施宣子讓其下皆

讓其波流之及直至如此晉之霸業所以長久 唐薛登上疏曰漢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符以儒林變俗則蜀士多賢亦此意

金華書公

德義大訓
史

齊太史之守官

事見襄公二十四年左傳

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

守禮

事見哀公二十四年左傳

周孔

闕按孔當作公

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

義時乃大訓。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于孟子。

何云在盡信書下

引甫刑曰帝

清問下民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

闕按盧六以引孔傳君帝

帝堯也以證非皇字。○元圻案盧六以云云闕本孔傳誤作孔疏何本脫君字衍云字今校正。墨子尚質篇中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亦作皇帝

兵以恭行天罰。謂之天吏。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

牧。

中說

問易篇

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

元命包。易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易書有

元包。薛收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刑。阮注

誤矣。

元圻案書錄解題九中說注十卷太常丞阮逸天隱撰

張子韶

全云張文忠公九成字子韶號無垢

書說於君牙。問命文侯之命。其

君牙問命非穆王言

翁注困學紀聞

卷二

書

器一中華書局聚

文侯之命罪
平王
張子韶書傳
統論

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

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

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元折案橫浦集固命論曰余

道矣穆王其父昭王溺死於漢水略無恢復之志而駭四方與兩篇之言絕不相似然而余

三復兩篇見其感激惻恒有足以感動人者何也曰德宗何人哉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山

東父老爲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人君子憫穆王之無志故脩辭立說以勸厲于

臣下也或曰安知非出于穆王之自爲耶曰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之年乃卽尊位而乃不以

父恥爲念區區如兒輩務夸馬力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也安得有此至誠之言文侯之命論

曰以史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尙忍言之耶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傷

求死之不給肯爲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事方且枕戈嘗胆以報父仇肯命文侯而無

一言以及幽王略無傷痛之辭何也豈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爲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在位

五十年略無設施是特不孝之子而已孔子存之蓋以著平王之罪與允征同也春秋定

公十四年一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胡傳曰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

一珍傲宋版印

元折案橫浦集固命論曰余

道矣穆王其父昭王溺死於漢水略無恢復之志而駭四方與兩篇之言絕不相似然而余

三復兩篇見其感激惻恒有足以感動人者何也曰德宗何人哉有陸贄作奉天詔書遂使山

東父老爲之泣下則夫二篇之命亦必當時仁人君子憫穆王之無志故脩辭立說以勸厲于

臣下也或曰安知非出于穆王之自爲耶曰穆王無志如此以五十之年乃卽尊位而乃不以

父恥爲念區區如兒輩務夸馬力奔走四方此不才之主也安得有此至誠之言文侯之命論

曰以史攷之是平王因申侯殺其父而得立也嗚呼尙忍言之耶使平王知有父子方且痛傷

求死之不給肯爲殺父者所立乎使平王權以濟事方且枕戈嘗胆以報父仇肯命文侯而無

一言以及幽王略無傷痛之辭何也豈初造國家未能勝之故爲此畏懼將以有待耶而在位

五十年略無設施是特不孝之子而已孔子存之蓋以著平王之罪與允征同也春秋定

公十四年一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胡傳曰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皇

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仇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爲常事也其旨微

矣揚之水朱子集傳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殺幽王則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

也今平王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

則其志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哉史氏治書講義

說文侯之命亦極美宣王之勤政復讎而傷平王之無志恢復賈氏變經楚毛詩講義式

微篇一稱太王勾踐轉弱爲強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揚之水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皆援

古以風也張子韶作書傳統論自堯典至秦誓各爲論一篇載橫浦集中胡氏安

國字康侯建安人諱文定著春秋傳三十卷其書於高宗時奏進多借以託風時事

皇

皇

皇

皇

皇

伯禽征徐作

樂誓

王來自奄

費誓辟誓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

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

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樂誓。禮記會子高注後

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嘗考書多方王來自

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

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

反。淮夷徐戎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作

胙誓。據此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

居喪卽戎也。左傳傳公三十三年殺之役。晉始墨。若伯禽

行之則晉不言始矣。禮記之言恐非謂費誓也。

闕按孔穎達疏禮記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時周公猶在。○元折案費史記作胙。今闕

何本俱作胙。說文無胙字。誤也。今據史記改作胙。會子問正義曰周公致仕之後成王卽

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

魯共公舉觴擇言

云來云然通員

審七觀先義
仁誠
七觀有度事
治美政

池為戒。漢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見史記儒林傳周公伯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

一日也。

元折案戰國策梁王魏嬰鵲諸侯於范臺酒酣魯君辟席揮言曰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

而後闔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歎鮑彪注曰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又曰項羽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

周益公

文苑英華後序

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

正義安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

秦誓若弗云來正義員即云也

愚按

漢書韋子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

原注

古文作員何云員來恐是鼎來之誤更以英華考集證惠氏九經古義四正義員即云是尙書本作云衡包改古文始從員詩出其東門云聊樂我員釋文曰員本作云正月云昏烟孔云本又作員商頌景員維河鄭箋云員古文作云言古文以員為云也

文心雕龍

宗經

云書標七觀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

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

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

漢書卷之九

美見大傳

（原注）孔叢子云：帝與觀美大馬，謀馬貢觀事，舉陶讓谷，穆觀政，秦晉觀義，此其略略異者。（集解）引大傳說略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

實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韜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此條所引語句前後與今本大傳不同，與太平御覽所引却合。○（元圻案）梁書文學傳：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篤志好學，除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

文公七年左傳

穆姜之言元亨

利貞

襄公九年左傳

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

昭公十二年左傳

叔向

之言昊天有成命，單穆公之言旱鹿

俱見周語下叔孫

穆子之言鹿鳴之二

襄公四年左傳又見魯語下

成鱗之言皇矣之

雅

昭公二十八年左傳

閔馬父之言商那之頌

魯語下

左史倚相之

言懿戒

楚語上

觀射父之言重黎

楚語下

白公子張之言

說命

楚語上

其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詁之先，蓋自

遲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氣脈未嘗絕也。

（元圻案）周語韋

昭注）早鹿詩作麓，古字通。

遲任見商書盤庚，史佚見左傳國語說苑，載成王問政於尹逸，馬氏釋史曰：尹逸即史逸，亦曰史佚。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今僅見於

卻缺言九功
九歌
楚語言重黎
說命
遲任史佚

王粲離鄒尙
書事

唐元行沖釋疑

原注王粲曰世稱伊維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入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鄉氏道備梁竊怪因求所學得尙書注退思其

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論焉凡有二篇館閣書目彙集八卷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何云觀仲宣之難康成則建安才子尙有意于經學也○云云折案類氏家訓勉學篇曰吾初適荆

與博陵崔文憲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尙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發口懸見排逐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彙集示

之二元行沖釋疑曰子雍規元數十百件守鄉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謬又曰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以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成云先儒多闕鄉氏道備

梁竊怪因求其學得尙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彙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駁之將定臧否融稱元注東梁廣博兩漢四百餘年

未有偉於元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元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元康之失也唐書儒學傳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帝命行沖與諸儒集議作疏上

于官留中不出行沖疑諸儒問己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隋經籍志王粲尙書釋問四卷唐藝文志云王粲問田瓊韓益正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左傳

襄公十五年

官師從單靖公注

天子官師非卿也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

春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周官皆有師

云云折案如天官甸師追師地官族師之

類余友王汾原服曰祭法通士二廟官師一廟是官師又下於通士也

王景文全云名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

全云名欲

記考古圖曰宜用顧命遊廬山序所歷曰當用

顧命記考古
馮貢序遊廬

珍傲宋版印

禹貢。

何云王景文語當考宋書本傳無之疑是宋字○元折案王景文為張安國集序曰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備具

者語未卒公出考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為記于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顧命公拊掌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訖事將哀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

公益勳王景文名質與國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宋史本傳稱其博通經史普屬文與張孝祥父子遊深見器重質著雪山集四十卷今存十六卷四庫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張安國各

孝祥歷陽烏江人紹興二十四年廷試高宗親擢為第一宋史有傳安國著于湖集四十卷四庫全書著錄疑王景文為宋景文謝山誤以張安國為張伯玉皆因未見雪山

集中于湖集序也張伯玉即蔡條鐵圍山叢談所稱張端公仁廟朝人也名重當時號張百杯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杯一掃詩百篇也字公遠不字安國建安人范文正公舉以應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嘉祐中為御史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豪士賦序伊生抱

明允以嬰戮蓋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

謐云伊尹百有餘歲應劭曰周公年九十九王

充論衡云氣壽召公百八十故趙岐注孟子妖壽云

壽若召公元折案書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谷單遂前伊尹事作沃丁正義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水經注泗水又東

過沛縣東句注皇甫謐云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葬以報大德焉竹書紀年太甲十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沈約注謂此文後世所加論衡氣

壽篇一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召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

伊尹周召年
沃丁大霧葬
伊尹
太甲潛出殺
伊尹

卷一 中華書局聚

商之刑罪重
不孝

伐紂前師鼓
鼓

曰時五者來
備

五
是五氏五
建

〔文選〕注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吳平，太尉楊駿辟為祭酒。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晉書陸機傳曰：齊王罔矜功自伐，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後漢書〕應劭傳：劭字仲遠，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又〕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二百，罪莫重於不

孝。注：商湯所制法也。〔原注〕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簡可見。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鼓譟。疏謂書傳

說武王伐紂時事。〔原注〕二禮疏引書傳略說：皆書大傳也。○〔元圻案〕大傳：大誓惟丙午，王遷師前師乃鼓鼗鼓譟師乃滔前歌。

後錄注鼓音符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宋世家云：五者是〔闕按〕今本仍者字來備。荀爽謂

之五建。李雲謂之五氏。何云建其義氏其音當為是也。傳習之差如此。

近於郢書燕說矣。〔集證〕曰：〔惠氏九經古義〕引此條云：云棟案經文曰：時五者來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孔氏以曰時二字屬上句，與漢儒所受尚書異。讀後人遂以五是為傳習之譌，非也。是又作氏者，觀禮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為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為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至元孫氏，為莊公小顏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上經云：立時人為卜筮。此云是五者來備，皆訓為是。○〔元圻案〕〔後漢書荀爽傳〕對策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建咸備，各以其敘。注建是也。〔又〕李雲傳：雲字行，祖甘陵人。延禧二年，露布上書曰：皇后

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注是與氏古字通用。

也。〔又〕李雲傳：雲字行，祖甘陵人。延禧二年，露布上書曰：皇后

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注是與氏古字通用。

應好風雨關

應洪範五行氣

五福言富不
及貴
得極以考己
得失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按）水字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為

妃。故好風。畢屬西方金。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

鄭康成說也。吳仁傑謂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

又云。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漢志軫星亦好雨。（按）

漢天文志及史天官書並云軫為車主風蓋軫車之象與巽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無好雨之說云好雨者蔡傳也蔡傳詎足信歟○（元圻案）（洪範正義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

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燥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又鄭云）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剋

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宿雨東方木氣金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也（漢天文志曰）巽在東南為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

多風西方為兩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無軫星好雨之文不知蔡傳何以云漢志軫星亦好雨或兩字為風字之誤 吳仁傑字斗南一字南英崑山人講學朱子之門登淳熙進士

歷羅田令國子學錄所著有洪範辨圖一卷經義考云未見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

富也。（閩按）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

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遑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其去位也如擲重負豈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為恣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甚精（萬氏集證載游氏禮記解曰）五福不

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元圻案）（曾子固洪範傳曰）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於

民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懲戒者人君之事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國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孔氏武仲五福論曰）貴者所以嚴天下之分也五福者聖人所以與天下之民共也均其勢允其等使天下之民皆貴可乎哉此貴所以不錫于民也（元陳氏書集傳纂疏王氏曰）福極不言貴賤者貴賤有常分使皆慕貴而不欲賤則凌犯寡窺何有終極（又顧氏疇曰）不言貴雖以嚴分然貴未必為福賤未必為極故桀紂貴為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以上諸說所見不同而皆有至理可見先聖垂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後人尋味之而不能窮其際也故備錄之

趙岐注孟子多

言逸書孔子得帝魁

中候十八篇

百二十篇尚

張霸百兩篇

趙岐注子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謂皆逸篇

之辭（原注）又引書異拜讞言（閩按）說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八條（元）

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故趙邠卿謂古尚書百二十篇也（按漢書藝文志云）百兩篇者出東

葛伯仇餉事

帝乙爲湯六世孫

林之奇呂成公書說

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緯書出于東漢蓋因張霸之百兩篇遂附會其說曰孔子刪書定取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也然則孟子之時尙書未必果有百二十篇矣

葛伯仇餉非子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

(原注)孟子之時古書猶可致今有不可強通者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

名同不害以明功

(原注)帝乙湯元孫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王未詳(唐)陳正節曰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

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關)按(唐)成注禮記引易說末句作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孔疏以帝乙即祖乙正湯之六世孫但未見尙書○(元)圻案易緯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

至帝乙帝乙湯元孫之孫也帝乙則湯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五世之末外恩絕矣同日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之義順陰陽之道以正夫婦夫婦正

則王教興易之帝乙爲成湯云云(唐)書儒學傳(陳)正節穎川人語見本傳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

始

(原注)朱子曰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全)云成公爲少穎弟子其書蓋以續師說○(元)圻案(四庫全書目錄書類)林之

奇尙書全解四十卷其孫後序稱脫稿之初爲門人呂祖謙持去畊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誥以下皆僞續也然之奇初稿爲祖謙持去則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萊書

說始於洛誥以下云續之奇之書乃畊又有所增修託之乃祖歟(又)呂祖謙書說三十五卷其門人時潮所增修也原書始洛誥終秦誓其召誥以前則門人雜記之語潮始刪潤其文成

翁莊不學紅閣卷一書

二十二卷又編定原書爲十三卷合成是編蓋之奇受學於呂居仁祖謙又受學於之奇本以終始其師說爲一家之學而彌之所續則又終始祖謙一人之說也陳氏書錄解題謂祖謙慮不克終篇故自秦誓以上逆爲之說然亦僅能至洛誥而止

制治保邦言

未

商周戒利口
檢人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泰之極則城復于隍既濟之極則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既則無及矣。

伊尹以辯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

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觀物內篇曰天下將治則

入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又曰尚行則萬寶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

周公訓成王勿以儉入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

之諫文帝超遷嗇夫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

無以利口罔命曰無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將相

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此漢之家

法何云意本蘇傳全云此漢文景時家法武帝以後則一變矣試讀史漢文景兩朝列傳如張蒼申屠嘉周亞夫實歷皆少文多質循吏則文翁亦安靜者自是以後人才日出

恭敬忠恕

無求備兩證

有忍有容兩證

漢治日衰矣○(元折案)(史記張釋之列傳)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園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乃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會不能出口豈數此畜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陛下以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又周勃世家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其樵少文如此(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愜福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注說文曰愜愜至誠也

恭在貌敬在心書

洪範

正義之說也中心為忠如心

為恕詩

關雎

春秋

桓公六年左傳

正義之說也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弟皆為一

科故曰無求備于一夫

疆恕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

(何云)以原憲為疆

怨讀伊洛書太滅裂厚齋固博雅其不免于侯子之隔壁聽與

一視同仁容也顏子之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也

(原注)忍言事容言德習忍則至於容有忍有容申上無忿疾于頑之意非謂學之次第也○(元折

案)東萊書說君陳篇曰易動而輕發者常致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有濟然猶有堅制力蓄之意焉至於有容則宏裕寬綽淡淡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

淺深固有間進乎此者亦有序也(元王氏天與尚書纂傳引林氏曰)疆恕

而行者忍也人與己猶二也一視同仁者容也己與物渾渾乎為一矣

式和民則則
字義

力穡知稼穡

呂刑首三居
先本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

學。唯一則字。

元折案真西山大學衍義曰。古人謂規矩準繩衡爲五則者。以方圓平直輕重皆天地一定之法。故也。若爲人而不能全乎爲人之

理是失其所以爲人之則而非人矣。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

音樂書語

見宣公十二年左傳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

繼。

公文伯之母敬姜語見魯語上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

閩本無此三字禽

獸。雖有土。不得而居。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此說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盡廢。其既烈於涿水。四維不張。其害

潛於阻饑。

元折案呂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各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東萊書說曰。自不知本者觀之。

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然抑不知人心不正。將相胥而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王雖多五百章。

而輕刑增重刑減。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刑為

重典。非也。

(元折案) 呂刑正義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剕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

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剕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據周用夏是則改重從輕也。

(漢書刑法志) 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案) 孔氏正義之說林少穎傳皆從之。

舜臯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

呂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

二字。

(元折案) 東萊書說曰：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其不敬哉？又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臯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

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

禹有典則貶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有義禮

垂裕後昆，而有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

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

(案) 元板作繩拂。

於陰室

(案) 事見

通鑑宋武帝紀
大明七年

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

事見唐郭
提高力士

傳

作法於儉其敝猶侈況以侈示後乎

集證按容
齋續筆十四

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象襲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
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墮上挂葛燈籠麻
繩拂侍中袁顛因感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
後寢宮見梳篋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履刷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
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
上上跪捧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珠垂棘之璧將何以逾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
履位未久屬精爲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尙
何有于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晉天元叔寶
煬帝之淫侈浮於桀
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託僞宗洛書
作僞

因岱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

瑞因建極而雜糅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

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礪少

恩曰威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

者丕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箕齊託之湯武邵

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

之周公侮聖言以文致譴豈經之過哉

(元折卷三) 國志魏文帝紀

大

注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禪事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通鑑梁紀)武帝天監元年既禪位頗見遠不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頗見遠乃至于此

三國志魏齊王芳紀嘉平六年九月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太后遣芳歸藩于齊注是日羣臣議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

所以望師者衆師安所避之及晉受禪封齊王爲邵陵公(晉書郝超傳)超謂桓温曰明公既居重任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温深納其言(又帝

奕紀)太和六年温內讓太后以伊霍之舉廢奕爲東海王後降封爲海西縣公(漢書王莽傳)永始元年封爲新都侯元始五年平帝崩世絕漢宣帝元孫中最幼廣成侯子嬰年二

歲託以爲卜相最吉太后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唐書房元齡傳)隱太子謀害秦王首謀謂長孫無忌曰今嫌疑已成禍機將發莫若避周公之事無忌聽之入白秦王

又隱太子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秦王入朝建元吉至臨湖殿覺變遽回秦王隨呼之元成惶悚引弓三射不能發王一箭斃建元再中元吉

蘇綽大誥近於莽矣太元更之次五所謂童牛角馬不今

不古者歟蘇威五教綽之遺風也(何遜大誥之作度越六代不可毀也)(全三)何

氏過推蘇綽未免永嘉一豎人議論(元折卷一)周書蘇綽傳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

命爲大誥奏行之自此之後文章皆依此體(漢書王莽傳)居攝二年東都太守翟義立劉信爲天子移檄郡國莽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諭以當反政孺子之意(揚雄

太元更次五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苑莖注曰馬童牛角是其常也不合于今不合于古利用革矣(北史蘇綽傳)綽子威字無畏隋文帝令持節巡撫江南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

緩代族實賤不相凌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備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宋王氏安國曰)文帝患文章浮薄使蘇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

新蘇綽大誥

秦穆悔過誓師

穆公修乎聖

孟侯二魏康叔封爵

制作故錄門云爾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

津渡河乃誓於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

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

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書序云敗

崤歸作誓與史不同邵子謂修乎聖者秦穆之

謂也（皇極經世觀物外篇四）注云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穆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

誓之言幾於王道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全云）以秦穆之悔

過為真乎則彭衝之窮兵何也若謂自茅津以後作誓是謬為悔過之言以鳴得意也康節竟為善說所欺不知聖人錄之以垂戒耳○元折案（林少穎曰）穆公雖終不能踐其言而其

一時悔過自艾之意誠合夫帝王之心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其秦誓之謂乎（春秋傳公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胡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辭怒春

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策於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

大傳略說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

於郊者問其所不知（康成注）唐冊太子文二云盡謙

恭於齒。冑審方俗於迎郊。愚謂孟侯見康誥謂

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元折案唐高宗永徽七年正月冊代王宏為皇太子文云盡

謙恭於齒冑審方俗於迎郊春禮多詩趨庭靡懈三善六德勉志無愆一又史苑英華載冊皇太子文云朕聞王者神器天之大業震百里而崇孟侯照四方而建元子一又史祥答隋太

子廣書云川澤之大汗潦攸歸松柏之高萬壑斯託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皆以孟侯為太子康誥正義曰鄭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難曲豈周公

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漢書地理志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詩地理考衡伯鄭氏曰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

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

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書武帝年五年而兩漢已有

周書矣。何云此緣實佳然何與經事當入攷史太史公引克殷度邑。案史記周本紀武王射紂

事本周書克殷解望商邑不寐事本周書度邑解鄭康成注周禮秋官大行人云周書王會

備焉注儀禮鄉射禮云周書王會北唐以閔許叔重說

文。羽部翰字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今本王會作文翰者若畢雉又豕部引獮

有爪而不敢以擗。今本周祝解爪作蚤馬融注論語鑽燧引周書

周書七十一篇
史記漢儒周書說
汲冢稱竹書非周書說

月令原缺今本補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時汲冢書

未出也杜注已成而汲冢書始出詳自撰左傳後序千里百縣哀公二年轡之柔矣襄公二十

六年皆以周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按

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

目不言周書原注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攷左傳杜預春秋傳後序正義引王

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

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

汲冢其誤明矣闕案王氏云當攷余因徧考一束皙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二年互異已如此當以當日目擊者之言

為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為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家蓋移于咸寧五年冬十月官

輒聞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祕府余晚獲見

之此與情事頗得○二元折按晉書束皙傳皙字廣微漢疏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遠避難

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

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

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

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

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瑄語十一篇諸國

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二

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

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威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皆在著作。得觀竹書。疑分釋。皆有義證。杜預春秋傳後序曰。大康元年。吳寇始平。余在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曉。王氏此條。本李異巖述周書考。

書大傳

禹貢

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

隆谷大都

案康成注。隆讀如鹿降之降。或作函谷。今河南鞏城西關山也。大都。明都。

之貢物。此禹時

也。周書

王會

載伊尹爲四方獻令。此湯時也。王會

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贄

物二十一

孔晁注。稷慎。肅慎也。

自義渠以下。其贄物二十

注。義渠。

西戎

自高夷以下。其贄物十四

注。高夷。東北夷。高句麗。

自權扶以

下。其贄物九

注。權扶。南蠻也。

此成王時也。愚謂旅獒之訓

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

之制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

禹湯成王時
賣物
王會八方贊
物

王會唐公虞
公位次

王會殷夏公
爲杞宋
三恪二王後

周書二十餘
亡國名

王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

公夏公樂記所謂杞宋也。然則郊特牲二云尊賢

不及二代其說非矣。（方橫山云）先儒謂三恪不如二王之後故郊特牲云○（元圻案）郊特牲鄭注云二或爲三（正義曰）

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二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案孔晁

注）戎夫左史名遂成也集取要戒之言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

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節

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

泉縣宗元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原注）國名多傳記所未見○（元圻案）（竹書紀

年）帝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氏（路史國名紀）華氏六韜作辛氏又按九域志平林在隨縣東北即詩會伐平林後漢平林盜起又質沙帝魁所伐世本之風沙也後有風氏風沙氏宿

沙氏（紀年）武乙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路史國名紀）義渠春秋之義渠戎秦昭滅之爲北地今慶州平州盟會圖疏平州在汾州介休西有林六韜林氏國出騶經與

葛鼠近預云中牟林亭非曲集今符陽郡有集云萬山所集六韜作西釀州氏伐之（路史前紀）有巢注云或以爲夏商之間特起于一方者蓋上古有巢氏之後有節攷之潛夫論即

祝融後也今鄆城（大輅曰）會氏南氏世本有男氏潛夫論作南周書之有南也有果今果州畢程（長安志）引孟子文王卒於畢程呂覽十八武王常窮於畢程陽氏夫國以陽名者多矣

周書言冬陽
夏陰

周召聽憲制
證

夏箴商箴佚
句

如陝有上陽下陽晉魯鄧越皆有東陽南陽難可悉數較平一作平氏阪泉姜姓其後蚩尤強霸今懷戎涿鹿城東一里阪泉是縣宗大韜作懸原紀年帝舜四十年元都氏來朝獻寶玉路史國名紀元都少昊氏諸侯外傳云元都氏黎國或謂重黎非也西夏今鄂故大夏有夏水漢水也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

來亦見文子精誠張文潛代范祭司馬公文冬暘夏

冰赴者爭先蓋本于此閣按淮南王術訓亦云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周書諡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曰太師望相嗣王

發既賦憲受臚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諡今所

傳周書云維周公曰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

牧之野終葬乃制諡與六家諡法所載不同原

蓋今本缺誤一文心雕龍云賦憲之諡出於此呂成公策問且以文名與以康名闕天以尊顯闕天諡當攷○元圻案玉海五十四編定六家諡法二十卷判太常范鎮同判寺周

沈等撰取周公春秋廣諡沈約賀琛及夏蒙六家別其同異去其重複刊繆補缺集爲一書呂成公策問今本集不載

文心雕龍銘箴夏商一箴餘句頗存夏箴見周書文

傳商箴見呂氏春秋名類篇集證案文傳引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小人無兼年之食遇

卷二十一中華書局聚

周書九紀九星三極

周書言姪與天與蘇秦蕭何引周書

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名類篇引商鞅曰）天隆災布祥并有其職○（元圻案）（盧氏文弼曰）御覽三十五引小人無兼年之食數語作夏歸藏誤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胡廣五官箴敘曰）墨子著書稱夏歲之辭即讀此也 呂覽十三二曰名類舊注云一作應同畢氏校本曰名類乃卷二十召類之譌今即以應同名篇

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

以紀日二宿以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

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以紀殺八冬以

紀藏九歲以紀終九紀與洪範五紀相表裏文

選任彥升宣德皇后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

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

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即九紀也（元圻案）（小開武篇曰）

曰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左孔晁注九星四方及五星也是本篇之九星九紀當有分別（盧氏文弼曰）文選三十六所云乃九紀也孔以經緯釋九星甚當

任意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

姑與之（原注）戰蕭何引周書曰天與不取反受其

珍做宋版身

老子語本周書

三墳書有山氣形神農之教黃帝書張天覺偽三墳三皇太古書

咎

見漢書本傳

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

闕世戰國策太公陰符之謀

老氏之言范蠡張良之謀皆出於此

原注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

闕案蘇秦傳引周書曰韓魏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其真出陰符可知○二元坑案道德經微明章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吳王請成句踐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亡會稽之厄乎史記項羽本紀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項王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而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三墳書無傳必儀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曆度

原注周牌

管子所云造六釜以迎陰陽者不復見

原注管子輕重

戊篇一處戲造六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釜行陰陽釜字未詳

許行為神農之言鼂

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

法醫方皆託之農黃而大道隱矣今有山氣形

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

京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非古也

原注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

谷神不死章（閣按王元美云）蓋當讀如計以企有鼓音也辛文子號計研漢碑作荅研亦可證○三元圻案（周禮曰）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漢書食貨志）錯上疏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列子天瑞篇）黃帝

書曰谷神不死是為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絲絲若存用之不勤（又列子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漢書藝文志）陰陽家黃帝太素二十篇師古曰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子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兵陰陽家神農兵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圖三卷五行家黃帝陰陽二十五卷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醫家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九卷經方家神農黃帝食禁七卷（玉海三十七）中興書目三墳之目見於孔序漢志不載元豐中毛漸奉使西京得之其書以山氣

形為別山墳謂之連山氣墳歸藏形墳坤乾與先儒言三易異（晁氏讀書志曰）古三墳書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為張天覺偽撰（程子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謂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爾（隋書經籍志）天文家周禮一卷趙學注又一卷甄鸞重述周禮圖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天文算法類周禮算經二卷是書內稱周禮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蓋髀者股也於周地立八尺之表以為股其影為句故曰周髀其首章周公與商高問答實句股之鼻祖（鄭漁仲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

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

卑以自牧也遜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

遜志善惡異用

三皇太古書
神農大幽
黃帝太素
神農兵法
黃帝陰陽
黃帝食禁
神農大幽
黃帝陰陽
黃帝食禁

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爲唐德宗之彊明。

臣而遜言，則爲梁邱據之苟同。

（元圻案）（洪範）高明柔克。孔傳曰：喻臣當執剛以正君。君亦

當執柔以納臣。唐書德宗紀贊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恥見屈于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諛。

周人乘黎。祖伊恐。

（案）此西伯也。黎序文。

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

鄰戒，則無咎矣。蜀漢之亡也，吳華覈詣宮門上

表曰：成都不守，社稷傾覆。臣以草芥竊懷不寧。

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

以聞。吁！華覈亦吳之祖伊歟。

（元圻案）（三國志）吳華覈傳：覈字永光，吳郡武進人也。以文學入爲祕

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可救。臣以草芥竊懷不寧。云云。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

見呂刑。漢

儒以春秋決獄。

注詳第六卷。

子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

以政學者也。

見襄公三十一年左傳。

荀卿始爲法後王之說。李

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

魏黎祖伊恐

學古入官禮
折民伯夷以禮折

尹陟說周召
畢六相

尙蓋前人之
愆

五刑外重典

也。（何云）此說恐是臆斷。〔集證〕按王氏六經天文編卷上引張氏曰蓋天之法如繪像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像能得其全堯之曆象日星蓋天法也舜之璿璣玉衡渾天法也渾法密於蓋天創意者尙略述作者愈詳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氏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獨伊尹、伊陟、傅說、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闕案）

〔書序〕傅說無相字，孔傳有之耳。○（元圻案）錢氏大昕曰：李燾字仁甫，有歷代宰相年表三十三卷，尙書百篇圖一卷。

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充，張矦之於稷，李湛之於義府，可謂能蓋愆矣。（全云孫則若李燾業之於勳）

○（元圻案）真西山論語集編：父在觀其志，章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府姦臣也。其子湛以忠義聞，若勁與湛，可謂能蓋其父之愆矣。〔晉書沈充傳〕：充知王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及敗歸吳興，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遂殺之。充子勁見忠義傳，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爲慕容恪所執，遂遇害。〔梁書張稷傳〕：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稷乃使直闕張齊，齊東昏于舍德殿，遣范雲、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詰高祖以功封江安縣侯，子矦別傳，矦爲吳興太守，侯景圍京城，賊行臺劉神茂遣使說矦降，矦斬其使，爲神茂所敗，執以送景，刑之於都市，賊平，矦曰忠貞子。〔唐書李義府傳〕：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義府叩闕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武后，立進爵爲侯，後流嶺州，以憤患死。子湛，誅二張，統禁兵，后顧謂曰：我待爾父子不薄，亦預是耶。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轅。（鄭注杜子春日）條當讀爲除，除之條。

叢脞屢省之義

三殺之三宥之

此春秋時嘗有之。(何云春秋時周禮未改愈可徵周官非偽書但非常重典故不在五刑之內惟弑逆之賊乃偶一用耳)至

秦用之豈成周之法哉。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此毛詩誰能烹魚傳文亂作散)故以叢脞為戒。

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脩則壞。(集證東坡曰器久不用而蠹生之謂之蠹天下久安無為而)

弊生之謂之蠹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考

之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臯陶所執之法也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舜所操之權也臯陶執法

于下而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君臣之分

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二又然後制刑。(原注)又與宥同則蘇

氏之言亦有所本。(元圻案)陸放翁老學菴筆記東坡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臯陶為士將殺人奉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梅聖俞為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為皆偶忘之然亦大稱賞及揭榜見東坡姓名曰此即必有所據及謁謝首問之東坡曰何須出處與聖俞語合

公賞其棄選太息不已(晉書劉頌傳)頌字子雅廣陵人(又刑法志)頌為三公尚書上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

卷二十一 中華書局影印

皇天非心並
言格

玩物喪志證
史

好問則裕諸
證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

如事天。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曰。美

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事見僖公二年五年左傳壯

武殘而龍劍飛。先后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

昭侯委珮而去。事見定公四年左傳宣子辭環以歸。事見昭公十六年左傳此

可以為玩物之戒。元圻案。穀梁僖公三年傳曰。獻公亡號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恆有紫氣見牛斗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孔章乃

留其一匣而進之。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文選注引。滅榮緒晉書曰。張華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

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敏而

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

舜難任人聖
論說

二典深微之
意並傳
作二曲者聖
人之徒

而好問者勝。

〔問按〕問曰切問曰審問曰下問曰亟問曰無宿問。

〔余嘗集陶宏景皇甫謐爲柱聯曰〕一事不知以爲深恥遺人而問少有寧日

亦可見其志云○〔元圻案〕老子語見文子自
然篇〔荀子大略篇〕無留善無宿問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讒說。孔

子答爲邦之問。終於遠佞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爲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

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

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

皆聖人之徒也。

〔案〕子固說林氏尙書全解引之謂
會舍人此言可謂善觀二典矣

後山

〔問按〕後山陳師道號

黃樓銘序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

而傳之。朱文公詩。破斧傳云。當是之時。雖披堅

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

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

豐文法。

〔元圻案〕陳後山集十七黃樓銘序曰。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彭城當其衝。守
臣蘇某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安危疑明年元豐正月制誥諭意。臣某乃作黃

詩歌本虞廷
五子
洪範伊訓有
叶韻
林氏書解言
擊歌

擊石舞歌重
韻

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使其客陳師道以爲之銘師道伏維呂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吉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蠻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併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顯臣之愚何預於此（後山門人魏衍爲後山集記）曰先生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業於門元祐初蘇公賦與侍從列薦乃官之元符三年除祕書省正字

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二百篇之權輿也洪範

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書集傳謂此章蓋詩之

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與周禮太師教以六

詩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

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

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元圻案）林氏尙書全解詩大序曰治世之

雖其詳見於三百篇原其所由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與皋陶賡歌言元首股肱資以成治其言安以樂蓋所謂治世之音也太康失邦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言怨以怒蓋所謂亂世

之音也此二聲歌雖載於書實詩之淵源也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案）林少

韻曰薛氏劉氏皆以爲谷稷脫簡重出東觀漢記王阜爲重泉令鸞鳥集學

宮（閩按）東漢有學宮字此其一

阜擊磬而舞。況舜樂所感乎。

（全）東觀漢記以下疑另為

一條（方樓山）云舜典夔曰數語斷非脫重蓋匪自言其功乃自任其事也必若有疑軍疑益搜篇不當疑舜典以益搜篇上文已有夔曰不應重發夔曰也然總非脫誤宋人以後人文

法律古人故云爾（元）折案（劉）原父七經小傳上謂舜典之末衍一簡也何以知之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夔龍為否則亦已矣又自贊其能夔必不為也且爾時始命典樂

不應遂已有百獸率舞之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東觀漢記）列傳十二王阜字世公蜀郡人補重泉令吏民向化變集于學宮阜使五官掾長沙疊為張雅樂擊磬為舉足垂翼應聲

而舞翔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別史類（東觀漢記）二十四卷是書於漢明帝初修後遞有增續至熹平中乃成書隋志題劉珍撰蓋失其實原本一百四十三

卷久已散佚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補葺勒為二十四卷（常璩）華陽國志序意曰（德政）益州太守王阜字世公成都人

上帝降衷于民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

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

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全）孟字稍淺

文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

無事歸寧乃邦。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

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父之讎恥。豈知

禮之本乎。（元）折案（儀禮）覲禮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史記）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

歸師寧邦本
觀禮
平國封國志
讎

翁注困學紀聞 卷一 書 空一中華書局聚

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申侯怒與緡西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萊書說曰）嗚呼周之所以終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雉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遽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費爾程增形弓功已報矣曰柔遠能邇康惠小民教之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洪舒于民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茶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大為民茶毒

也。（元圻案）禮記玉藻天子搢珉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誡後直讓於天子也（鄭注）茶讀如舒邊之舒（荀子大略篇）諸侯御茶楊僚注茶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荆茶是憲（索隱曰）（茶音舒）（又儒林傳）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舒一作茶亦音舒是茶與舒通王氏存薛說蓋以廣異義耳

昧谷柳谷地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原注）周禮注度西曰柳穀見天官縫人魏明

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湧寶石負圖即其地也

（閩按隋地理志）張掖郡張掖縣注曰有大柳谷今為甘州衛○（元圻案）虞翻說見本卷正文（三國志魏明帝紀）青龍三年注引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元川溢湧寶石負圖狀象靈龜按神記曰魏之初興也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其文曰大討曹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至晉初其文愈明

周召畢公為伯

周之盛也內諸侯為伯為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霸二公行二伯之職

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

(元圻案)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鄭注五官之長

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二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衛湜禮記集說)引呂與叔曰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即唐虞之州牧也雖周亦謂之牧太宰所謂建其牧周官所謂六卿分職以倡九牧是也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分天下以為左右謂之二伯二伯即唐虞之四岳也(愚按)二伯以董正九牧九牧以董正諸侯推而至於東夷北狄西戎南蠻莫不選其賢者以為之長而聽命於牧伯焉大小有序內外相維若網之在綱若輻之共轂內憂外患何從而生哉

盲有命聖狂不同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之

言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

弗脩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

聖狂所以異

(元圻案)此條皆真西山送張元顯序中語真文忠公曰五字宜移在前真文忠公名德秀字景元更字希元浦城人學者稱西山先生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

畏民不足畏為桀紂秦隋

詹元善

(全三)名體仁朱子弟子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

以天民為不足畏
克綏厥猷為修道

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

無穿鑿之患矣

原注呂成公已有此說○元圻案成公之說見東萊書說專氏大學衍義取之○詹元善浦城人少從朱子學以存誠慎

獨為主真西山早從之遊嘗問居官莅民之法告曰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

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

閩按余此仍遵古注以為聖經之變例且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元圻案○禹貢孔傳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史記夏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梁山在

左馮翼夏陽○詩正義二引鄭康成曰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漢書地理志○與康成說同○蘇東坡葉少蘊呂東萊書說皆從古注○王氏天與書集傳引晁氏曰梁山呂梁也在今石

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也則是冀州之山若以為雍州之梁山則當為秦望而去冀遠矣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呂梁也岐山狐岐山也在今汾州介

休縣○山海經云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流至於汾則岐山亦冀州山若以為雍州之岐山則與冀相去絕遠矣朱子曰晁說為是○水經注三○河水又左得瀟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東

北流瀟水又東流入於河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為呂梁洪其山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

離石縣西至是乃為河之巨險即呂梁矣○水經注四○河水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注曰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

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鑄跡遺功尙存○水經注六○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尙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

虧者也又曰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西出狐岐之山（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二）
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鄒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自晉以來注水經者凡二家郭璞注三卷
杜佑作通典時猶見之今惟道元所注存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
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漢已爲廣魏則決非漢時鍾
水條中稱晉軍仍曰魏軍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今旣得
道元原序知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云

困學紀聞注卷二